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三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庚辛提牢筆記

白曾煒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庚午提字筆記

去寅秋

陸潤庠署

新

平

日

平

平

平

序

通州

白簡侯先生當同治初以進士官銓曹郎鈞稽選牘
鉗鍵精密時議歸之卒以受

知

兩朝厯官少宰今之言銓政者莫能先也而

先生之嗣少植比部起家任子有經世之志以

先生所以治選牘者治法家言亦多有心得庚子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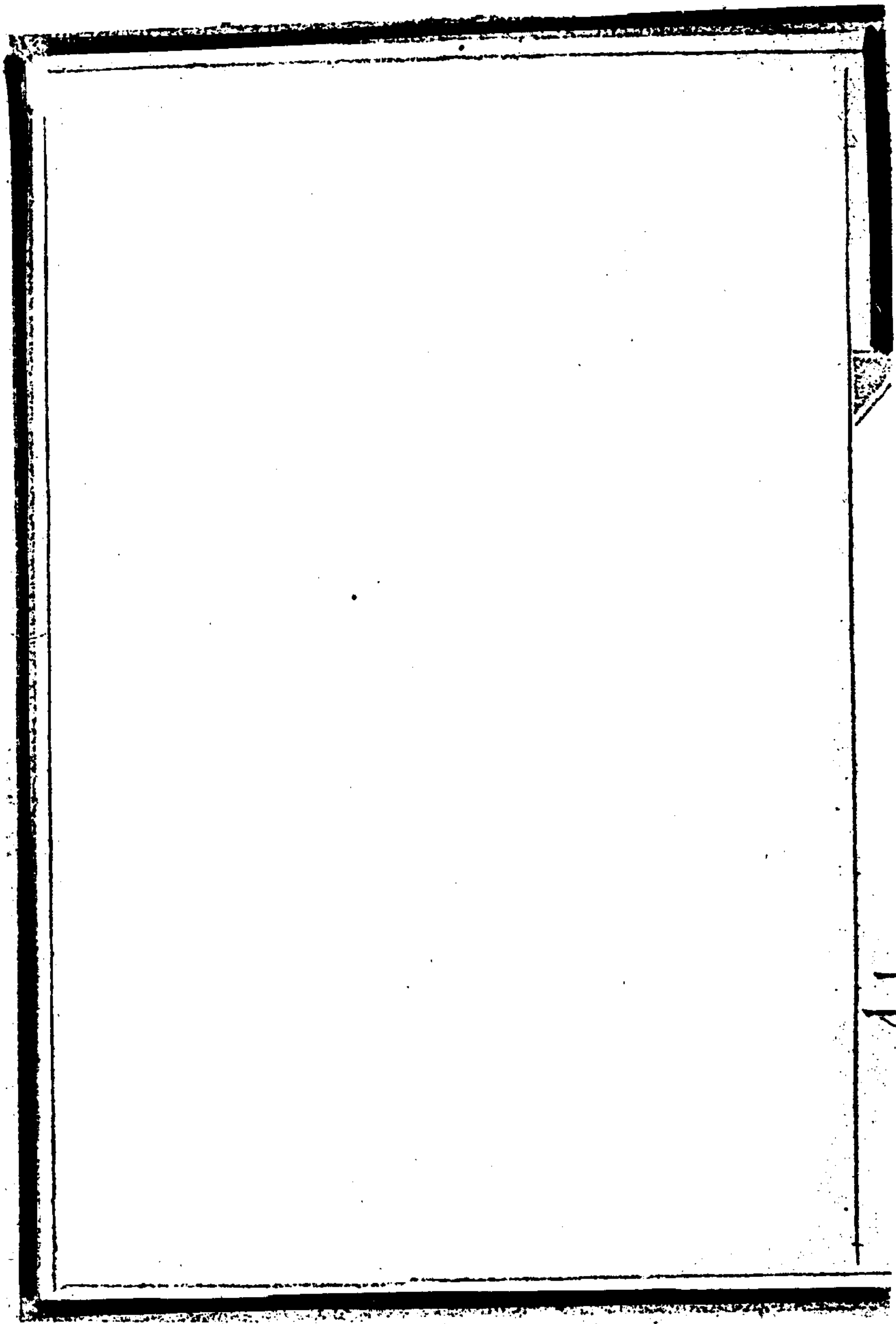
充提牢主事其時拳禍方靖容軍猶屬集京師因應
稍舛愆違立見 少植顧厝之裕如因事變以顯明
其學嗚呼可謂難已百無比典吏政苦綜覈銓衡之
罔所據也欲求

先生之所記述而法守之乃都不可得見幸先從工
役識 少植及承乏司寇 少植尙守獄職因得讀
所爲提牢筆記雖不獲見

先生之書而追仰之懷亦藉以少慰焉爰從其請而

爲之序

長沙張百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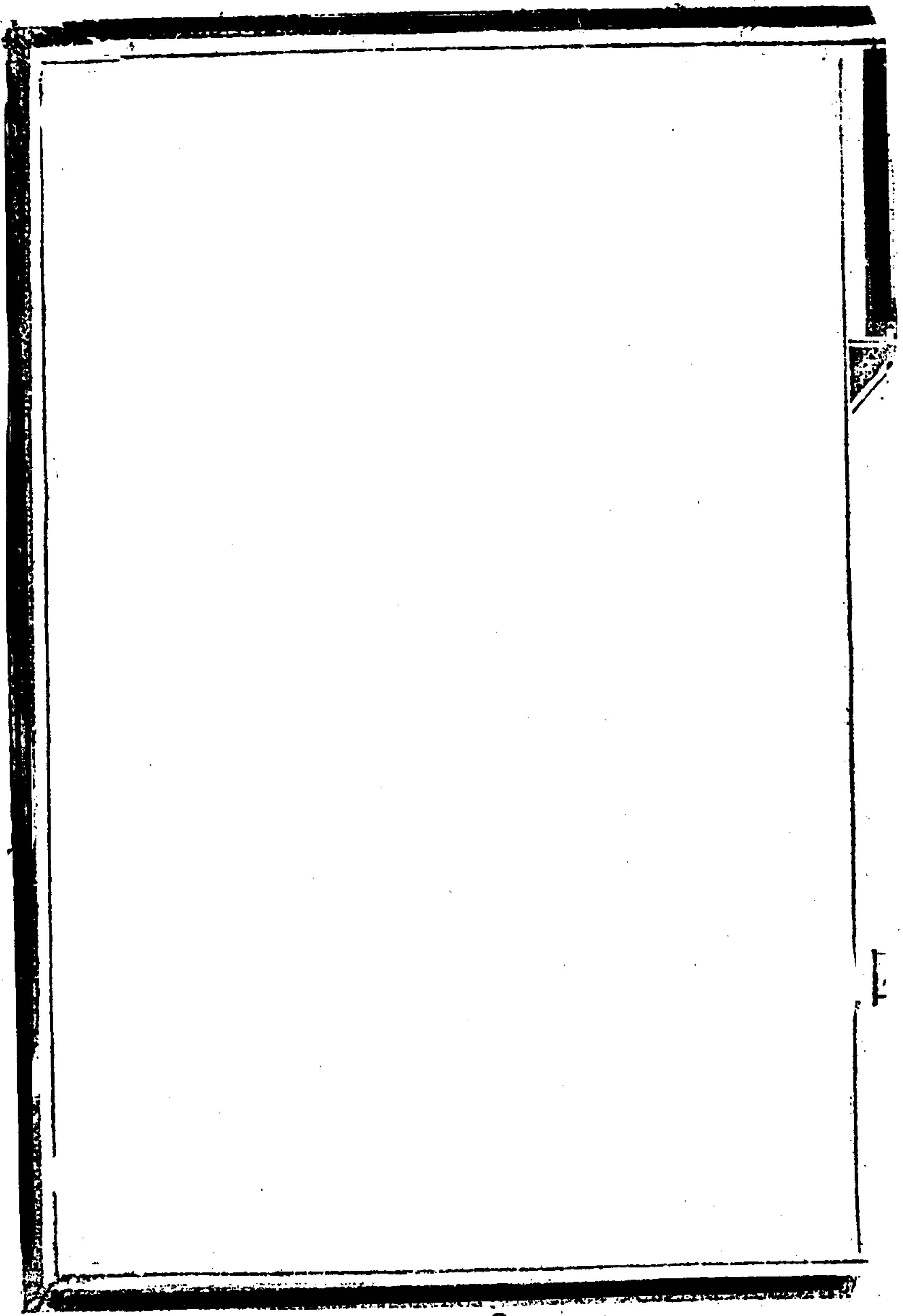


11

提牢責在束狴役恤纍囚蓋古獄吏職前人有瑣記
備考之編詳載故事井然秩然用式後來意至深遠
顧事變所值有非墨守舊章所克濟者於以歎盡職
之難言而昔賢之何幸也焯以幹才受故大司寇長
安薛公允升之知俾與茲選歲庚子八月當受代先
期京師倣擾囹圄一空刑部署在美利堅暫據界內
喧賓之勢如弩激箭雖有智者艱於因應有諷焯以
託疾辭者則憫然曰秩雖卑致身之義則同敢以艱

阻謝哉迨十月下澣和議物具貴大司寇恒以整飭刑政必自監獄始所以誠焯者至爲詳盡溯自庚冬任事以迄今日與各國兵官譯員往返文牘厚至尺許雖成規蕩然倘越滋戚而詰難操縱悉具苦心卒能由屯而亨寢復舊制要皆大司寇之忠貞宏達有以致此而焯得稟承訓誨終始其事揆諸初願竊自慰矣今者瓜期已屆獲免重愆回憶此一歲中蠶午萬端筆舌交瘁往往忘盥沃廢寢餐以竭其髦髦之

思當境不知過輒思痛固我生之厄運亦狂獄之滄
桑也遇事卒書都爲一冊識以庚辛取示變端極知
體例乖舛貽誚通人事實疏漏百不盡一而心之艱
危口不能言可言者略見於斯以視昔人紀述其幸
不幸爲何如耶辛丑嘉平中澣古潞白曾焯自序



庚子

十月二十五日大司寇貴公恒委焯接充漢提牢官
董主政康副之

十月二十九日謁 貴堂於宅坐次論及和議將成
聯軍撤退各國巡捕弋獲劫盜人犯爲數甚多一旦
交來我須有以備之

十一月初七日面遞 貴堂呈稿

本年七月間洋兵進城刑部未被占據尙稱完善惟

各司裝修間有殘毀器具多被土匪劫掠職等前蒙
點派提牢當入署查勘見南北兩監牆垣房座窗櫺
均各無恙門扇牀鋪鍋竈柵欄鐐銬鎖鍊間有損傷
其差役所居房屋及值更房舍門窗器用多半損失
內外廳家具全數無存而南監殘毀情形較北監爲
重急須修補完固職等約略估計已非一二百金所
能歲事至囚糧煤炭絲衣鹽菜等項尤係日用要需
現在倉庫匱竭無從支領亦須斟酌輕重緩急另籌

常年經費陸續支發以資辦公查京城兵亂以後盜賊孔多刻下和局將成各國來春交還地面屆時步軍統領五城勢必將數月來存留案犯紛紛送部若不先事籌備斷難羈禁罪囚應請籌商留京辦事王大臣酌撥專款飭四川司及司務廳核實勘估迅卽動工並一面移知問刑各衙門所有各案犯俟兩監修理工竣再行知照送部照例辦理儻一時鉅款難籌查北監傷損較輕或僅就北監先行修整以節經

費職等爲慎重獄囚起見並會同前任提牢喬樹柵
再三商酌意見相同是否有當恭候鈞鑒訓示遵行
十一月初十日後與滿提牢海主政壽逐日入署
十一月十七日陳吏來稟美國將交還衙署 貴堂
傳諭亟整監獄當見琦正郎璋景主政 商酌一切
並面諭吏役人等齊集候差先是各國議設民政廳
深以獲犯衆多無處收禁爲慮美兵官瑞普森承其
义非命义非官名猶來商刑部如能代爲羈禁願先
中國之提督

交還衙署否則將設官自理 貴堂慮刑權外屬將來無從措手不如卽此收回冀可漸復舊制焯極力贊成遂照會瑞普森允其所請一面將兩監殘破處剋期修治此爲收回衙署之權輿

十一月十八日謁 貴堂面陳目前應辦各事

一方今人心浮動而差役異常疲玩羈禁罪囚之法須較平時從嚴應否暫借洋兵保衛

一約略核計每月經費需二三百金

視囚數多寡

一各界各公所既聞刑部收回紛紛解送案犯恐一時卽有人滿之患務須變通舊章隨來隨卽開發各司宜立結案新章不得固守舊規任意延閣尤不可多傳人證以免拖累

一交在事同創始凋敝之餘辦理諸多不易

國體所關尤宜格外詳慎應與各國預定妥善章程庶不致茫無依據徒事齟齬貽笑外人

十一月二十一日面遞

貴堂說帖稿

查兩監用度浩繁向於戶部工部及本部銀庫照章支領而囚糧爲用度一大宗囚糧之外如內外廳飯銀兩監煤炭藥料等項每月已是三百金上下而恤囚及津貼差役各款不敷尙多向賴各處募捐及順天府幫貼暨發商息金歲入約得千金及兩千金不等視募捐多寡時值凋敝之餘不特募捐幫貼等款無著卽應領各款亦盡同畫餅今以收犯二百名爲率約略核計連囚糧及一切雜款每月非有的款三四百

金不辦職等身任提牢責無旁貸撫恤防範勞怨所
不敢辭惟無米之炊事所難舉現在仰賴 堂憲設
法籌備以維大局凡在僚屬奮發同心職等敢不竭
盡愚誠力求搏節特恐時事多艱設或款項一時不
濟其流弊何堪設想彼時誰任其咎敢不先事陳明
以爲慎始之計夫養兵餉缺則潰獄囚之羈禁待哺
急切情形更甚於兵其不得一日之食也不待智者
而知且禁卒更夫歲領公家錢糧無幾專賴籌款津

貼此後仍宜酌量賞恤以杜其凌虐需索之弊尤須多僱更夫以資巡守俟步軍統領衙門規復後咨取營兵到差再行相機裁撤此際事同創始請先試辦一月隨時斟酌損益察看情形稟承辦理

又條列用款清單書後

此外尙有許多可緩之款業經全數剔除惟恤囚之事應辦者甚多一時難以枚舉歲領官款二百八十餘金向來不過抵十分之三四嗣後籌款維艱辦理

萬難周備僅恃官款斷不敷用罪囚多係匪類若待之太薄難免不滋生事端且待罪囹圄情苦可憫故厯任以來莫不以恤囚爲第一事蓋周恤之中亦寓防範之意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見各國所定民政廳章程立具說帖面呈 貴堂

詳閱民政廳章程內開之乙字條丙字條丁字中各條已字條均與刑部現在籌辦情形刺謬其尤須防

患未然者如己字條所謂交中國刑部監牢收禁歸
該部官員管押不得擅行放釋以備外國統兵大員
派人稽查各等語然則刑部並無審理定罪之權僅
有代爲羈禁之責儻罪囚入獄或爭鬪行兇或嗜酒
賭博種種不法管押官應作如何約束按中國例章
管獄官有獄官各有專司各有功過勢權極重責備
亦嚴如遇獄囚畏罪自盡及越獄反獄等事均有一
定處分今代外國專辦羈禁之事其章程內並未將

以上各節聲說詳悉萬一出有以上情事究竟如何
辦理且外國恤囚之道至爲周備中國實所不及若
不乘此未經興辦之前與各國詳議條約深恐彼人
查監時多方挑剔以至無可置喙此事關繫綦重敢
請發交秋審處詳細核議迅速施行職等位卑才短
於交涉各事多有未諳况當款項奇絀之時既無營
兵巡守又無洋兵保護如原議交還衙門原可不藉
洋兵之力以免轆轤今止代
外國監禁人犯似仍須
暫借洋兵以資保衛 僅恃疲頑之禁卒老弱之更

夫而代禁數百名亡命之徒設有疏虞咎將安屬職
等情願獲譴於我

朝不甘受制於外國下情艱苦惟希鈞鑒

十一月二十四日美國兵官瑞普森等四人帶同繙
譯許主政文輝來署至南北兩監查看一切在提牢
廳茶坐當與面訂送交人犯以本月二十八日爲始
照錄喬主政樹柵手書交款字

提牢存款在廳上櫃內收存有歷屆及本任帳簿

可查亦均存廳上被兵以後僅據書吏陳文彩呈
 繳京平足銀二封計一百一十九兩二錢並據該
 吏稟稱此項銀兩經該吏臨時窖藏疊被洋兵搜
 括僅存此數帳簿均散失無存今將原銀京足一
 百一十九兩二錢移交新任俟查獲帳簿再行核
 算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喬樹
 枏親筆 原字粘連總帳簿內
 十一月二十七日琦正郎璋交到 貴堂手函詢問
 提牢存款次日稟覆

照錄貴堂來函

提牢廳向存款項若干生息若干某號商存若干
分款開一節略或有帳簿應由喬茂軒處取來接
收以重公款

昨在署由琦司官交到 堂憲函諭當卽嚴飭書吏
查尋提牢廳舊稿及帳簿等件據稱洋兵進城之後
所有廳內暨科房所存案卷全行遺失僅將人犯名
數簿並櫃存現銀一百一十九兩二錢攜出嗣經面

交衙老爺手收各等語查洋兵到後土匪乘亂搶奪本部各司文卷多半遺失不僅提牢廳一處該吏所稱自係實在情形詢以發商生息各款數目該吏尙能記憶茲開列清單恭呈鈞覽嗣晤喬司官所云大略相同除仍飭書吏茶房人等設法尋覓各項稿簿務期收回散失以備查考外合將經亂後文卷無存情形據實稟覆

十一月二十八日英國使館送交盜犯七名

十一月二十九日呈遞滿漢 左右堂呈稿

竊職等於本月十五日後屢奉 貴堂面諭現將接

收各界公所送交人犯趕緊傳集書差更夫人等並
趕將兩監殘破情形查明以便修整各等因職等隨
卽會同秋審處提調郎中琦璋堂主事景媛督同本
廠商人將兩監各處房屋墻垣及官役值班各處所
詳細查勘除南監情形較重現在款項支絀暫不興
修外先修北監於本月十八日動工業於二十五日

一律按照舊規修補完竣其木廠商人係由景司官
飭其核實墊款辦理尙未銷算數目本月二十五日
有美國兵官瑞普森等四人帶同繙譯本部主事許
文輝來署周歷兩監內外各處房舍並詢問中國收
禁人犯一切章程琦司官景司官及職等當與面訂
接收人犯自本月二十八日爲始至應如何接收如
何提審及一切詳細辦法職等與該兵官反覆商酌
尙無定議事關交涉且值凋敝之餘辦理諸多棘手

既奉 貴堂憲傳派上班職等敢不遵照妥爲舉辦以維大局惟提牢用款浩繁向係由倉庫支取今當兵亂之後所有應領之款及捐募等項皆已無著職等悉心籌核每月非二三百金不能敷衍而囚糧一項尤關切要現在僅有前任提牢主事喬樹柎交到舊存募款一百一十九兩二錢及 貴堂憲飭令檔房撥交一百兩而應用之款如司獄飯銀提牢飯銀津貼差役兩監煤炭鹽菜及隨時恤囚等項皆爲日

用所需缺一不可職等身任提牢責無旁貸撫恤防
範勞怨所不敢辭而時事多艱若不預籌可指之款
設或一時不濟其流弊何堪設想惟有仰懇 堂憲
於會晤 貴堂憲時將提牢種種實在爲難情形酌
核商榷俾臻妥善牢獄幸甚現在事同創始謹當隨
時斟酌損益稟承遵辦

十二月初二日接到景主政覆來函云奉 貴堂憲
面諭北監工竣南監亦宜續修早爲之計則所費者

少各等語

十二月初五日將新立帳簿五本呈 堂

北所二三兩監所收英界送交人犯七名回明 貴
堂並歸三監以節經費

十二月初六日加放白菜豬肉湯以示體恤同差海
主政壽以木杻人犯苦楚每名賞給駝絨襪頭一雙
並加放豬油白菜湯惠政也

自十二月初八至十八日德英美均有送交監禁之

犯每來必有洋弁持鎗解送言語不通且無緝譯應
接之頃惟恐疏虞自此以後無日無洋人到廳

十二月十六日午後琦正郎璋傳奉 貴堂憲諭接

據陳大京兆夔龍來函轉據民政廳來函欲於刑部
建造黑監飭提牢廳呈具礙難辦理說帖以憑答復
民政廳等語並有 貴堂憲手書數紙

譯民政廳蓋提督來函西正月二十一日

京師地方官各大人台鑒查刑部監牢所收各犯

內有英界捕送者亦有德界捕送者均在一處收
禁並有牢役等人牀鋪亦設於其間如此混雜則
監禁之罪較輕矣茲請各地方官轉請刑部堂官
從速飭備單間牢房若干處此項牢房須在白晝
亦能使之黑暗俾各界巡捕處送收應得獨間暗
房之犯爲要此懇並祈達知民政廳何日可以將
所需之獨間牢房預備妥協及若干間數是幸

照錄 貴堂復陳京兆函

手示並譯函誦悉此事須改造恐辦不到容明日
趕商提調提牢諸君能否照辦再爲奉聞以便答
復前途也

照錄 貴堂致琦正郎函

昨晚接順尹來函並譯件送上祈今日與提牢晤
商如萬不能照辦應將礙難之處遞說帖據以答
覆旁注萬不可合彼挑剔我們故
意不辦緣彼亦爲我們辦事也

又紙照錄

須說若將大房改作獨間一人一間收人無多不特以後送者無處收卽現送者亦不能容矣否則必須另建旣無隙地又無經費况此囚均上鐐铐不能自如亦不爲輕如此措辭可否乞酌之

又紙照錄

官役祇此數人囚各一間官役防範不周恐致畏罪墜鍊自盡數人共聚一處警覺旣多可免以上之弊此中國立法不建獨間之用意也添此一層

似覺圓到酌之

次日遵呈說帖底稿

本月十七日申刻奉到鈞諭並順天府尹陳來函及民政廳來函各一紙檢閱民政廳來函內稱刑部監牢各犯均在一處並有牢役人等牀鋪亦設於其間如此混雜則監禁之罪較輕轉請刑部堂官從速飭備單間牢房若干處此項牢房須在白晝亦能使之黑暗各等語按西國刑律犯罪之人或罰作苦力或

收禁黑屋以禮拜日期之久暫定罪名之輕重立法誠至善也然泰西各國犯罪者少不似中國匪徒動輒干犯死罪故中國繫囚使之拘禁待罪非監禁卽竟科罪之條也然則中外民情不同因之立法之意亦卽不同查刑部監獄每監大房五間專收人犯大房之外高牆圍繞院落窄小更無空地可以修蓋單間牢房現在經費萬分缺乏官役無多若囚各一間官役防範不周恐致畏罪情急墜鍊自盡是以衆人

共聚一處夜間尙有坐更官役注目看守警覺較易
可免自盡及脫逃之弊此中國立法不建造獨間之
用意也至於各國所送人犯現在均帶項鎖手鐐脚
鐐監房門戶並不准擅自出入防範極嚴其一切舉
動均不能自如止於房屋透有日光似亦不爲輕縱
且所禁仍是華犯自可以中法治之若各國必欲創
造獨間黑暗牢房現在監獄既無空地又無此項鉅
款究應如何之處職等不敢擅專置議惟將監獄地

方狹窄向來中外不同情形據實稟覆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兩點鐘忽有德國兵官部駟
來問獨間黑屋已否造成其意甚急聲色俱厲當答
以堂官已有公牘致民政廳現尙未奉 堂諭未能
興辦等語怒目相向曰汝旣是此間官長何以不能
作主焯答曰譬如和局大事君能作主耶伊竟無辭
以對讓其進廳坐談伊不肯悻悻而去辯論之際言
語尙多未能備記立時具稟 貴堂飭陳吏前往以

備 貴堂詢問並函告海主政壽

十二月二十五日 貴堂來署面交廕都護昌陳京兆夔龍手函各一件並手書一紙

照錄廕都護致陳京兆函

刑部監牢一事業經婉達蓋提督矣昨日部繙譯又去查視不知何意但無論如何蓋公既未函催貴陽翁可以不必爲難茲將原件奉繳乞查收是荷二十四日

照錄陳京兆致 貴堂函

手示敬悉前接尊函並節略當照抄一分

原件早經送還

轉交廕午樓都護代向德國蓋提督婉說貴部礙難修造黑屋日來未接前途來信滿意可作罷論茲接尊函並提牢稟件知洋員尙欲照辦容再託午樓轉達一切惟德人情性堅執不知究竟何如做處向未與各國通過函問德員前次所云亦係由午樓交來也俟得渠覆再行詳告二十四日

照錄 貴堂手書

部繙譯再來查詢時卽告以我們堂官前已將一切情形託廕大人轉達貴蓋提督矣貴蓋提督有何話說卽請貴蓋提督函致廕大人可也

十二月二十八日午刻 貴堂到廳面交廕都護來函內云黑屋一事已向蓋提督力言窒礙情形蓋提督仍執意舉辦萬難中止言語之間至於怒目而視等語 貴堂命籌興作當偕海主政壽至監查勘祇

有女監暫可借用卽日陳明 貴堂諭將辦法議定
會同景主政 覆傳廠商張某估工興造

辛丑

正月初二日午後琦正郎璋來廳交到廕都護來函
內云黑屋一事又與蓋提督再三商說蓋提督云只
要趕造黑屋十餘間卽可敷用等語又有 貴堂手
函飭卽遵照廕函迅速辦理等因 琦君發廠商經費
松江銀一百零八
兩有零合陳吏帶同商人張姓領
下更飭商人具有領結存科房

正月初四日 貴堂來廳面諭聞全權云前禮部啟
刑部徐現將交部辦理此事關繫重大與尋常收接
官犯不同應如何妥善收禁早爲籌備以免臨時護
脛次早 貴堂專馬函送總署知會一件照錄內批
交提牢廳妥速照辦當飭人於北監料理淨室二所
及一切應用器具並選派幹役八名聽差

總署知會照錄

總理衙門總辦章京舒文等謹稟大人鈞座敬稟

者今日面奉慶親王諭所有禮部啟口刑部徐口
口被各國使臣攔禁一事聞 行在已有明發

諭旨本月初五六間電可到京一俟接到

電旨各使臣自將啟口徐口口交出中國卽須
接交自辦令卽轉稟大人迅於刑部內收拾淨室
兩三間以便遵 旨接收啟口徐口口後有處

安置等因奉此理合稟聞卽希查照辦理可也

止月初六日接準全權王大臣來文大略與總署知

會同並錄送欽奉

上諭

已見邸抄
茲不贅錄

旋聞有不在本部收禁之說

午後

英兵官三人來詢此事並入監看視所備房舍

正月初八日午後日本兵官橋口等四人領兵四百餘人帶同繙譯以二肩輿送啟徐二公至署先息輿於大堂前兵各持鎗圍繞四面若方城署中各門各路口均有日兵看守維時奉

命監視行刑

右堂景灃

右堂梁仲衡及派出之

辦事官監斬官二十餘人已由順天府署日本人所設之警務衙門先到乃延兵官於檔房茶坐經繙譯官往返傳語告以本部現擬辦法議定後日兵圍送啟徐二公至提牢廳東偏屋內嚴守阻中國官役入室啟公夫人攜女僕來與啟公訣別譯員向兵官言明始准夫人入見語片時卽出日人來文大抵言以兵解送之事於中國覆文之外更索一中文執照加書日文蓋用印信仍交中國收存未解何意諸文備

齊互交後日兵復圍繞啟徐二公易車赴市是日洋人聚觀如堵拍相者紛紛

正月十五日早有德弁來送犯收接答覆甚費斟酌更有美國教士二人一劉姓一荆姓來看視德界所送人犯吳協高楊紀三二犯言二人爲其匯文書院學生欲令同在一室擬常來看視微露請託之意焯設詞駁斥而去

正月十七日美界巡捕來爲吳協高等送書送被並

欲進內看視婉言卻之書被令役送交該二犯

黑屋工竣稟稿

敬稟者前奉鈞諭准民政廳文請於刑部監內建造
獨間黑暗牢房若干間旋於正月初二日動工趕緊
加工修造於本月十六日廠商呈報工竣職詳加查
看黑屋十六間以木板成作每間高六尺長五尺寬
二尺二寸上下均有氣眼而不透亮光誠如民政廳
來文所謂白晝亦能使之黑暗且能關鎖嚴固不至

有脫逃之弊辦理尙屬認真惟查黑屋之內地方逼窄坐卧均不能安舒且黑暗如漆人若久居其中必至困憊而死雖其罪有應得究難聽其淹斃如果該犯罪應擬死不妨逕問死罪其有未至死罪必須收禁黑屋者送犯文內務須詳細註明或七日或十四日幸勿兼旬累月爲期過久人數尤不可多緣中國所建黑屋旣因工匠拙笨又限於地勢狹窄不能周備寬大若收入期限太久防範飼養種種礙難惟有

仰懇 堂憲面託廕都護轉達民政廳遇有此項應收黑屋之犯務照以上所擬各節斟酌輕重辦理將來如有禁斃之犯一面行文達知各該界原送衙門一面備棺抬埋以免腐臭傳染癘疫之弊至於看管禁卒人等卽在黑屋外室居住以便晝夜輪流看守職等所擬各節是否有當並報明工竣日期伏乞鈞鑒

再近日各界送交人犯或一案三四人一案五六人

二五
幾乎無日無之似此日見增多不久卽有人滿之患
南監牀板業已移用黑屋監內儻將來人數過多直
無栖止之所且經費尤恐不繼職等籌思再四不敢
不先事陳明究應如何照會各界之處伏候鈞裁

正月二十日琦景二君來傳奉 貴堂諭黑屋門上
之木板改爲活板與門扇同能啟閉旋飭匠商於二
十六日動工改造

正月二十六日午後有日本陸軍工兵曹長電信隊

內當差之河田久次郎來廳筆談言與犯官俊英俊
祿交好欲進內看視當卽通知承審此案之琦伍二
君提俊英俊祿於內廳河田久次郎與二人晤面後
卽書一紙爲俊英等緩頰當交琦伍二君

正月二十七日美兵官瑞普森帶奧國三人來廳並
至監內查看一切極稱中國惟刑部事尙認真

二月初六日晚飯時德弁來送人犯刑傷甚重賞給
三黃寶蠟丸服之大效 三黃寶蠟丸以盛京爲佳

前半年所施者係焯家舊存今已罄矣此藥治跌打損傷殊有神效提牢廳宜多購備用後之君子盍加意焉

照錄二月初七日 貴堂來函

昨陳京兆來談及近因外間拏獲送來人犯現無辦理之權亦不能不交兩縣羈收聞東人有信查索與慶邸商議暫送部監禁等情不能不允顧全大局如順尹送犯可先收下俟規復後再行發

還自行辦理 再屬其陸續送來約有十數名此
件可不必分司二月初七日辰刻

二月十五日有美國教婦二人進監看視

二月二十四日午前有美兵四人兩次來監看視盜
犯李文奎昨日已來兩起焯密屬巡捕李某告美官
瑞普森卽日派馬兵數名輪流在署門巡查不許洋
兵擅入至李文奎等正法後始撤

二月二十五日照會美國兵官瑞普森文稿

大清國刑部爲照會事。中歷二月二十四日接准大
美國民政廳瑞文稱。劉永和扭告王奎文將伊妻搶
走一案。將王奎文送交本部。先在黑屋羈禁一個月。
後再行監禁二年。等因。查黑屋在本部北監。另爲一
所。若收禁人犯。非專設禁役更夫人等。不足以昭慎。
重現雖修造工竣。尙未收有人犯。亦未派有看役。今
因王奎文一犯。專派禁役更夫多名。實有未便。爲此
片商貴廳。可否變通辦理。將王奎文一犯。暫緩收入。

黑屋改爲酌加木杻一個月之處卽請貴廳片覆過部以便照辦可也 嗣得覆文照辦

二月二十九日午後德界知府格派洋弁二人交送監禁三個月人犯高九兒一名當卽眼同洋弁訊問該犯供稱因盜德國草料被獲用馬鞭將兩骹打傷又用洋鎗刺將腦後刺傷又用腳連踢小腹等處迨收禁後夜二點鐘該犯忽喊腎囊疼痛旋卽口吐血沫不及醫治身死行文德兵官旋有印文覆稱由貴

部飭埋當稟 貴堂諭卽照辦

三月十三日因監犯札拉芬同案人犯常祿案情答覆格知府文一件 覆文盛稱辦理妥善

文稿存司

三月十四日德國譯官部駟率洋兵七人持文來送監禁人犯三十四名人數既多且有刑傷極重之犯點驗收禁心力交瘁

三月十八日設立女監因借用女監修造黑屋暫以現監爲女監仍照向章長日關鎖

舊章由書吏陳文彩所管庫領弁兵津貼項下每月
提錢六千文津貼女監此前任君子善舉也每月初
六日給發

三月中旬美兵退後所管暫界交德國暫管德兵官
欲駐兵刑部兩次來署相度當卽密稟 貴堂詣請
慶邸轉由廕都護商明聯軍瓦總帥及特提督均
允不占並給切實護照西曹始終未遭兵燬實 貴
堂極力斡旋所致 貴堂三次來函照錄於後

昨接廢都護來信云護照一時萬難到手如到手
趕卽送來伊先寫一單如德兵官來令其一看或
可不致占據云云究竟有效與否亦難預定茲於
清早遣人送署想司務廳檔房兩處直宿未必有
人先交貴廳收存希分派門卑德兵官來時先回
明貴廳令其一看試之何如能由此不占據甚好
此事爲司務廳檔房責任鄙人昨日奔馳一日至
德兵官昨日來否未見司務廳檔房一字知會殊

出情理之外希貴廳照信辦理並將此信交司務
廳檔房一看二十一日卯刻

今日德兵官如再來必帶有繙譯卽告以全權大
臣已與瓦帥及特提督商明瓦帥特提督均允不
占等語或可阻止俟護照到手卽可無慮矣二十
一日巳刻

彼以禮來我以禮往帶去名片一紙卽云我們堂
官差人問好並求保護希斟酌應如此卽派官人

持片照辦或同司務廳諸位一行

旁註 派官亦役恐伊不願

無不可兵官名片附還二十三日辰刻

德國接管美利堅暫界之後兵隊借駐大理寺與刑部比鄰日有洋弁數起來廳入夜久談款以茶果意甚欣感德弁阿突內次爾人頗樸誠精於考鑿暨其友三五輩皆與焯酬答甚歡遇有交涉公事遂易措手

三月二十三日午後德界送交盜米賊犯劉順被洋

兵用鎗轟傷右肋穿透流血甚多來文請由中國趕
爲醫治兵官尙擬不時察看迨將該犯安放穩妥又
有洋兵來令更夫等昇往外國醫院調治

三月二十五日德國繙譯官部駟持文來提前送監
禁人犯三十一名當請四川司印稿會同釋放實一
快事部駟來此多次桀驁不馴焯屢與抗辯執理以
爭至是意氣消除談笑甚洽

三月二十六日德國繙譯官部駟來將監犯田榮提

出賣十板而去

三月二十七日稟稿

本月十六日由英界理民公所送交盜竊木植人犯三名十七日由法界送交盜犯七名又本署當月司交下偷竊稿件之茶房一名現在在監人數一百四十名北監監房四處已將次收滿儻日內日本界送交人犯自須兼用南監查南監司獄廳及官役值班之處並監內所有應用一切器具經亂遺失無存驟

然新置所費不資現在人數日見增多用款日益浩繁現雖尙有數十金存款而出款過多其涸可以立待惟有仰懇 堂憲飭令庫官務於二三日內籌撥經費數百金以資辦公

三月二十八日稟稿

查本部一有收禁男女各犯向經禁卒等將各犯身邊搜查有無夾帶違禁之物以防不虞俗名曰洗身歷經辦理有年矣茲值變亂之後事同創始其收禁

男犯業已循舊由禁卒搜洗今若收禁女犯監內並無先經收禁女犯可充此差又未便令禁卒搜洗女犯職等商酌擬移付司務廳片行五城選派妥實可靠之官媒穩婆等造冊送至本部聽候傳進監內輪流伴守女犯並由提牢廳籌給津貼俟女犯收多再行隨時變通奉 堂批照辦

同日稟稿

自上年十一月本部接收各界送交監禁人犯以來

時有各國洋人來署進內看視其中有欲考求中國監獄規制者有稽查該界所送人犯數目居止者有閒遊至此欲觀大概者更有與獄囚私交特來看望者伏查監獄重地除當差官吏外例不准閒人出入立法極嚴司此者亦責任極重今雖地界未經交還尙是中外參合辦事而洋人時常進監看視誠恐流弊滋多言語既不相通獄囚實多匪類設或因此別開衅端反致釀成大事且所來洋人非盡因公職等

防患未然擬請照會各界辦事衙門嗣後各界洋人如係因公來署提牢官應以賓主禮接待並可同至監內如並非奉公而來僅爲私交看視或閒遊瞻望等洋人一概不許輕入監內以昭慎重而示界限職等爲杜漸防微起見是否有當伏候鈞裁

三月二十九日稟稿

昨日面稟大理寺所設德國理刑處來文聲稱提訊人犯改用提牌一節嗣卽向彼處緝譯再四商酌提

犯僅用提牌並無執照不足以昭慎重尤恐日久舛
誤彼此不便等語旋經酌改提牌不用木片用紙刷
印臨時填註犯名持以提犯此紙卽存提牢廳以爲
收執如有開釋人犯另有文憑或於提牌內註明職
見所擬提牌格式尙屬妥協並無倨傲字樣於體制
亦無不合自未便以一牌字拘文牽義與外人交相
駁辯是否有當敬祈鈞裁

四月初五日收封後德巡捕扭送紀瘋子一犯憫其

瘋疾於收票內聲敘此人向無不法等語次日卽有
來文釋放

四月十五日董主政康署班深夜有德意志卧非七

爾武官文彩斯泰人名大醉至廳厨役出問以掌擊其

面迫使啟監門董主政向阻言語不通未能會意大

聲疾呼勢頗洶洶及至內廳呼板板朝朝者再譯日

衆人莫解所謂各監禁卒皆張皇無措嗣操華音呼

一犯名衆乃悟將該犯提出囑責十板而去犯名張

七乃其白畫所送監禁賊犯也

四月二十日放監犯每人葵扇一柄

嗣又陸續放給共約三百餘柄

四月二十四日奉

貴堂函諭

原函錄後

爲張明義事卽

刻行文法界北局

文稿錄後

旋於二十六日法界北局覆

文內稱張明義一犯礙難提回意欲來部與貴州司

會審等語與其前函語意自相矛盾當卽稟明 貴

堂嗣奉堂批交貴州司核辦先是張明義與常立等

八犯同夥搶劫經法界北局問擬斬決交刑部辦理

刑部將該犯等於四月二十二日綁赴市曹行刑臨
 刑之際法繙譯魏武達飛馬追及將張明義一犯扣
 止處決仍交部收禁次日魏武達致 貴堂函原函錄後
 囑將張明義解回該局自辦及刑部文催該局將犯
 提回該局來文轉稱礙難提回莫解何意嗣於九月
 初三日將該犯交順天府監禁

照錄 貴堂來函

頃接法人繙譯官魏係洋人來信係詢問可否將張

明義仍交北局審斷之處此事無不可行卽由貴
廳奉堂諭行文法局來咨提回可也二十四日卽
刻原信交廳存案

照錄法繙譯官來函

貴大人台鑒敬啟者敝繙譯官現居審判之責持
公謹慎不敢稍怠若逢人命重大之事更不敢疎
忽辦理前法界北局曾送已定斬立決盜犯九名
內忽聞張明義卽小張有他情節敝繙譯官意在

人命所關故即赴市曹暫且免其不死並請大人

加恩仍交北局詳細審判可否能交回之處即祈

示下專此順頌升祺名另具四月二十四日

外魏武達

名片一紙

照會法繙譯官魏武達稿

刑部提牢廳為照會事本月二十四日本廳奉 堂

諭接據法界繙譯官魏 函稱前法界北局會送日

定斬立決盜犯九名內忽聞張明義即小張有他情

節本繙譯官意在人命所關故卽赴市曹暫且免其不死並請大人加恩仍交北局詳細審判可否能交回之處卽祈示下等因交由本廳行文貴局繙譯官魏卽備印文過部並派巡捕人等將該犯張明義卽小張提回貴局審判可也

五月初五日加放監犯白麩饅首肉菜

五月初六日奉天河南司有赴市人犯四名德國醫士來署監視記載並將該犯等首級函寄回國以資

考證

五月十五日分設南監所有籌辦一切事宜殊費酌度自今日始散役津貼減爲每日每名八百文另有事宜單一紙呈 堂畫諾

謹擬舉辦分收南監事宜

一先由北監撥收南監人犯八十名

一現先擇用南監之頭二兩監其三四兩監牀板旣已借用須俟漸次規復後始能收禁人犯現僅置買

頭二監應用器具及司獄廳木器餘尙未置

一由上年至今北所禁役每監十名共四監女監一名頭役二名中門六名鐵門二名共禁役五十一名今分用南所禁役名數增多額設人數不敷分布現擬減爲每監禁役八名中門四名鐵門二名頭役二名南所另有頭門二名

一由上年至今禁役每名每日津貼錢壹千文今分用南所禁役名數增多值此庫款支絀之時自應力

求搏節現擬減爲每名每日津貼錢捌百文頭役仍不減

飭該役等認真當差勿得疏懈

一司獄應分南北按缺值班其稍有先後參差該員等當差均尙勤奮諒不致有所推諉

一巡墻弁兵已稟傳該營迅速派撥兵丁前來

一南北兩監旣已分設人犯日衆用款卽亦日增幸

蒙 堂憲格外體恤源源接濟從無匱乏之虞嗣後

仍求飭知庫官寬爲籌備以免辦公竭蹶

一本部南北兩監向來收禁人犯至多三百餘名
五月二十七日買薄荷百餘株分栽各監此物能清
頭目尤治眼疾每年春夏之交不妨多種

董主政康捐辦暑藥數種白布五十餘尺分給各監
作手巾惠政也

刑傷各犯多願敷黃玉膏不願敷七釐散據云七釐
散敷之益痛黃玉膏敷之止痛生肌而不知刑傷重
者七釐散並可服也而究不如三黃寶蠟
必以黃酒送下

入夏以後南監之犯多患目疾甚有失明者給以定
州馬應龍眼藥並飭以桑葉水薰洗貼薄荷葉愈者
四五人

五月二十九日滿提牢海主政壽值班夜二更有德
兵世瓦爾次帶同繙譯楊華軒巡捕朱佩山持洋文
一紙將監犯朱保光劉寬二名提去次日乃知三人
係詐局嗣經轉知德界海知府允爲代捕逸犯日久
無耗

六月初三日巳刻有天津人自稱王正榮同洋人哈
姓來廳欲提劉繼堂樂得升二犯經焯告以非有印
文不能提犯彼卽慚沮而退焯當至直隸司告知印
稿照會原送案犯之德界十四段公所次日德巡捕
同繙譯來稱昨接貴部照會知有王正榮等詐冒情
事如敢再來請卽知會公所帶兵捕治竟未再至
六月初六日申刻有德義兩國二洋人率華人來提
犯勢甚急遽而不能指出犯名緩辭詳詢乃知爲持

洋文向大理寺所住德兵官處提犯者因笑遣之
六月初七日有英國富商五人至監看視畢出番佛
一尊酬官隸嚮導者

六月初八日續放葵扇六十柄

大雨如注半時許水深尺餘與廳階平溝水倒灌勢
如洶泉若雨加大則水入屋內矣

戶部來文核准給放囚糧三百石已札富新倉其中
甚多緣事同創
始本不易辦

六月二十九日司獄一員頭役二名備具印領由富
新倉領到囚糧老米三百石發交東單牌樓二條胡
同東泰成米鋪收存立有合同摺據該米鋪與海主
收交好殷實可靠

查提牢備考每石粗米例作細米百斤外有餘米三
斤歸提牢廳辦公費用今與泰成米鋪商人藍姓許
姓議定倉領每石粗米仍循舊作細米百斤餘米增
爲六斤比舊時多增一半僅可換作小米菜豆白麩

雜麩等糧食以爲隨時恤囚之用誠如備考所謂以自有之款作應辦之事庶可經久所望後任君子於此加意也

所有採買囚糧自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收犯起至本年六月二十八日止按日累算共人犯兩萬六千九百九十八名口每名口每日合銀三分二釐零二絲每頓飯合銀一分六釐零一絲運腳在內

七月十四日由工部領來項鎖二十挂全鎖二十付

其手鐐脚铐多不合用本應駁回另造因恐遲久誤用從權擇能用者收用其不能用者交由原辦之人運去修理

七月二十五日以後隨時查有極貧無衣袴人犯給以衣袴既須杜其冒領以節經費更恐或有遺漏不能徧及

七月三十日分設南三監

八月十五日加放監犯白麪饅首肉菜白麪卽係囚

糧餘米所換者每人饅首一斤肉菜一碗

向章外廳監視放飯內廳監視放粥飯爲衆囚養命之物其生熟穢潔寒溫豐嗇固須時時體察而米粥一項冬可禦寒夏可解渴尤於病犯有益禁卒領米既虞中飽然尙易考問至成粥之後取粒存滓尤當預防惟有常囑內廳默答勤查如幹婦之治家政或可弊去太甚耳

置買梳篦若干分分給各監常於放飯時飭令禁役

催使各犯梳櫛以免生蝨污穢

監內枕頭一項時須查問余曾製小枕若干給各監而所欠尙多近又給白布九十餘尺並稻草麻線等等使各監裹成長枕日久油污破爛亟須澣洗更換添補緣人卧無枕苦似倒懸不能不勤加體察

枕固要緊牀上席片尤須時常添補否則囚卧光板實太苦楚

九月十三日美國教士李佳白來問前美界送交監

祭人犯張奎英何以送交順天府釋放此人爲著名
拳匪豈宜輕縱焯告以張奎英係中歷正月間貴國
管界兵官瑞普森定案文送本部監禁二年人犯本
部接收各國所送此等人犯多至數百名囹圄充塞
因分寄順天府二十四屬仍按原定年限監禁並未
釋放李乃曉然而去

九月十六日英國兵官葛魯來言其圍人某有甥
杜老被罪在監定欲入監看視焯告以中國監獄例

禁綦嚴各國交界以後無論何人不得擅入其圍人
問欲以錢物寄入可乎卽解其棉衣囑給杜老止之
曰無須爾命茶隸取恤囚棉衣褲以示之卽飭送交
杜老葛明此意飭其圍人叩謝而去

提牢廳進款分三項日月例曰奏銷曰雜款均出本
部飯銀庫支領提牢備考所載甚詳三項共約歲領
銀二千餘兩除飯銀及恤囚經費歸廳外其餘全飽
吏役私橐不知由何年何任相沿至此積弊旣久領

欵亦難今始領光緒二十五年之欵

整飭濟公端資大力竊有待

於後之君子

變亂後自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接收人犯先經焯

陳明 貴堂由飯銀庫籌款隨時撥用名曰辦公經

費按月造冊報銷其時南北兩監室如懸磬陸續置
辦各項應用器具所費不貲禁卒更夫弁兵多係新
募勢須量加津貼本年八月以後漸復舊規庫款卽
不能源源接濟

提牢廳於領庫款之外有陸續交順天府生息一款
有稿可稽順天府尹更有歲助二百金一款喬主政樹枏
任內焯曾爲作字向京兆催索交到及焯任值兵亂
之餘託喬主政向京兆權詢竟如畫餅其生息一款
屢行公牘嗣得回文以兵燹後各當商失業爲辭恐
從此歸於無著誌之以存款目

南北兩監牀板聞係前任張主政成勳置辦堅厚而
窄便於曬晾立法甚善冬令向於板上鋪草薦薦以

稻草編製以厚爲貴先是江蘇司賈副郎潤捐助賈
出守西蜀而京師變亂正虞無人繼其事安徽司李
主政繼沆慨然自任按各牀尺寸定製齊備於九月
杪交到監犯得以溫暖李君惠也

夏令各監犯既給葵扇矣更應給以西瓜本年溽暑
偏值款項奇絀未能舉辦良用愧歉春令小紅蘿蔔
曾放數次取其能卻瘟病冬令綠蘿蔔亦可放給
傳聞飯頭煮飯將熟時澤以涼水則米身伸長飯粒

頓溢而不耐飢曾親往檢查竟未能發其弊若輩利
已損人不遺毫末此必不謬敬望後之君子留意及
此勿忽爲瑣屑也

放飯銅勺例由工部領取載在提牢備考貯飯於勺
旁一人以木棒刮勺取其平滿用意甚周然刮久則
銅蝕勺漸淺而所貯日少須隨時酌核更換不可久
用

各國送交收禁人犯其文牘不一格德國用印板申

文填寫犯名文甚簡管界知府自稱卑府提犯文亦
 用印板送犯提犯皆索覆文皆有洋兵押解覆文面
 交來兵收執甚謹點驗人數極為詳慎英法二國文
 牘不用印板格式仿照中國當係華人代辦送提犯
 時洋兵甚多但索回照不須覆文美義各國華文洋
 文並用獨日本則用一紙分上下印為五格按格填
 註曰罪人姓名年歲曰罪狀所犯曰罪名率皆曰罪
 限監禁由一年曰罪人居址謂之曰書或即刑案犯
至十年有差

送到既索覆文更持一冊囑將收犯人數姓名及當
月官提牢官銜名逐一詳註蓋用印記殊嫌繁瑣英
日美各國提送人犯兼用華捕德人不用華捕每對
人犯裝鎗示威意恐中途逃逸防範極嚴

刑部以司獄印爲最小亂後印信全失惟存司獄一
印提牢廳與各國交涉文牘悉用此印嗣禮部頒發
關防各司有用以行文者各國謂係偽造不肯接收
指明必須司獄印爲憑於是十八司遇有交涉文件

移付提牢廳鈐用司獄印此亦向所未有

洋人以照相爲考證之要數月以來持鏡拍照者踵接於庭各處房舍各種刑具及官吏人等無一不具英兵官薩某美兵官普某同其友多人來問中國刑法輕重之分一一告之頗有以爲然者普某自帶木杻鐐銬步於庭相與大笑其游戲耶考證耶

監犯待罪囹圄易致疾病醫治得法尙可全活醫官向於太醫院咨調多係濫竽充數足以殺人焯粗知

醫理每爲病犯診治一年之中絕少癩斃將卻任囑
新任啟董二君設法整頓現定新章官醫之外另延
一醫稍資補救鄙意以爲應視監斃人犯之多寡定
醫生之功過夏令尤宜多備丸散購藥且須得人聞
昔年買藥往往私減分兩虛報價值甚至二劑僅購
一劑種種弊竇不勝枚舉是必親自檢點隨時查察
庶可實惠及囚

冬令監犯多患脚凍以少行動故也輕則腫痛重則

潰爛成廢焯常飭禁役以萊菔湯浴之並給狗皮襪
頭本年喬主政樹枬亦捐助此物合之購買者共三
百餘付

提牢官一日兩次監視放飯而冬夏必須異時冬令
早飯宜在上午九點鐘晚飯宜在下午五點鐘冬令
夜長若晚飯太早則中宵必飢而難耐夏令早飯宜
在上午七點鐘晚飯宜在下午六點鐘緣舊章夏令
加放豆湯在中午冬令加放稀粥在早晨也頭役等

爲自便計冬令晚飯願早夏令早飯願晚晚飯亦願
早必須立定時刻不准役等任意遲早以恤衆囚
積弊之最重者爲各屋牢頭此輩皆以斬絞監候人
犯充之本係警不畏法之徒其凌虐現審新犯殘酷
甚於官吏而禁役人等恃爲爪牙資其屏蔽利則均
之罪則諉之坐是犴獄之中闇無天日亂後經焯將
此項名目永遠革除惟恐日久復蹈前習所望後之
君子堅持定例不准復設亦獄吏盡心一端也

附外洋監獄考

香港監牢設正副監督屋凡三層罪重者在上層
下層一人一房上層三人一房禁錮者扃其門每
屋一區或自爲一行或相對兩行皆設鐵柵扃鑰
之房設小木榻如人數衾褥毡毯巾帚盤盂畢具
日疊衾毯榻上整齊如一不如式者減其食別有
罰款二百圓至四五圓不等收繫久者五年七年
少或五日亦有禁錮終身者辦法亦略分三等有

錮閉者有久羈課以織毡絨者有運石及鐵彈者皆以兵法部勒之或五人爲隊或十人爲隊每日以兩時爲度運石者則所犯較重者也禁錮者房設一鐵軸令手運之每日萬四千轉有表爲記不如數者減其食人日兩食飯一盂小魚四頭收繫久者肉食飯亦精別有女囚一處皆人一房各犯見監督皆趨就行列舉手加額爲禮卽禁錮者啟門喝之皆當門垂手立牢外設浴室禮拜堂病館

一處一醫士掌之又收殮病故犯人一室灑掃精
潔忘其爲錄囚處也

英國部獄曰奔敦爲辣崇樓廣厦塵垢俱絕屋一
千一百六十五間高七尺深十四尺廣十一尺一
犯居之有牖以通天陽冬令則機器送暖分布其
屋初入獄卽去舊衣歸諸其家換以囚服親屬來
見別有一室以鐵柵隔之獄官與犯並坐察其所
言以杜弊衾薦器用給以完好日凡三肉食具以

湯茗樓每重各立天平一具有以肉少爲嫌者衡示之每日六點鐘起各自洗刷房地料理衣物務令整潔浴室十餘所禮拜日一濯犯衣浣以機器入櫃烘之櫃有號數不致混淆六工及紡織烹飪之事各就所能使執一藝不能者教之初入獄則析舊繩每日六時作苦以收其心所成各物均貫諸外給以百分之五餘充公歲入貨價足敷獄所支應在獄者禁不得言語犯則減食一次午食後

舒步院間依所畫地按序而行步已觀書兩刻在
獄者無老少莫不體胖色華其堂室几案雕鏤繪
畫之巧莫非犯人爲之遇客肅然端立獄中有臺
高數十丈獄官時登臨之以察犯人從違其不率
教者禁諸黑牢深入地下由梯委折而至夜不給
燭惟日給膳如常數毆者鞭之次則捶以木杆越
獄者火鎗擊之由此獄移彼獄以鐵索繫其右手
加以鎖鑰人兩兩相連非是不鎖鑰也有病則處

高朗之室食以精饌醫愈權其輕重視其肥瘠復歸舊牢尙有不堪其苦墜樓求死者

美國費里地費城輕犯監獄在噴的配地方距城二十里罪至九個月而止犯人初至者入室少坐以稱權之司事將姓名年貌案情身重若干長若干登記簿內令進浴房洗身易藍邊青衣然後定何號居住又一室爲親友探問所至則喚犯出不限時刻任其暢言又一室甚寬大爲喫飯所另有

浴室七日一浴每犯一間深廣約五六尺地鋪木板牆壁潔白後爲窗嵌鐵條前爲門以鐵板成方格使透風內設榻桌鏡扇等被褥七日一洗換又一室如前而極暗犯案尤輕者居內二三日不見天日使省已過釋之第三層樓爲女犯工作處手不停工言笑自若聞亦係飲酒滋事者第二層爲男犯工作處第四層爲禮拜堂又有大室二間居有病者軒窗四啟花草羅列飲食優於別犯而女

室尤優於男重罪監獄在城中應監一年以上至數十年或終其身者皆在此獄基廣五十五畝周以石垣高三丈許入大院内花樹重重正中起廣屋如亭爲樓三層皆七方形方各有門向外一門以出入其餘六門內皆長巷夾室一望無底卽監獄也每巷合面共三四十間間各有門挂木牌書犯人姓名每間長約一丈一尺寬約六尺設一榻一桌一凳一厠桶一工作之器一氣筒冬以通暖氣夏以搨

涼風一吸水管一煤氣燈燈頭在內而螺釘在牆外蓋熄火有定時也室頂有窗甚明亮後有門門外地廣五六尺種花草每日必使進內小步三刻以和氣息女犯在上層所作之物每日限定成物若干變價貼補公費如工勤多作者另行變價以一半歸犯事地方充公費一半發商生息俟釋放日全數給領若終身在監者給其家屬備此器需二人工作則由別室解一犯至早出晚歸經過之處

以布覆面存其羞恥初進之犯不能工作者使學
習力弱者習輕巧事日三餐早咖啡一杯饅首一
塊午肉湯一盃肉一塊及饅頭蔬菜晚則茶一杯
饅頭一塊皆潔淨無宿食中樓第二層存書九千
餘本司事裝訂修補皆犯人樓置書目一本監室
亦置一本某號犯欲閱何書以木牌寫書名幾日
歸還送樓照取第三層爲禮拜堂爲講書化導之
所立亭屋中則七方皆可瞭望晚間樓上明燈面

面照耀如白晝

三四

曾焯承乏一載與外人交涉之事紀不勝紀當夫橫逆之來詎能一無憤激而平心處置卒亦漸就範圍迺知地方官辦理教案自有機緘斷非躁妄人所能勝任也曾作教案平議節錄於此

中國與各國立約以來民教互鬪之案幾於無歲無之爲禍之烈至上年而極即使現在舊案全清而後患方長籌之宜早其切要之端約有數事曰編教籍教爲西國之教民實中國之民豈可任其譸張漫無

稽考宜將教民姓名年貌住址執業編立一冊僅有
素不安分思藉入教爲護符者由地方官查明來歷
熟商教士阻勿濫收其業經入教劣迹昭著者隨時
告知教士設法驅除不待與平民構訟始發其覆保
甲門牌亦須另編教民戶冊以便考核自選牧令交
涉事宜自有窾要每見樸訥之吏居官頗有政聲而
事涉外人便多扞格蓋遷延不辦與拒絕不見皆肇
釁之由也凡遇教堂最多縣分督撫藩司務擇相宜

之員勿稍遷就其才具短淺操守可信者酌委簡缺
以免僨事而寓保全日定專書州縣豈能盡悉洋務
中西律意不同輕重之間每易誤會應纂成一書以
大清律例爲綱通商條約各國律例萬國公法及從
前已結教案附見於下另編圖表務期簡明易曉一
覽了然設涉民教爭訟辦理便有把握日禁謠言教
士多通醫術教堂中往往置有蠟人爲考究全體之
用又收育嬰孩殤卽埋之堂中鄉愚無知一切刻心

挖眼之謠由此蠶起日積月累遂釀釁端宜由地方
官明白曉諭預爲禁止如有會匪棍徒故散流言希
圖乘隙滋事隨時嚴拏重治勿稍姑容此外如勤見
教士可以杜教民之播弄責成紳董可以化鄉曲之
粗愚皆思患豫防中應有之事其專責在州縣其樞
紐則全在督撫上司意旨爲通省僚屬所趨嚮上有
曉事之疆臣下自有息事之賢令杜漸防微審端致
力庶不至以鹵莽滅裂上貽

君父之憂英人必克著支那教案論南洋公學現有
譯本書中言傳教之未善及鬧教之由頗多持平之
論如廣刊傳播足使教士箝口於莠民入教稍稍留
意以西人之言還治西人較易折服而因教民怨及
教堂者覩此亦可釋然似亦消弭教案之一助也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三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庚子拳亂資料

左舜生輯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義和拳教門源流考

勞乃宣

編者按：此篇在庚子大亂以前，已印有單行本，惜當時注意者不多。後徐州兵備道桂嵩慶，爲之刪潤翻印；江寧布政使恩壽，又易名爲拳教析疑說，重印多份；以是流傳頗廣。當時東南半壁未捲入漩渦，雖由少數督撫之賢明，此書亦甚有影響也。勞乃宣字玉初，浙江桐鄉人，時以進士任直隸吳橋令，當官廉平，善理教案，稱近畿循吏第一。後以張之洞薦，擢吏部主事，晉四品京堂，供職憲政編查館，又曾出任提學使。入民國後，更以復辟黨著稱，亦近代史上有一有關係之人物也。

嘉慶十三年上諭

嘉慶十三年七月戊寅，仁宗睿皇帝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周廷森奏請嚴懲聚衆一摺，據稱近日江南之潁州府亳州，徐州府，河南之歸德府，山東之曹州府，沂州府，兗州府一帶地方，多有無賴棍徒，携刀聚衆，設立順刀會，虎尾鞭義和拳八卦教名目，橫行鄉曲，欺壓良善。其滋事之由，先由賭博而起，遇會場市集，公然搭設長棚，押寶聚賭，勾通胥吏，爲之耳目，請飭下三省督撫，認真緝辦，清查保甲，密訪爲首棍徒姓名，聚賭械鬥之案，拿獲盡法懲治，並責成地方官嚴定黜陟等語。江南安徽河南山東毗連各州

縣，既有此等匪徒，自應嚴行懲辦，以靖閭閻，不可養癰貽患。至清查保甲，雖屬緝匪良法，但地方官寄耳目於里胥保正，設里保之中皆其黨類，仍不肯據實舉報，總在府縣各官平日留心體訪，隨案查拿，將首犯嚴辦，使脅從者知懼，不敢隨同爲匪，自不至釀成巨案，株累多人。若胥吏等在官人役，敢予通同包庇，尤應密拿重辦，剔除積蠹。著交江南安徽河南山東各督撫認真查辦。所有穎亳等處合府州縣，遴選廉明幹練之員，取其才堪治劇，而又能寬猛得宜，通曉事體者，責令隨時整頓。如此內有舊係簡僻缺分，而地方今昔情形不同，初任之員，難資治理者，不妨奏明更調，果能化俗宣民，著有成效，加以獎勵；闕茸不職者，立予糾參。

那文毅公彥成奏疏

奏爲遵旨查辦，並將先已訊出端倪，奏明密拿事。竊臣於十月三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王秉衡即王景曾，其族分住直隸灤州及盧龍縣等處，以大乘教清茶門分往外省傳徒斂錢，茲王秉衡自直隸至楚省，復來江南，傳徒柳有賢，轉傳金棕有，傳至逆犯方榮升，釀成巨案，該犯實爲首禍，現已拿獲，解赴湖北，訊明嚴辦。昨據那彥成奏，於盧龍緝獲王殿魁等犯，並查捉王姓充徒各犯，分別審辦。石佛口王姓一族，世傳邪教，歷年久遠，蔓延數省，現已屢次犯案，着那彥成即委派幹員，前往灤州及盧龍等處，將王姓族中傳教之人，全數收捕，勿令免脫一名，解至省城，嚴行審訊，訊明後將爲首

傳徒者，問擬絞決，其爲從者，分別發遣流徒，并向各該犯家中，嚴密搜查，將所藏九蓮如意皇極寶卷真經元亨利貞鑰匙經及一切邪悖經卷，全行起出封送軍機處呈覽，務令盡絕根株，勿稍留遺孽，除惡務盡，切勿姑息，欽此。

伏查臣前在河南辦理教匪，所有拿獲教犯逐漸審訊，彼時即係盛泰等隨同辦理，臣即屢諭盛泰等令將各處習教之人，何處最多，傳至何人，逐人訊問，逐件留心，以備查辦，務絕根株，庶免別滋事端，而盛泰亦最肯用心存記，又在保定府任內審辦邪教最多，是以直省傳習邪教源流，惟臣與盛泰稍知梗概。今欽奉諭旨，謹據臣等所知，略爲陳敘。當日據獲到教匪各供，滑縣鬧事之人，俱係震卦教，凡有在教者，均稱爲東方震宮王老爺門下，其王老爺係首先傳教之山東荷澤縣人王中，已於乾隆三十七年犯案正法。林清徒黨多係坎卦教，凡有在教者，均稱爲北方元上坎宮孔老爺門下，其孔老爺係首先傳教之山東寧陽縣人孔萬林，亦已於王中案內正法。至大乘教金丹八卦教義和門如意門等教，凡有在教者，均稱爲南方離宮頭殿真人邵老爺門下，其邵老爺係首先傳教之河南商邱縣人邵生文，已於乾隆三十六年犯案正法。又訊有清茶門教，係滑縣人王正紀所傳，當即拿獲辦理，訊係灤州石佛口王姓分支，當時即已飭令密記存查。

臣於到任後查辦各項教匪，查得嘉慶十六年經溫承惠審辦過鉅鹿縣民孫維儉等，係以吳二瓦

罐所傳之好話教，卽離卦教，改名大乘教，賄串孔傳標，借修尼山祠宇爲名，惑衆斂錢一案，將大會首孫維儉等五名，分別擬以絞決監候，二會首宋連捷等九十餘名，連吳二瓦罐一併擬遣，其散會首盧珍明等一千六百三十餘名，奏准取具悔結存記擋冊，再犯加等治罪。十七年，又經溫承惠拿辦過前案內散會首，復崗興教，私雕偽寶，印蓋護道榜文之劉綱名等三十餘名口，分別斬決發遣。是年又拿獲灤州李家套民董懷信等三十餘名，傳習金丹八卦教，審出曾經入教男婦五千一百餘名，將董懷信等分別斬決發遣，其餘男婦取具悔結存案。十八年冬，大乘教案內擬絞監禁之大會首李經，在監結同教田克岐散旗謀逆，經署督臣章煦及臣在軍營訪聞，分起委員拿獲李經等，奉旨當下辦理。旋又究獲八卦教內首要逆犯張九成楊遇山宿元謨劉坤并河南離卦教首部生文之孫部坦炤劉功等，分案奏明，擬以凌遲斬遣。惟查愚民私相傳習邪教，一時原難稽查，是在地方官時刻留心，於曾犯教案之犯，曾經習教之衆，不動聲色，嚴密稽查，務使不驚不擾，隨案究其源流，庶可斷其傳習。

臣仰荷皇上畀以畿輔重任，秉承指示，夙夜實力整飭，不敢稍存疏懈，斷不肯令邪惡復萌，釀成巨案。除陸續拿獲滑縣潛逃從逆各犯並林清案內應行緣坐餘黨不敘外，其離卦一教仍未改悔之案，如所獲平安縣傳習離卦教之楊俊等，究出首先傳教吳二瓦罐之子仍稱少當家之吳洛雲，並其徒大頭目路運等一案；交河縣傳習一炷香離卦教之齊聞章等搜出違背十王經卷一案；滄州吳久治路老等

傳習佛門教一案；又青縣季八葉幅明等傳習義和門教一案；又青縣邊二從習白陽教預知逆情一案；景州葛華等從習離卦教預知逆情一案；祁州邢士魁等傳習如意教搜獲妄造表名掛號總冊一案；故城縣葛立業傳習義和門拳棒預知逆情一案；均經訊明，教名雖別，俱係離卦教之子孫徒黨，逐起奏明，分別凌遲斬遣在案。現又訪獲青縣尤明等傳習義和門離卦教一案；東鹿縣馬楊氏傳習紅陽教搜獲高老祖經一案；亦經奏明從嚴究辦。至石佛口王姓傳教一案，臣先印存記，前在湯山差次面奉諭旨，飭拿赴楚傳教之王姓，當經臣派員在盧龍縣安家樓莊訪獲自江南回籍之王殿魁，並其子王朝萬二犯，提省嚴訊。據王殿魁供認，於乾隆五十七年即在安淮溧水泗州江寧等處傳徒，伊即在山陽開糧食店，五六年回家一遍。并據供出伊族人在湖北傳教共有三人，一名王書魯，一名王泳太，一名王興建。王書魯先在江南儀徵縣傳教，即在彼住家；王泳太、王興建俱在盧龍縣安家樓莊住。又有在山西傳教案犯王如青之次子，小名來子。伊族石佛口有兩支，俱在旗，分東西兩院，王如青是東院人，其餘在安家樓莊及關家莊係屬一支，俱係民人等語。續又據委員稟在安家樓莊拿獲王三樂、王三畏二名，訊據供稱，伊等均未習教，惟伊次兄王三聘又名王紹英，曾在山西傳教犯案，業已奏辦；伊三兄王三顧從前亦往山西，回家後旋患瘋迷，於本年四月內外出，不知去向。臣以王三樂、王三畏所供全係狡展，且該族之人，類多傳教犯案，因查從前辦過王烈案內有王際昌、王漢倬、王秉鈞三犯，分發邢臺等縣充徒，行司提省質

訊。至王殿魁供出在湖北傳教之王書魯一犯，現准湖廣咨會內開樊萬興案內之王姓，即王大鼻子，已准江蘇省拿獲，核與王殿魁所供形貌相符，其王泳太王興建二犯，亦在湖北傳教，當即飛檄各委員飭拿，一面奏蒙聖鑒在案。今據百齡等奏將緝獲之王秉衡即王景曾解楚嚴辦，查與王殿魁供出在湖北傳教之王書魯名不相符，復提王殿魁研訊，據供王書魯原係景魯排行，又名王景曾，即王大鼻子屬實等語，臣業經咨會湖廣督臣審究。至王姓世習邪教，分往各省傳徒，蔓延數省，屢次犯案，怙惡不悛，且灤州盧龍等處，附近京畿，並係盛京往來要路，斷難容習教匪犯潛踪誘煽，誠如聖諭，必當將該族習教之人，全數收捕，分別懲辦，嚴密搜查邪悖各經卷，務令盡絕根株，不使稍留餘孽。臣前經派委保定府同知汪洞前赴該州密拿，已據獲到教犯王三樂王三畏王鳳吉王來子等四名，已飭提省審辦，並仍令該員在於該州石佛口盧龍縣安家樓及闕家莊等處實力查拿，現又恭錄聖諭，密飭前委查勘永平府屬一帶道路之清河道韓文綺，令其遵旨就近督拿該族習教之人，並搜查各項邪悖經卷，解省嚴行訊辦，斷不敢稍存姑息，以期仰副聖主除惡務盡之至意，謹奏。嘉慶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

右嘉慶十三年諭旨一道，乃義和拳奉旨查禁懲辦明文。嘉慶二十年那文毅公奏疏一道，內載義和拳教源流及歷次拿辦成案。按義和拳一門，乃白蓮教之支流，其教以練習拳棒爲由，托言神靈附體，講道教拳，詭稱念誦咒語，能禦槍砲，有祖師及大師兄二師兄等名目，其爲邪教，形迹顯然。那文毅公疏

中考其爲離卦教之子孫徒黨，歷述獲辦過青縣季八葉幅明等傳習義和門教一案，故城葛立業傳習義和門拳棒預知逆情一案，青縣尤明等傳習義和門離卦教一案，均分別擬以凌遲斬遣等罪，此義和拳實爲邪教之確切證據也。其黨自嘉慶年間懲辦以後，根株迄未盡絕，直東兩省各州縣，所在多有，初猶斂戢，近漸明目張膽，無所忌憚，上年冠縣等號義和拳黨，類與天主教民爲仇，意至聚衆抗官，重煩兵力，是其逆跡已經彰著，乃彼黨揚言專仇教民，不擾良善，而民教不和之處，良民遂多爲所惑，因而忘其降神誦咒之爲邪術，誤以爲出於義憤，隨聲附和，羣相信從，官府以民教相爭之故，懼稍偏袒，有拂輿情，遇事輒曲爲調停，不敢昌言查禁，甚至加以義民之目，以致愈釀愈熾，滋蔓難圖。其實此項教門名目，於乾隆年間已見章奏，是時天主耶穌教猶未通行，其非因仇教而始起可知。其與教民爲難，非果仇其教也，乃窺見民教不和之際，假以爲名，托詞公憤，聳動羣情，以掩其聚衆結盟之迹，而行其煽惑招誘之謀耳，其本意則實有謀爲不軌之心，愚民無知，誤被誘惑，至於身陷重辟而猶不自知，其情殊屬可憫，此皆由於不知其教派源流根柢之所致也，若知其本爲應禁邪教，誰肯信而從之，以身試法哉。

義和拳教門源流考書後

勞乃宣

義和拳教門源流考刻既成，客曰：子之是作，將以正人心，肅統紀，救時變，弭亂端，意甚盛也。然自嘉慶以來，此黨之私相傳習，已數十

年，無非誘惑鄉愚，藉爲橫行牟利之計，必謂其有不軌作亂之虞，得勿過甚？予曰：大凡邪教之興，初不過斂錢牟利，繼則恃衆橫行，迨黨羽漸盛，羽翼既成，再有藉口，相激之勢，一旦揭竿而起，則逆謀成矣。義和拳之名，初不甚著，蓋其行藏詭秘，有畏人知，及冠縣一帶仇教事起，託詞義憤，其鋒始張，愚民無知，從而附和，其勢益熾，官既不能持情法之平，以伸良懦之氣，又不知正邪教之名，以破愚頑之惑，於是益相糾結，以肆橫而抗官，至官不能耐，一擡其鋒，即猝然而發。如平原之事，列隊千人，開放大砲，拒敵官兵，匪首朱紅燈自稱明裔，逆跡昭著，不待言矣。其他官傳拳民，其黨數百，廬聚堂下，官即噤不敢問者有之；官出資設席，兩解拳教者有之；擁衆千百，槍械林立，勸言焚殺，官吏莫敢誰何，紀綱廢度，蕩然無存，不亂何待？今在平又啓釁矣。平原之變，但掠教民，在平則掠及平民，其黨既衆，無以爲食，非據掠不能給，其不得不反者勢也。早象已成，人心思亂，失此不圖，廣西金田之禍，可爲前鑑。予之是作，但正其邪教之名，使人人共曉，自能父詔兄勉，互相誥誡，不爲所動，即偶有一二曾被誘惑者，亦將匿跡銷聲，不敢復犯，若其勢已盛，其釁已深，即非倉猝所能爲力矣。

曰：然則以重兵誅之乎？曰：不必然也。其黨以習拳爲號，八卦教之名，隱而不露，其逆謀左道，授受淵源，惟爲首同謀臬桀之輩知之，非特外人不知，即被誘入教者亦不盡知，故考民之狡者從之，良民之愚者亦從之，各處拳黨，儘有衣冠之族，殷實之家，非盡游手，此皆由於不知其爲邪教，誤爲所惑，使灼然知其爲邪教，誰肯從之。此等鄉愚，若概以邪教之罪罪之，未免情輕法重。且人數既衆，操之已蹙，亦恐激出事端，然其易於惑衆在此，其易於解散亦在此，予故考其源流，始知義和拳即八卦教之支派，嘉慶年間，曾經奉旨明禁查辦有案。爲今之計，惟有普加勸諭，斥爲邪教，嚴行禁止，其愚民無知誤被誘惑者，勒限首悔，免其治罪，此後再有傳習者，照例懲治，專就查禁邪教立言，不必涉及西教，刊刻告示，廣爲頒發州縣，邀請公正紳士，分赴城鄉，逐處開導，有誤從其教者，一律改悔，不必照例赴案自首，當即具結，不准出一票，派一差，以杜滋擾。如此，則被誘良民，自必真心悔悟，即怙惡不悛之輩，亦必隱諱不敢昌言，革心者半，革面者半，而其黨之勢自銷，然後按捕其不率教者，倘敢抗拒，其勢已孤，臨以兵威，無不克者。

曰，其所以扶中朝滅洋教爲詞，平民有受教民欺壓者，入其教即可抵制，故羣相信從，有義民會之稱，是民目之爲義民也。上年東省樂員訪查，謂其習學專爲自衛身家，其中各種技藝，無不精妙，從未恃強生事，稟中有義氣相向，心必直爽，路遇不平，不惜軀命，代爲伸理，及設法勸導，化私爲公，俾其有勇知方，可儲爲異日有用之材等語，是官目之爲義民也。官民皆目之爲義民，而子獨目之爲邪教，不亦大拂人情乎？且西人之欺我甚矣，藉此亦可爲抵制之道；又其人能禦槍砲之說，果有此術，收爲國家之用，豈不甚善？子必欲力爲遏絕，何也？父兄爲強鄰所制，子弟不能振興門戶，徒逞怨忿私相鬥鬪，轉使父兄受侮，豈孝子悌弟乎？今之仇教者，何以異是？况保護教堂，累奉明旨，而敢顯違詔令，與教堂爲難，是亂民也，何義之有？教民與平民同爲中國赤子，同爲中國管束，約章具有明條，大小官吏，當堅守約章，力持公道，何必仗亂民爲護符哉？至於能禦槍砲之說，尤屬荒誕，有見其演於市者，一人袒而立，一人持槍擊之，無所損，此正戲術學吞刀吐火之類，非手法即藥物耳，弊在施槍之人與所用之槍，若他人以他槍擊之，必不驗矣。彼黨會在景州試演，自斃一人，蓋手法一時失誤，而其黨遂誣稱教堂鎮壓所致，幾與教堂生靈，假如教堂果能鎮壓使之不斃，又豈能敵外國平原之役，中槍砲而死者二十餘人，尤爲不能禦槍砲之明驗，謂可收爲國家之用，愚人之見也。

曰，天主耶穌之教，亦異端也，義和拳與伯仲耳，何分軒輊，而子必抑此而揚彼何也？曰，異端與邪教不同，邪教小則惑人，大則肇亂，此所謂造言惑衆，不待教而誅者也，余非右西教也，教民不作亂，拳民作亂，所以異其施也。

曰，專就禁止邪教立言，而不涉其與西教爲仇何也？曰，其仇西教，乃借名聳動之術，本心實在惑衆以作亂，不言仇西教，誅其心也，愚民之爲所惑者，誤以其仇教爲義憤，若專罪其仇教，適足以激衆怒而固黨援，則正墮其術中，今不問其仇西教與否，但斥其爲邪教而禁之，則民間曉然於上之非袒西教，可以消釋羣疑，解散黨羽，且遇有教案交涉，亦易措手。何也？拳黨終日揚言燒教堂，殺教民，教民懼爲所乘，時時防之，偶有疑似，或有他嫌，卽以危詞聳動教士，挾制官府，其實毫無憑據，大都因別事生隙者居多，若曲徇教士之情，橫加之罪，則

彼實無辜，既不足以服衆人之心；若秉公裁斷，不徇教士之意，而彼黨實有燒燬之言，又不足以釋教民之懼，而折服其口；勢處兩難，能者束手。今於居恒無教案之時，即以邪教示禁，遇有教案，告西人曰：義和拳大干例禁，乃我內政，不關交涉，應由我自行處置；其教案當就事論事，持平斷理，與禁止義和拳無涉；彼見我果禁義和拳，並無縱庇傷害之意，不生疑懼之心，自不致強行干預，無理要挾，我於教案乃可一秉大公，但論曲直，不分民教，則操縱自如，不致動生窒礙，微權妙用，皆在劃清界限之中。

曰：昔曾文正公辦哥老會匪告示有云：「但問其爲匪不爲匪，不問其在會不在會。」實爲解散脅從消除反側良法，今拳黨滋事，皆由仇教，則亦當但問其仇教不仇教，不問其邪教不邪教，而子之持論，適與相反何也？曰：哥老會在會之人，皆自知拜會爲犯禁之事，不敢明告於人，至於爲匪，尤爲顯然之罪，人所共知，故專辦爲匪者，其不爲匪者，自然聞風斂跡；若一一搜尋，反致驚擾生事。若義和拳，則在會之人並不自知犯禁，方且明目張膽，不畏人知，其仇教又以義舉自命，若專罪其仇教，必致激而愈甚，惟正其邪教之名，使人人共曉，則其氣餒自然衰熄，故但問其邪教不邪教，不問其仇教不仇教，則相反正相同也。且近來部定哥老會匪章程，爲首開堂搶劫擾害者，就地正法，雖經入會並非頭目者，監禁擊斃，無知被誘被罪自首者，免其究治，非果終不問也，今擬義和拳辦法，亦以改悔免罪爲主，非欲一一治其罪也。

曰：仇教實事也，邪教虛名也，舍實事而爭虛名，無乃迂闊而不切事情乎？曰：人心向背，全繫乎名，名之所在，人必從之，彼之仇教亦名也，其實事乃作亂耳，彼托乎仇教之名，以行其作亂之實，民遂忘其作亂之實，而專惑其仇教之名，其所以煽動人心若是之易者，全恃乎所托之名。今正其本然之名，以破其所托之名，則人心之惑解，而所恃之端失，其黨渙其勢孤矣，非迂圖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是正其邪教之名實，今日弭亂之上策也。

曰：中外交涉，爲當今最重之務，拳黨又恃與教堂爲難，而子轉輕視仇教何也？曰：非輕仇教也，有更重於仇教者在也。四方之教案多

矣，大抵皆由一時一事相激而起，無與官爲敵之心也。故但須專理教案，教案結而其事畢矣。今義和拳則不然，其處心積慮在乎聚衆而抗官，傳單一出，千人立聚，兵刃森列，儼同敵國，官與講勸，則肆意要求官，且如奉驕子，如撫叛軍，兢兢焉惟恐稍失其意，但求勉強遷就，飾耳目，苟免外人之責言，卽爲萬幸，損威敗紀，導逆長奸，皆所不顧，故教案結而禍益深，今日之患，皆歷次教案敷衍之事所釀成也。蓋抗官之罪甚於仇教，仇教不過私門之事，抗官則爲後日之憂，故曰非輕仇教也，有更重於仇教者在也。果使辨邪正之名，明上下之分，綱紀肅清，民有定志，尙何教案之足慮哉？謹次問答之語，以俟知者擇焉。

庚子拳變後京津間之慘狀（原名救濟日記）

陸樹德

編者按：此日記始庚子閏八月二十二日，迄十月二十六日，時值聯軍入京未久，京津一帶尙充滿戰時景象，作者冒險從事救濟，記中一切均得之耳聞目覩，實爲研究拳變一役最難得之史料。更可注意者，則作者當日隨員中竟有嚴又陵先生其人也。

庚子夏，京津慘遭兵燹，官商之流離顛沛者，殆不下數十萬，余不揣固陋，創設救濟善會於滬上，合南方之財力，救北地之瘡痍，但事不躬親，難期實踐，遂於閏八月二十二日，慷慨啟行，是午同德醫官貝爾榜，德人喜士，陳季同敬如，嚴復又陵，德文繙譯洪中學士，并司事家丁小工人等共計八十二人，登愛仁輪船，同出吳淞口停舶。

二十三日，同貝爾榜喜士敬如至德公司船名漢那威，船上有兵官四十二人，兵士一千五百人，各兵官下梯握手相迎，兵皆擎槍鵠立，延至官廳酌酒相敬，並極言外國設立紅十字會之有益，并出紙索書姓氏，以爲日後記念，由敬如通語，至兩下鐘之久辭出，各兵官復送下梯，握手珍重而別。下午四下鐘，愛仁輪船展輪出口，德兵船升旗發號致敬。

二十四日，輪過黑海，波平浪靜。

二十五日，輪過威海衛烟台，沿途見有日本德國兵輪，互相升砲示敬。

二十六日十下鐘到大沽口，有德國紅十字會船一艘，升龍旗示敬。潮水甚淺，即在口外下碇，各國兵輪在大沽者，連檣雲集，約計百有餘號。午後，與貝爾榜喜士敬如坐小火輪進口，至塘沽。一路旌旗滿野，東砲台懸日本及大英意大利旗號，西砲台懸俄德兩國旗號，船塢亦懸俄國旗號，招商局碼頭懸美國旗號，開平礦務局碼頭懸德國旗號，鐵路則懸俄國旗號，此外村鎮商船，無不懸一外國旗號以爲保護，真有人民猶是城郭已非之象。貝爾榜登岸謁德兵官，薄暮始返，仍坐小火輪回船。

二十七日，大風雨雪，潮水忽漲五寸，輪船得以進口，停泊塘沽。船主云，此時正值小潮，隔三日後方能進口，今午忽漲至五寸，大是神助，船停泊畢，風勢頓息，天亦開霽，冥冥中誠有爲之呵護者，是日發上海電報。

二十八日，貝爾榜偕喜士敬如坐火車至紫竹林，謁德國聯軍總統瓦德西，因已赴津未遇而回，由廣濟輪船發上海信三封。

二十九日，德兵船有兵官三人登輪來拜，謙以酒食，商辦紅十字會各事，先派德兵一名，押一華民商船，爲我會中裝運糧食赴津之用。是時塘沽各華船皆歸外人雇用，設非德人分撥，我會竟無船可雇。

也

九月初一日，貝爾榜偕敬如又陵坐火車赴紫竹林。

初二日，天津被難士商均知有救命船到塘沽，紛來求渡。

初三日，德兵官又派德兵兩名，并華商民船兩艘，爲我會裝運衣糧赴津。有難民二十餘人來船求渡，鳩形鵠面，情甚可憐，據稱八月間由奧國兵官招募來津，每月允給辛工洋三十元，一時貪利北來，不料奧兵官到津後中砲陣亡，若輩謀生無路，欲歸不得，日作苦工，難求一飽，轉瞬天寒，行將凍餓。余謂此等人甘從洋兵以身試險，本不應救，姑念業已受苦月餘，况紅十字會例以平等救人爲主，故仍一體援之。

初四日，偕船上二副登塘沽岸，步行四五里，不見一中國人，沿路所堆，均是各國兵糧，以及所得機器東局製造銅砲及火藥等物。先見俄兵，次見日兵，德兵奧兵意大利兵，惟意兵帽上有雞毛一叢，與他國異，最後見美兵，惟英兵不在塘沽，至印度兵隨處一路皆有，此外則中國小工耳。

初五日，偕二副及會友羅煥章，英文繙譯雍俊卿乘坐火車，由塘沽到津，一路紅旗徧野，白骨盈溝，覺李華弔古戰場文尙未能形容其萬一也。同車洋兵甚多，囉嘈實難忍受。有俄國都統同來，到車站時各國兵官及洋兵作樂迎接，甚覺肅靜。至紫竹林詣張燕謀京卿宅尋敬如，索飯畢，遂與前天津學堂

教習美人丁嘉烈商定撥出火神廟爲救濟會辦事之所。同坐東洋車到火神廟布置一切。晚寓針市街恆遠里源豐潤屋內。由海大道至東門，盡成焦土，估衣街亦被燬，惟針市街尙完美。是夕同敬如至義和成晚飯。

火車均歸俄兵管理，華人搭坐，往往爲俄兵驅逐下車。是日車上有二日本人，亦爲俄兵毆打逐下，可見俄兵之橫。

初六日，偕敬如至鍋店街通源錢店訪張星洲繙譯未遇，到城內察看丁公祠設救濟善會分局，略坐片時。出城至張宅，託甘再燕寫都統衙門信。到匯豐銀行見吳調卿。歸過海大道，遇德兵一隊，欲奪予及敬如所坐之東洋車，予卽下車相讓，敬如不肯，與之爭論，拔刀相向，遂與敬如步行至南門外，適有二把手小車，不得已以五角洋雇坐，與敬如相對談心，黑夜沿城行走，危險殊甚。敬如自謂生平遍歷五大洲，從未受如此之辱，余謂我輩立意救人，雖受種種險厄，止求辦成此會，此等橫逆之來，不足爲怪也。

都統衙門係英俄美法德日本都統所居，管理中國民事，名曰暫行管理天津事務都統衙門。美人丁嘉烈，因深通華語，卽派爲漢文司員，民間詞訟，由之審斷。

初七日，偕敬如至都統衙門，見丁嘉烈，商議進京之法，據云路上甚險，不易行走，當與美國提督商酌，如有美兵進京，可招呼同行，此外亦別無良策。在都統衙門見有大筐裝一女人，係爲德兵所傷。午後

到紫竹林直報館仁記洋行，見買辦宋馨山。至張宅，邀甘再燕同到義和成晚飯。

初八日，與敬如到紫竹林北洋醫學堂訪關竹朋，是堂雖由俄兵保護，亦甚踴躍。至利順得飯店晤貝爾榜喜士，爲輪船事拜仁記洋行大班，臥病在床。到張宅見德璫璘，暢談時事，予告以久聞各國兵丁甚有紀律，極爲欽佩，今見各國兵與中國兵情形相同，方知此次之敗，非戰之罪也。德璫璘云：現在德國兵如此無理，我亦羞辱，但我國亦以我爲德國二毛子也。予以津地土匪勾引洋兵開劈棺木，拋屍徧地，慘不忍睹，請其設法幫助，蒙允於塘沽開平礦務局撥空屋一所，先將棺木運至塘沽寄存，俟冰河前由礦務局撥借一輪，專運回南，將來有船裝運難民，亦可不收水脚，情甚可感。交愛仁寄湖州家信一封。

初九日，紀錦齋楊竹瞻邀至義和成早飯，劉鐵雲由上海來，已改東洋裝束，帶到上海信九封。有毛統泉來見，尤爲幫辦掩埋事宜。與鐵雲至義和成晚飯。發上海公信及招商局信。接王家口徐壽伯來信，云王家口今日又過洋兵，尙未見舉動，而大城縣青縣多已被搶。青縣知縣及捕廳均被打死，紳士居民被傷者不計其數，辮髮割去者亦不少，正定府亦失守云。

初十日，王崇烈漢甫來見，談及乃翁廉生閣學從容就義，全家殉節，情甚可慘。午後至紫竹林德義洋行洋人出示所得御用之物甚多，予目不忍睹，悵悵而返。據行中買辦云：五月二十六七等日，紫竹林各國領事署曾扯旗求救，裕祿以爲可以滅此朝食，盡力攻打，至有此禍。天津城中義和團及官兵有十

萬之衆，紫竹林祇有洋人二千，相持一月之久，竟不能入，可羞可恨。傍晚有奧國兵官巴蘭德、法國兵官德羅尼來訪，同至義和成晚飯。

十一日，愛仁輪船於八句鐘開回上海，裝去難民一百七十餘人。午後至紫竹林匯豐銀行元亨洋行，又至張宅訪德璫璘，回寓與鐵雲商辦赴京救濟事宜。

十二日，鐵雲於午後率同司事工役二十餘人赴京，晚間與敬如商辦掩埋平糶之事。掩埋局設在南門城內丁公祠後面。

十三日，本段紳董趙興堂、王雅亭來見，談及昨日爲日本天長佳節，即萬壽節津人送去壽幛壽聯諸禮，該國兵官相待極優。各國在津兵官，均由津人公送德政匾及萬民傘，西官無不歡樂。來華未久，已沾染中國官場惡習，但西人此次辦理津地事宜，確有實惠，受之實可無愧云。

十四日，本地紳董趙興堂、林蘭坡、王雅廷、王肖周、穆印堂、陳慶春、劉竹坡在慶興館公請，商辦平糶事。議定設局七處，白米每包四元五角，粳米每包三元五角，每人糶米以一斗爲度。晚間在義和成請毛毓泉，商籌掩埋經費。是日本地紳董顧夢臣等公送酒席四桌，爲諸會友洗塵，却之不獲，遂囑會中各友宜遇事實心努力，以副津人之厚意。

十五日，在義和成答請本地各董，有趙興堂者，頗具膽識，當津城失陷時，隻身求救，願供支應，各國

洋兵始允保護，津城外惟針市街一隅完善如故，皆趙君一人之力也。甘再菴來晚飯，談及洋人攻破天津，幸有俄國兵官倭君顧全大局，竭力保護，否則鷄犬不留。

十六日，偕敬如至利順得訪貝爾榜，同到匯豐取銀，遂與貝爾榜及其夫人至火神廟，路過紫竹林大街，昔日繁華之地，今爲瓦礫之場，不勝傷感。復邀洋人至義和成早餐。同鄉黃介臣來見。

陳敬如成天津感事詩一律

盈虛消長亦前因，涕泗交并過析津，華屋不留三片瓦，良民盡作九州人。彌天烈火茫茫劫，捲地愁風浩浩塵，莫謂河山尙無恙，往來戎馬正頻頻。

十七日，謝汝舟率同司事工役六人赴保定救濟，由法國保護。午後法兵官三人來，同到西角灣看劫餘各物。是日由安平發上海各信。寄京都楊彝卿函。

陳敬如又成救濟善會詩一律

一片慈航海上來，歡聲北地若聞雷，饑人得飽寒人暖，困者全蘇滯者回。彌補瘡痍施藥餌，收埋骸骨贈衾材，仁風不獨生存戴，感激應教到夜台。

記立山被害事

某日有義和拳傳莊王之命，邀立山至府第，及往，閹人告以莊邸不在府中，引至客廳稍坐。步進客

廳，但見滿案香燭供奉神像，屬立山叩首上香，禮畢，某邸忽來，遂問立山：『汝家中有戲台，戲台下有地道，接濟洋人糧食，罪當死。』立山答以『乃家中並無戲台，亦無地道，如果不信，可以派人往勘。』某王無辭入內。俄大師兄出來，所問與某邸之言相同，復令上香，隨即上表，因表紙潮溼，不能上升，大師兄對立山云：『今所焚之表不升，確是「直眼」，依附洋人，謂之直眼。汝罪當殺。』立山答以『要殺便殺，但接濟洋人實無此事。』大師兄亦入內。俄二師兄又帶一人出來，立山細視此人，即是宅內薙髮匠，令與立山同跪上香，復屬薙髮匠上表，亦紙溼不升。二師兄遂云：『此人亦是二毛子！』即以之陪綁，正在細綁之際，某邸亦來，對立山云：『今大師兄焚表不升，汝當赴市曹行刑。』即由義和團推擁而出，並不行刑，將立山及薙髮匠送入刑部監獄。立山以爲既下刑部，命尙可救，不料隔兩日後，將立山提出刑部監牢，並未見某邸莊邸及大二師兄，前後左右，盡是義和拳匪，遂即遇害。

繙譯洪肇生過津有感賦浪淘沙詞

紅葉滿城頭，風送扁舟，敗牆高處是洋樓；回首舊時歌舞地，已付東流！
草木也知愁，銅鼓纔收，漁翁閒唱荻花洲；極目滄桑無限恨，往事悠悠。

予和浪淘沙一闋

飲恨在心頭，散髮扁舟，干戈擾攘幾時休；滿目瘡痍無淨土，涕泗交流。
風雨亦含愁，喪火誰

收。摧殘至此甚來由？寄語世人應夢覺，莫再悠悠。

陳敬如和浪淘沙一闋

善念在心頭，一葉仙舟，餘生殘喘盡歸休；從此東南多少士，不欲飄流。魂魄正悲愁，白骨誰收？爲安窀穸掩松楸；無復天津橋畔路，鬼泣啾啾。

十八日，偕敬如至紫竹林訪貝爾榜，商議赴京事。到張宅晤德璘，擬由會中及本地紳董集資設立便民質庫，懇德璘爲之保護，當蒙允諾，惟必須先將資本存在銀行，以後陸續支用。晚間張少篤名

熊、侯來見，談及此間楊柳青地方，有石三爺者，深明大義，毀家紓難，保全桑梓。又有王家口縣丞景星泉

浙江當拳匪擾亂之時，有三洋人避難在蘆葦中，將至餓斃，由該縣丞救出，護送到津。洋人感活命之恩，

酬以玉帛，景丞堅謝不受，並云：『保護本是地方官之職，何敢受謝。』洋人以景丞不受謝禮，心總不安，遂易以金銀，景丞更不敢受，對洋人云：『如必欲謝我，請索一事，此後大兵如到王家口，給我憑據，不得擾害百姓，倘蒙慨諾，受惠多矣。』洋人云：『如此與汝無益。』景丞告以『我係地方官，百姓卽我之子民，我之所以能保護諸君者，亦因是地方有司，分所應爲；况當日並非某一人之力所能救護，更賴紳董協助，諸君得保無恙，則王家口之百姓，理應保全。我爲地方官，保全我之子民，何得謂之無益？諸君能允甚感，否則我亦不敢領謝，請從此辭。』洋兵一再躊躇，『此事非我等所能專主，必須請京中提督示，方

能給發憑據，但感君高誼，不敢憚煩，當爲之電達請示。」嗣得提督復音，准給據保護，王家口得賴以安。嗟乎！晨門下吏，尙能不亢不卑，保全寸地，夫亦可以風矣。

十九日，徐壽伯來見，談及義和拳起於山東，初名「笑吳拳」，係笑姓吳姓兩村所創始，故名「笑吳拳」。山東巡撫毓賢加以美名，改爲義和拳。偕敬如至紫竹林訪貝爾榜，取銀，朔風撲面，已有嚴寒氣象，晚間張少篤來談。

二十日，與美國紅十字會約同赴京。晨起登舟，候至傍晚其船始來，用小火輪拖帶，我船追趕不及，仍復上岸。天已昏黑，路遇德國醉兵一隊，先將繙譯雍俊卿之帽攫去，予手提外國皮袋，所藏銀鈔現洋甚夥，醉兵見予西人裝束，直目屢視，不敢相近，祇得硬着頭皮向前行走，然心中甚爲驚懼，忽見有日本巡捕房，隨即入內，備述情形，承派兵兩名護送至針市街寓內，此次日本兵極爲整肅，保護周至，津人無不感之，予亦深受其惠，否則不堪設想矣。

二十一日，仇篆青來見，談及青縣知縣被害狀，甚爲慘烈。知縣沈正初，浙江湖州人，平時官聲甚好，自持廉儉，此次洋兵往攻青縣，沈公恐百姓遭殃，與洋兵約，願供支應。無如地方清苦，洋人需索甚苛，力難支持，遂爲洋兵所殺，以爲沈公失信，分割其肉，尸無完膚，由地方諸董事爲之棺殮。午後楊莘伯名崇伊，常從都中送難民來津，晤談良久，知和議尙無頭緒，德國聯軍總統瓦德西住居禁城內儀鸞殿，各國公

使均不以爲然。保定藩臬及清河道某，城守尉某，候補道譚某，由洋人審得罪皆應斬，請總統瓦德西定議，聞瓦德西批飭將藩司及城守尉在保定處斬，臬司及清河道送天津都統衙門審問，譚某解津處斬。監司大員，遭此凌辱，言之痛心。惟譚某係江西人，指分直隸候補道，目不識丁，此番假義和團爲由，營謀統領，縱兵搶劫，得銀數十萬兩，其子某當義和團頭目，擄去妓女數十人，逃避滄州。若譚某者，不獨外國審問應斬，即中國罪律亦當斬首耳。

二十二日，安平輪船開往上海，裝回被難士商一百餘人，午後楊莘伯劉吉六名光康廣東人來訪，吉六談及由津坐火車至塘沽，甚屬危險，惟見我會中司友劉錫九來往無阻，極贊其辦事能幹，不易多得。傍晚邀山海關馬隊營官他拉貝，天津法國統領華勒脫，天津城內法兵頭俞貝德，至義和成夜飯，各兵官均欲揚我會中辦事之善，予亦稱謝其在津保護之德，盡歡而散。歸寓與敬如論及此番變局，誤於不通洋務者，惟有怨恨畏懼，而不知自強；又誤於熟悉洋務者，祇知諂媚逢迎，而不知大體，所以至有今日。然與洋人交涉，不在能通語言文字，第一要明白道理，遇事能據理力爭，洋人自然敬服，從前有一熟悉洋務之大員，時常餽送洋人禮物，深爲彼族所疑，以某大員幣重而言甘，必有所求，互相告戒我輩毋受其禮，切勿爲其所誘。大員一日又送洋人之夫人牡丹花數盆，夫人大怒，西俗以送玫瑰花則喜，送牡丹花爲大不敬，該大員雖平時自負爲熟悉洋務，而於往來細微之道理，尙貿然不知，我中國熟悉洋務人員，大

率類此，言之可歎。

二十三日，敬如搭火車坐公平輪船回申，予與敬如由申來津三十餘日，行坐相依，患難相扶，一旦君欲先歸，如失左右手，臨歧珍重，不禁黯然。予亦於是日與美教士同伴入都，下午登舟，開至東浮橋駐宿。

二十四日，大風甚寒，冰稜下流，舟行頗遲，開至北倉駐宿。但見頽垣裂瓦，雞犬無聞，北人最敬武聖，村村廟祀，一路都爲洋兵所毀，佛寺亦無有瓦全者。

二十五日，風止，河凍甚堅，舟子不肯行，予亦心灰，擬作退計。忽爾南風大作，頓覺緩和，冰凍亦解，既蒙天佑，助我成功，予遂決意前進。開至楊村駐宿。沿途人跡稀少，骷髏甚多，欲爲掩埋，無可下手，未免負疚於心耳。此地爲俄法兵所佔，終夜吹號不絕。

楊村舟中和敬如天津感事詩原韻

慈航北渡亦前因，滿目淒涼過析津，五色旌旗成列國，萬家燈火盡夷人。瘡痍莫補彌天恨，征戰難收捲地塵，誰謂河山可無恙，夜來鬼泣尙頻頻。

和敬如救濟善會詩原韻

普念慈祥渡海來，歡聲動地若聞雷，扶危救困心存久，冒矢衝鋒志不回。莫謂回生無妙藥，應知濟

世有良材，博施愧我難償願，感激何須到夜台。

二十六日，風和日煖，舟行甚利，開至河西務駐宿。此地爲日本及英人所佔，甚爲安靜，岸上有唱大鼓書者，頗似承平氣象。

二十七日，天寒微陰，開至馬頭駐宿。此地爲日本及英人所佔，亦甚平靜。

二十八日，二句鐘抵通州，倉米搶掠一空，城內房屋都被焚毀，較之天津，遭禍更烈。

二十九日，晤李友三楊彝卿，商議京中被難官商赴津事，共計回南二千餘人。十句鐘上車，由石道進京，沿途房屋雖未盡毀，室空人杳，甚覺淒涼。入齊化門，經日本管守，城樓及城門均爲砲傷，至東四牌樓錫慶堂暫寓。

三十日，邢子言來見，備述被搶避難情狀，聞之酸心，明時李闖入寇，無此酷虐。城內地安門及西四牌樓一帶，均成焦土。前門外至珠市口及崇文門內東交民巷，無不被焚。惟齊化門內至東四牌樓及彰儀門內至虎場橋一帶，尙稱完善。午後到賢良寺，謁見傅相，蒙獎在津所辦各事甚妥，並勗以勉力行善。當時洋人已將入都，有某旗員盼望五台山和尙來京，可保無恙。如此大軍務，並無偵探，洋兵已到東華門，尙以爲二毛子來攻耳。

十月初一日，于晦若來談，京中尙有被難官商四百餘人，急欲出京，屬予設法保護，始終其事。同人

錢蔚芝出城訪友，歸來已晚，行至大柵欄，遇德兵五人，將其身藏銀洋悉數收去，並奪去馬褂一件，不敢與爭，遂在城外借宿。

初二日，至順天府衙門訪福島將軍，適值他出，未晤。詢知賓所給一憑條，方能出來，文曰：『出門之證。』到門口由值班兵收去。同人卓彤齋由化石橋來寓，途中印度兵搶其風帽，戴在頭上，大笑而去。

初三日，到順天府訪福島，詢悉住在東四牌樓四條胡同，遂至旅宿奉訪。進門後，見有日本兵四名，由一中國白髮老翁教習華語，予將名片交日本兵傳入，俄而請見，握手道故，暢論時事。福島云：『中國人至今無一醒者，尙在醉夢之中，吾輩亦甚爲擔憂。』予欲送被難官商由旱道出京，託爲保護，承允設法，約予翌日再往。午後汪蘭楣來，談及許袁被害時，同人往求崇宮保徐中堂保救，因二公聖眷甚隆，尊爲國老，或能挽回天心。崇宮保尙允爲商議，徐中堂云：『此等二毛子，多殺幾個甚好。』當洋人入京時，崇宮保家掘一地坑，全眷跳入，活埋盡節。宮保在保定，聞信自縊。福少農家眷九人，亦投井而死。

初四日，到大甜水井，與鐵雲暢談，知某君放九門提督，欲調旗兵點名，商之英國提督，不允，並云：『某君雖放九門提督，試問那一門是提督所有？如調旗兵至三十名，我即開槍打死。』順治門外南橫街一帶，歸美國人暫行管理，由惲薇孫閣學邀集京官設立安民公所，聞有五城御史某上訴慶王，此事應歸五城御史辦理，惲閣學等不能越俎代謀，甚爲憤懣。至賢良寺晤楊彝卿，徐次舟，楊廉甫，于晦若，諸公

云京城第二批人由楊村坐火車到塘沽，因無輪船，至今四百餘人露宿兩夜，予到通時力勸改由水道上輪，彝卿固執不從，今事至此，悔已無及。在賢良寺早飯，午後到西堂子胡同訪張燕謀閣學，晤談良久，知京津各處共死中國教民一萬五六千人，外國教士祇死數十人。

初五日，往謁慶邸，出門未見，相遇於途，前後有日本兵三人保護，路過後門，城門盡毀，不勝故宮離黍之怨。慶邸府門口有日本兵持槍守護，李中堂所寓賢良寺門口有俄國兵守護。

初六日，至賢良寺與楊彝卿敘談。

初七日，訪劉鐵雲，商請美國派兵保護被難官商出京事，談及各國公使已將條款商妥，電知其政府，候復再與我開議。午後黃孝淑來見，備述洋人於七月二十一日十句鐘進城，兩宮於六句鐘出前門走避，情形甚慘。孝淑亦於二十一日十句鐘隨武衛軍出城，追駕不及，隨避鄉間，至二十六日回京。午後丁瑾臣來談，知洋人入都時，聞大小京官爲洋人所迫，不可勝記。兩宮路經宣化府，有知府李某極有肝胆，趕辦衣服，連夜進呈，當蒙召見，先至軍機，剛毅慢不爲禮，李某已覺氣憤，剛毅問：『汝卽宣化府李某乎？』對曰：『是。』剛問：『命汝備辦衣服，何以如是遲誤？』對曰：『昨夜業已進呈。』剛又云：『何以主上尙服元青外褂？』對曰：『此皇上以宗廟社稷爲憂，不敢更換他服，否則實非外臣所當知，可恨誤國大臣，此時尙不知維持社稷，猶復拘此微細禮節，實屬可殺！』遂將剛毅大罵，正在相爭，傳旨入見，面奏

剛毅有可殺者數端。太后命略近前跪，告以此事非剛毅一人之罪，未便遽加嚴譴，退出。奉恩旨賞三品卿銜，隨蹕西行，復報効銀一千兩。行未一日，仍令回省，開缺另用，此由剛毅之要挾，太后亦無如何耳。當時陳澤霖兩人所帶之兵，望見洋人，即行潰遁，隨至通州，放火搶擄。張春發所招八營，亦是烏合之衆，沿路散逃，將永清縣圍困，意欲屠城，由知縣解出銀二千兩，米五百石，以供軍食，城始解圍。李秉衡統兵出城，並未與洋兵交戰，四散分逃，退至長新店吞金而死。又聞許袁二公未被擊之時，蒙皇太后召見，猶侃侃而談，皇上對之垂淚，蓋知其死期已至，故不覺泣然也。

初八日，出城，至天壇謁美國提督鵠飛，但見端門午門大清門洞開，行人出入無阻，予由東交民巷出大清門，甚覺惶悚，速令車夫改從旁門繞道，路人皆笑其迂。天壇房屋盡爲改築，或開旁戶，或啟窗牖，大有久假之意。午後進城，至美國欽使署晤公使康格，暢談時事，并謝其允爲派兵保護被難官商出京。初九日，晨起，至賢良寺合肥相國處辭行，蒙以辦事能幹，頗有膽識獎許，并由濟急會撥助銀二千兩，電諭上海招商局再撥兩輪來津候用，臨行諄囑明春必須來京接辦。

初十日，九句鐘登車起行，共計被難官商二百餘人，裝車一百六十餘輛，由美國派來兵官兩人馬隊百名護送出城，齊化門一帶，觀者如堵牆，至張家灣駐宿。

十一日，至河西務駐夜，一片瓦礫之場，祇得車圍露宿，早晚僅以粥餅充饑，所幸月明風靜，甚覺平

安。

十二日，至楊村駐夜，亦復露宿車中，予與楊彝卿在日本伊藤車衛旅舍借寓，同榻談心。洋兵入城時，聞有某中堂之子跪求其父殉節，中堂問：『汝將何如？』對云：『當從父死。』中堂遂自縊，其子並不隨死，腆顏人世，可笑可恨。

十三日，下午三句鐘到天津，在浙江海運局下車，沿途觀者甚衆，途中承美兵官拔克達保護周密，同人咸交口感謝。

十四日，天雨，牽羊擔酒至美兵官處謝其保護周妥，遂回針市街寓中，知前月二十五日貼鄰失火，惟火神廟巍然獨存，若非天佑，安能如此？傍晚大雪。

十五日，天雪，邀美兵官至義和成酒敘，盡歡而散。午後放晴，大風，接廈門陶心雲來函，并七絕五首。純伯吾兄，創救濟善會，天下響應，近航海北行，可當義勇矣，敬賦五詩，以志欽佩。

陶濬宣

救濟會原紅十字，溫拯寧止活千家，登高一嘯羣山應，大地春回頃刻花。漫天烽燧燭京華，滿地榛蕪突豕蛇，爲問北鴻經過處，津橋還見幾人家？年年方朔餓金門，況厄紅羊浩劫塵，行乏裝纏居乏食，較量辛苦百齊民。北圻千里慘烽烟，南服高安枕席眠，造物循環寧獨厚，思量何以答皇天。北望燕台舊酒儔，恨難指困與分憂，太倉一粟成慙負，空典秋風季子裘。

于時客廈門，典物得黃金，勉爲

之創，以勸募盧紳，已集五百金矣，冀成千金，頗不易。

十六日，大風，午後李友三來譚，知某尙書寓中衣飾爲德兵搶去，親至暫行管理地方事務德國知府衙門控告，知府對以衣飾可還，惟兵糧須汝供應，尙書不敢爭論，廢然而返。

十七日，至海運局，送京中被難官商登輪，與戎樹屏暢談，知保定府有耶穌教穆姑娘者，平日捨衣施藥，活人無算，此次爲義和團所殺，并兄嫂及姪均被害。其姪係義和團中之小孩手刃，臨刑時穆姑娘云：『我救汝北方人不少，況耶穌教教士向不庇護教民，如果涉訟，即令出教，亦遭此禍，豈非天數？』城中父老聞穆姑娘遭禍，無不下淚。時聞候補道譚某爲洋人殺於天津，當津城失陷後，譚某攜帶義和團七人往保定城，謁某方伯，言此團目可以保護閣府，方伯不敢允諾，送之出城，爲地方紳商所知，將義和團七人追而殺之，獲譚某，囚之於獄，及洋兵入城，提出質訊，堅言藩台係是同黨，所以某方伯亦被殺。惟常日義和團折毀教堂，某方伯賞給頂目十人五品頂戴，此某方伯之非，某方伯受刑後，其妾將屍縫好，吞烟自盡，節烈可嘉。

十八日，晨起，到紫竹林美以美會，謝其教士保護赴京。至德璫璘漢納根丁嘉烈處，均出門未晤，途遇日本人出殯，亦用木主。本地各紳董因子將返滬上，在慶興館設筵餞別，言詞感激，出於肺腑。有劉老榮者，北京人，歌唱度日，其境甚窘，其守甚廉，知有南方善士在座，忽來高唱數闕，抑揚慷慨，頗足動人，予

贈以番佛，不受而去，殆亦當世之隱君子歟？

十九日，八句鐘，由紫竹林坐火車到塘沽，上協和船回申，四句鐘開輪，行未數里，冰結甚厚，約有尺許，停輪守候。

二十日，午潮，開行十餘里，至大沽砲台前，又復冰阻，舟中被難官商男女大小二百餘人，進退維谷，幾有絕糧之厄，予心甚爲焦灼，終夜不寐，咳嗽大作，書疏登舵樓默禱。

二十一日，天未曉，四句鐘即起，登舵樓促船主開輪，船主因不諳路徑，黑夜畏行，直至六句半鐘方開，潮水已退，舟稍行動，復又擱淺，祇得再等晚潮。鐘鳴五下，水忽大漲，約有丈餘，予知有神助，逼令船主放膽開輪，居然出險。

二十二日，午後三句鐘抵煙臺，停船裝貨，與同船孫淦實甫暢談紅十字會利益，實甫亦有志之士，爲日本赤十字會社員。

二十三日，輪泊煙台，予登岸至招商局分局，晤李君載之，知有永平府重陽谷，副都統福錫山，爲俄人押送至山海關，由山海關送至旅順，由旅順送至煙台，寓榮陞棧，甚爲貧苦，予派友邀二公至登瀛洲酒樓一敘，擬護送來南，再定行止，奈二公已由東海關電達東撫袁慰帥請示，未便擅離，祇得各道珍重而別。天雪，返輪，聞增將軍俄人勒令照舊辦理地方事務，每月致送薪水，照中國廉俸酌加一倍，惟有地

丁捐稅，均由俄人收管。

二十四日，天雪，午後一旬鐘展輪，風浪甚大，船中嘔吐之聲，不絕於耳。

二十五日，天晴，風浪稍平，不能起坐。

二十六日，風平浪靜，午後二旬鐘抵申登岸，是役也，共援出被難官民五千五百八十三人，運回旅柩一百三十六具，拾埋碎骨七十六箱，又裝大包三十七包，檢男骨六十一箱，女骨五十五箱，安埋碎棺四十八具，醫藥惜字等項，另有細單，茲將歷次人數開列於後。

愛仁輪船於九月十三日出口，載難民一百七十一名；安平輪船二十一日出口，載一百五十一人；公平輪船二十七日出口，載二百十五人；協和輪船二十九日出口，載一百七十一人；泰順輪船十月初二日出口，載七百六十人；愛仁輪船第二次於初八日出口，載二百十人；安平輪船第二次於初九日出口，載七百十五人；新裕輪船十二日出口，載四百九十六人；普濟輪船十四日出口，載三百二十八人；泰順輪船第二次於十六日出口，載一百四十四人；協和輪船第二次於十九日出口，載二百二十二二人；又由京來津官商人等，經津局照料來滬者計二千人，共五千五百八十三人。

記天津富戶王某事

王某者，天津城內之巨室也。擁資數百萬，家藏以珠寶爲最富，當七月十五日，各國洋人先令城中

富戶，供應餉銀一百六十萬兩，兵丁入城，尤不騷擾。津人按戶勻攤，應派王君出銀三十萬兩，此公慳鄙性成，分文不允。其餘如張某楊某亦津城巨室，富不及王君，每家派出銀二十萬兩，張某已慨然允諾，忽有老夥計對張某云：主人與洋人素來交善，即洋兵進城，必不擾我，何苦以此巨款，保護他家，張某聞之，欣然，亦不肯出，祇有楊某二十萬兩無濟於事。洋人候至十九，城中杳無回音，遂入城擄掠，百姓塗炭。先將王君家宅焚燒，其屋後另有暗室，埋藏金銀珠寶，外築短牆以蔽，不料洋兵入其家，有築牆工匠爲之先容，即將短牆拆去，所有金銀珠寶，悉數掘去，蕩然無存。嗟乎！世之見小失大，惟利是圖者，其以天津之王某爲戒鑒也可！

附錄申報所登公啟一則

京津善會有二：一曰救濟會，係陸純伯部郎仿照紅十字會例首先創辦；一曰濟急會，係盛京卿諸公鳩資成之。陸部郎在天津保定附近州縣，接出避亂官民眷屬甚多，係請德法各國保護，由會中人等手執會旗，往來照料，奔走不遑，天津保定來南之人莫不頌聲載道。部郎因津保諸事，均以布置妥善，遂於九月二十八日入都，適值濟急會所定三十日一批，爲人數衆多，不能起行，愁歎交作，合肥中堂飭令陸部郎接手代辦，惟時通州內河業已封凍，非由陸路乘坐騾車，不能赴津，艱險倍常，殊形棘手。部郎帶繙譯雍劍秋商懇美國欽差康格君轉請美國總提督鵠飛君保護，因京津一帶陸路駐

紫各國兵丁甚多，且沿途匪類出沒不常，必須多派兵隊方足以資保護。旋由鵲飛君派出兵官拔達克君，帶領馬隊百餘名，馬車二十餘輛，於十月十日隨同陸部郎保護官商家眷等車共三百數十輛，出齊化門起行。美兵士均披黃襜褕，戴貂冠，御貂手套，鞍勒鮮明，戈仗晃耀。是日宿張家灣，該處兵燹之後，闔無人跡，各就破廟以居。突有某國兵戴紅圈藍帽，向一紀姓者擾鬧，美兵隊聞知，當向追捕，並分班值夜，梭巡達旦，賴以安謐。次日，宿河西務，各國游弋兵丁，尤覺其夥，拔達克君恐零星散處，難於保護，爰以兵法部勒中國驢車，擇一空地，列爲方城陣式，而令婦女老弱居車城之中，派以保護兵隊居車城之外。擐甲屬兵，如臨大敵。陸部郎亦與執事諸人同甘共苦，露宿荒郊。車頭人役所預備之公館，部郎堅不往住，親與繙譯查至天明。以故出入虎口之中，毫無驚險。其宿楊村亦然，惟過楊村之大橋，萬分險隘，有某某國守兵，因見捆載繁多，少婦弱女，絡繹於道，耿耿虎視，大有垂涎之意。拔達克君親率兵隊往返巡查，見有欲揭婦女車簾之某國兵，即以洋槍相擬，某國兵抱頭鼠竄，始皆不敢有犯。拔達克君每過要隘之處，輒令兵隊分紮兩頭，必俟中國車輛全數過清，方行導引前進，並不准車夫爭先搶路，必魚貫而行。復階陸部郎一一點視，日凡數次，亦云勞矣。而拔達克君之部下某什長，於過橋之時，因招呼某姓家眷口，十分忙急，竟從馬上墜落，受傷甚重，現在不知其痊癒否也。雪地冰天，苦辛萬狀，馬匹頗有凍斃者。所有尾批送回之華人，莫不感激美兵官拔達克君之辦事認真，提督鵲飛

君任用得人，欽差康格君一視同仁，真能令我華人心折也。然非陸部郎之推心置腹，爲洋人所深信，安得有此履險如夷耶？陳亮伯丁瑾臣周雅章林梅貞丁子襄等謹啓。

庚子拳變日記（由洋文轉譯）

景善

景善者，滿洲正白旗人，生於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於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即同治二年，爲翰林院學士，尤以理學著名於世。次年轉內務府官，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即同治八年，升內務副大臣。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即光緒五年，升內務正大臣。其父桂順，在道光朝爲都統，甚得信任。景善之家，與葉赫那拉有戚誼，與滿洲各貴族皆有關連，因之景善於朝廷鉅細之事，皆詳悉無遺。凡都中勢要各官，無論滿漢，景善皆能知其意向與行事。在內務府數年，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即光緒二十年，退職家居。景善曾爲端王瀾公及惇王子之師，故與主持拳匪首領皆甚親切，而能知其詳。渠頗不以拳匪之騷擾京都爲然，其本身之境遇，極爲怨苦。開戰之動機，拳匪之暴亂，甘兵之野蠻，洋軍之侵入，及其家庭之苦楚，婦女之詬誶，其子不孝之狀，皆詳載於日記之中，閱之酸辛，視其他傾家敗產者尤不同也。至西歷八月十五號，聯軍入京，太后出走，景善之妻妾及子媳皆自盡死，景善亦爲其長子恩珠推入井中，恩珠後爲英兵槍斃，因其收藏身帶兵器之拳匪故也。日記之首，載一千九百年正月至八月之事，皆無大關係者，予所擇錄者，乃當年夏間如癡如狂之慘劇，及太后之意向，宗室王公極愚至拙茫然不知世事之情形。此日記譯者，於八月十八號，得於景善家中，正騷亂之時，幾爲色克斯所沒燒，幸而得存，可以考當時之實情焉。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瀾公來坐，談義和團事甚詳，言義和團起於山東，今巡撫毓賢獎勸之。又談昨日召見事，言昨日除召見軍機大臣各部尚書內務大臣外，又召恭王，瀛貝勒，濂貝勒，端王等入見，議廢立之事。老佛曰：『今上之立，國人頗有責言，謂不合於繼嗣之正，况我立之爲帝，自幼撫養，以至於今，不知感恩，反對我種種不孝，甚至與南方奸人同謀陷我，故我起意廢之，選立新帝，此事於明年正月元旦舉行，汝等今日可議皇帝廢後，應加以何等封號，明朝景泰帝當其兄復位之後，降封爲王，此事可以爲例。』太后語畢，諸人相顧無言。良久，徐桐奏曰：『可封爲昏德公，昔金封宋帝，曾用此號。』太后意可。太后又曰：『新帝已擇定端王之長子，端王秉性忠誠，衆所共知，此後可常來宮中，監視新帝讀書。』軍機大臣孫家鼐廷爭，請太后勿行廢立之事，言若行此事，恐南方有變。選擇新帝之意，常在太后心中，當俟諸萬歲後，方可舉行。太后聞之，甚爲不懌。謂孫曰：『這是我們一家人合議，兼召漢大臣，不過是爲體面，此事我亦告知皇帝，帝亦無言。』太后命諸大臣皆至勤政殿恭候，俟太后皇帝駕到，閱視立嗣之諭，其禮節則定於新年元旦日舉行。於是衆大臣皆遵旨至勤政殿。數分鐘後，太后乘轎而至，諸人跪接，有太監數人隨駕，太后命在外邊等候，使李蓮英往請皇帝，帝亦乘轎至外門下轎，向太后拜叩，太后坐殿內寶座之上，召皇帝入殿，帝復跪下，諸王公大臣仍跪於外。太后曰：『進來不用跪下。』令皇帝坐。又召諸王公大臣皆入，共約三十人，太后重述前意。皇帝曰：『太后所說極是，我意亦同。』此時軍

機大臣榮祿以所擬諭旨呈太后閱看，太后看過，即發下，亦未與皇帝一言，但商議選擇嗣子事。議既定，諸王公皆退，唯軍機留俟後旨。故以後之事，瀾公不知，瀾公言觀皇帝神情，如在夢中。

三十日，除夕，劉順爲予剃頭，渠今晚歸家過年。大兒恩珠音譯向予索銀五十兩買銀鼠外褂，此子性情悖逆，甚爲不孝。是日齊秀成音譯來拜，言其岳父毓賢將簡放山西巡撫。太后前日召見，甚贊其在山東任內之治績。毓賢時往端邸密議，端王言我若得總理衙門差使，與洋人交涉，必無困難之事。端王性情暴躁，舉止粗鄙。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元旦，予今年七十八歲，諸子欺予耳聾，無所不爲，皆不肯向上學好，予家風墮矣。余二十餘歲時，文學卽已有名，曾蒙道光皇帝稱獎，賞予御書一軸，上寫朱子語類。今年有閏八月，人皆謂不祥之兆，蓋以前每逢閏八月，則是年必有變故也。新帝本定於今日卽位，但不果行，余子恩鈴告予，新年大高殿奉先殿致祭，皆係大阿哥恭代，大阿哥年十四歲，人甚聰俊，性情粗暴，致祭時由煤山步行至殿。

五月五日龍舟節，予六鐘起床，在小書房內洗臉，看門家人何貴進來，持剛毅名片，送予豬肉數斤爲節禮。彼同趙舒翹往涿州查看義和團情形，予不知其已回京也。來使言彼主人稍停卽來拜會。予子恩珠恩鈴往朋友家看戲，幼子恩銘在頤和園當差。四日內太后傳戲，予未見剛毅，想彼昨日甫自涿州

歸，尙未到差也。下午三鐘時，剛毅來拜，予留在家晚飯。渠爲人甚佳，少余二十歲，甚爲聰明，告予昨晚有外國鬼子兵隊數百人入城，彼同趙舒翹於午後四點半鐘到京，急草奏預備明日覆命，言天降義和團以滅洋人。此時端王請假五天，剛毅曾往見之，告予正在端邸談論，慶王差侍衛送信與王，言有三百洋兵於昨日午後由天津來護衛使館，並言洋兵甚少，無所妨礙，請端王知會虎神營，勿阻洋兵入城，太后已許之矣。端王詳詢侍衛各事，侍衛又言慶王曾接直隸總督來電，言洋兵未帶大砲。端王笑曰：『幾百個洋鬼子怕他甚麼！』剛毅則力勸端王下令步兵統領崇禮，阻止洋兵入城。但榮祿似已命其入城，剛毅因此事甚怒榮祿，言不明白他是甚麼意思。大約去年底端王與榮祿二人已合謀廢帝立大阿哥，端王知榮祿爲太后最信任之人，苟無榮祿之助，則彼子未必能立，但現在榮祿力言義和團之無用，勸太后勿信之，榮祿一日不贊成，則端王剛毅不能望太后以全力助義和團也。舉一事以明太后近日之意向：有一日，大阿哥同太監數人，在頤和園空地穿拳民衣服練習拳術，爲太后所見，立即傳諭，命大阿哥入房責之，並責大學士徐桐，不用心教導，以致扮成這難看的樣子。此事爲端王告知剛毅者。渠言由端王出前門，見洋兵入城，旁觀之百姓有罵者，但都不敢出頭，其實有甚麼要緊，若羣起攻之，一個也不能逃走。渠到涿州一次，深信直隸一省百姓，皆同心合力，扶清滅洋，即小孩子亦皆練習拳術。曰：『這回一定把洋人趕走了，一點也不用疑慮。』涿州縣官姓康，曾捉拿拳黨首領數人，剛毅趙舒翹皆命放之，爲

予述在涿州時，觀其操練，口噴白沫，甚覺奇異，初不甚信，後有人以槍擊之，連放數次，拳民毫無所傷，此次試驗，在縣衙門大院內行之，觀者極衆。趙舒翹言從前在陝西鄉中曾見人練習，與此相同。東漢末年黃巾作亂，其首領張角奉五斗米道，亦有法術，從者數十萬人，自言歸玉皇保佑，刀劍所不能傷。剛毅趙舒翹明日入朝覆命，將以查看之情形奏明太后，請太后信任義和團，用爲軍隊，以敵洋人，即以端王剛毅統率之，蓋北洋陸軍統領榮祿深不信之也。總管太監李蓮英亦爲熱心贊助義和團之人，時以義和團之神奇述於太后之前，然苟榮祿心懷反對，則終不能望太后之壹意信任也。況太后春秋已高，心樂和平，不願開釁，予深知太后之性情，平日極爲溫藹，好書畫，喜觀劇，但有時發怒，則甚爲可怕。當同治六年，予父爲內務府大臣，有一日忽逢太后之怒，因太監小安爲山東巡撫丁寶楨所殺，係出東宮太后旨意，太后聞之，大罵內務府大臣扶同背叛，以內務府未先奏聞也。太后言恭王將謀我之命，凡我近侍皆所不容，嚴刑拷問小安之太監，何人走漏風聲，其後查出，立命斃於杖下，此事太后蘊怒至深，經歷多年，始漸忘之。但現在太后暮年，心腸已軟，即對於洋人亦然，若得太后一言，則洋人之在中國者將立刻戮盡無餘，各處洋房亦必立成焦土矣。剛毅約坐二時許別去，渠今日尙須往端邸，冀見總管太監李蓮英也。是日工部侍郎堃岫亦來拜，言慶王於談論間時譏笑義和團，謂不值智者一笑，但在朝堂則發言極爲謹慎，數日之前，太后曾問慶王對於義和團之意見如何，慶王答言義和團可用，可以保衛國家。夜

九鐘，恩珠自齊秀成家，中觀劇歸，言人人皆譏榮祿不應許洋兵入城，齊之岳父毓賢，近日寫信來，言山西百姓入團者甚少，但彼極力提倡，使北方各省聯成一氣，以滅除洋人。外間傳言袁世凱已吃洋教，若彼在山東果壓服忠勇之義和團，則雖死不足以蔽其辜也。珠媳甚爲不孝，是晚與予妾口角，幾至相打，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予年已七十有八，時因家事煩惱，下人無禮，每使老人難堪。

五月十二日，恩銘午時來家，因昨日太后由頤和園回宮，故亦隨侍而歸也。言昨日早晨榮祿在園召見，奏拳民燒毀鐵路之事甚詳，太后聞之大驚，立即命駕回宮。觀太后心中，似乎遲疑不決者。榮祿又請開缺，苟彼出軍機，則剛毅啓秀必大得志矣。又言一路進城時，太后催轎夫快走，心中甚急，至西苑瀛秀門，皇帝大阿哥跪接入宮，立即召端王入對，良久始出。太后主意不定，皇帝則總不開口，雖太后問帝意如何，帝亦不言。董福祥亦來京，今日在殿上參劾榮祿，言京中外國使館，五日之內，即可攻毀淨盡，但榮祿從中作梗，乃朝廷之姦臣，若不乘此時機除滅洋人，則國家危矣。董乃一粗豪之人，平日對於吾滿人感情甚惡，剛毅深恨之，但今日則利用之。

五月十四日，軍機大臣啓秀來拜，示予所擬上諭一道，乃與各國開戰者，彼豫擬以待太后蓋璽，然太后尙未決定與外國開戰。下午，予往瀾公家，今日爲其夫人之生辰，予往拜壽，有義和團百餘人在彼

家中，半皆鄉民，有一團長溫順統帶之。又有小孩五六人，約十三四歲，狀若昏迷，口中噴沫，起而奮跳，執近前之物亂跳亂舞，口出怪聲，如瘋狂然。瀾公信以爲神，言其夫人時入宮中，告太后以義和團神奇之術。大公主邸亦有義和團二百五十餘人，但彼不敢奏聞，其弟載瀛亦學此術，甘勇均已入城，人民豫備出京者甚多。

五月十六日，榮祿今日入朝，軍機領首禮親王，不敢以甘勇昨日在永定門外殺死洋人之事奏聞。禮王既退，叫榮祿起。剛毅言榮祿必請太后，命董福祥帶兵出京，並以殊榮賜與殺死之洋人。榮祿奏對時，無一人在側，退出後直回其家，亦未與同僚一言。傳聞又到洋兵不少，太后將不許其入城，榮祿亦贊成之，並勸太后許京中洋人一體出城，言若攻外國使館，實與公法不合。

五月十八日，昨晚恩珠回，告予有義和團數百人已入海岱門，予患腿疾，不能出視，甚覺悵悵，遂差何慶定出觀，報予知之。予老矣，今日得親逢此盛事，真幸福也。除使館外，京中洋房皆燒成平地，一夜火光四起，殊爲奇觀。剛毅信來，言彼與瀾公往順治門，於三鐘時，指揮義和團燒法國教堂，其中教民數百，無論男婦老幼，均被焚死，臭味難聞，二人爲之掩鼻。天明，剛毅入宮，李蓮英告之曰：『老佛爺在南海西小山上，望見火光，看燒順治門法國教堂甚爲清楚。我說因洋人先在海岱門對衆放槍，激怒義和團，故殺教民以報復之。』又告訴老佛，徐相在家，爲洋鬼子所阻，不能出來，老佛聞之，甚爲惦念，命慶王向使

館言讓徐相出來。老佛見義和團如此奮勇，甚爲驚異。剛毅謂老佛現在雖未明下上諭圍攻使館，然不久必允許矣。李蓮英又告剛毅，不可稱贊義和團過甚，致起太后之疑，除榮相外，無一人敢在太后前反對者。太后現移居寧壽宮，因外間喧囂之聲，時達西苑，不能安睡也。

五月二十一日，南城大火，延燒一日。因義和團放火燒大柵欄外國藥店，遂致延燒甚廣，附近一帶銀號銀爐，均成焦土。書云：『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此之謂矣。義和團自謂有法術，只燒洋房，決不波及民居，今竟如此。義和團本是好人，但其中亦有壞人摻雜於內，希圖趁火搶劫，此等流氓，冒穿義和團衣服，以污真義和團之名譽。前門外之塔亦被火，太后命榮祿派兵把守城門，以防亂人混入內城。下午，予之姪女來家省視，此女業已出嫁，其家在外城，因街市中放火殺人，離其所居甚近，甚爲驚恐，遂移居北城。聞端王請太后派彼爲總理衙門大臣，太后命將城中洋人皆護送出京，勿令拳民攻殺。予老友啓秀及那相均派爲總理衙門大臣。那相近會上奏，請朝廷速向各國宣戰，勿待其援軍之至，太后特派入總理衙門，命其幫助端王啓秀護送洋人出城。慶王仍模稜無所可否。榮祿請外國使臣至天津，但必先免直隸裕祿之職，以防生變。是晚內子病重，口出謔語，轉側不寧，予請楊大夫來打針。

五月二十四日，昨午裕祿有奏到京，言洋人索大沽砲台，請朝廷即與宣戰。太后怒甚，立即召見軍機，定於今日集羣臣會議。端王啓秀那桐進呈外交團一照會，其言甚爲悖逆，請太后歸政，以大權讓與

皇帝廢大阿哥，並許洋兵一萬入京。此文乃假造。太后閱之怒極，剛毅告予，從未見太后如此次之發怒者。即前聞康有爲之逆謀，亦未如此之甚。太后曰：『他們怎麼敢干涉我的大權，此能忍，孰不能忍，外國人無理至此，予誓必報之。』太后盛怒之下，無論何人不能勸諫，雖榮祿亦無能爲力矣。太后告榮祿曰：『你要願意，仍可以自己去告訴外國公使，教他們前往天津，但他們既有此出奇之言，要我歸政，我不能保他們途中平安，我本不要他們的命，前並允許洋兵入城，保護使館，我一人違拂衆人的意思，壓服義和團，都是爲他們，他們竟這樣報我。』又曰：『拚死一戰，強於受他們的欺侮。』太后雖爲女人，其勇氣智力，迥非尋常男子所及。

五月二十四日，予在剛毅家中，聞彼告予今晨召見事，是日召見在鑾儀殿，軍機大臣禮親王，榮祿，剛毅，王文韶，啓秀，趙舒翹皆到，惟皇帝未曾御殿。此次與尋常召見不同，乃會議國家重大之事也。榮祿含淚跪奏曰：『中國與各國開戰，非由我啓釁，乃各國自取，但圍攻使館之事，決不可行，若如端王等所主張，則宗廟社稷，實爲危險。且即殺死使臣數人，亦不足以顯揚國威，徒費氣力，毫無益處。』太后曰：『你若執定這個意見，最好是勸洋人趕快出京，免至圍攻，我不能再壓制義和團了，你要是除這話之外，再沒有別的好主意，可即退出，不必在此多話。』榮祿乃叩頭退出。啓秀遂由靴中取出所擬宣戰之諭，進呈御覽。太后曰：『很好，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又問各軍機大臣意見如何，皆主張決裂，此時已至平

常召見之時矣。太后入宮稍息，復御勤政殿，召見各王公，如恭王，醇王，端王，貝勒載瀅，瀾公及其弟瀛貝勒，慶王，莊王，肅王以及軍機大臣，六部，滿漢尚書，九卿，內務府大臣，各旗都統。皇帝先到，候太后轎至，跪接而入。李蓮英侍於側。皇帝面色灰白，入座之時，戰慄不已。太后厲聲言曰：『洋人此次欺侮太甚，我不能再爲容忍，我始終壓制義和團，不欲開釁，直至昨日看了外交團致總理衙門的照會，竟敢要我歸政，始知此事不能和平解決，皇帝自己承認不克執掌政權，豈外國所能干預？天津法國領事索大沽砲台，業已無禮至極，若此次各公使之照會，凌辱中國主權，其爲悖謬尤甚。』太后主意堅決，向來諸事取決於榮祿者，至此亦無力迴太后之意。太后又謂諸漢大臣曰：『本朝二百餘年深仁厚澤，凡爲吾赤子，皆視同一體，無分南北，自予執政以來，謹守成憲，罔敢廢墜，租稅之輕，歷代所無，偶有偏災，立發內帑賑濟，前此髮逆作亂，朝廷指授方略，克平大難，重睹昇平，今日予等受外國欺侮，正吾全國臣民合力同心以報國家之時，奮勉殺敵，永杜外侮，果能全國一心，何難制勝夷人？朝廷平日以懷柔遠人爲心，不與深較，彼等乃誤解以爲懦弱，橫肆欺侮，今當使彼醒悟矣。本朝政尚寬大，康熙皇帝應許洋人自由傳教，此乃過於仁厚，爲後來憂患之源，夷狄不知聖人之教，遇事恆多無禮，至於其他細微之事，足以敗壞吾之風俗。自恃兵力，肆無忌憚。但今日中國人已全體發奮，數千萬之義和拳民，皆奮起以衛國家，予總覺咸豐十年英法聯軍走得太容易了，彼時若有一得力之軍，截而殺之，即可轉敗爲勝。但至今日，予等報復之

期已至矣。』語畢，又問皇帝之意如何，皇帝遲疑良久，乃請太后聽榮祿之言，勿攻使館，護送各公使平安至天津。又言此大事，不敢決斷，仍請太后作主。趙舒翹奏請明發上諭，將內地洋人滅除淨盡，以免其爲外國間諜，洩露國內之事。太后命軍機斟酌此議奏聞。趙既退，滿人立山，漢人許景澄、袁昶，以次進諫，謂以一國與世界各國宣戰，必不免於敗壞，恐釀瓜分之禍，且內亂必乘機發生，極爲危險。袁昶並言：『臣在總理衙門當差二年，見外國人皆和平講禮，不信有請太后歸政之照會，據臣愚見，各使必不致干涉中國內政。』端王聞之大怒，斥袁爲漢奸，問太后肯聽此漢奸之言嗎？太后責端王言語暴躁，命袁昶退出，自此無人敢進一言者。太后即命軍機宣布開戰之諭，傳達各省。又言當先致祭太廟，派莊王瀾公爲團練大臣。又命明白通知各使，有願今晚離京者，即由榮祿保護送至天津。命軍機勿散，以待後命。於是除端王瀾公二人外，餘皆退下，二人尙須獨班召見也。此次會議，徐相亦到，渠由公使館地方逃出，太后賀其平安。瀾公奏聞太后，言彼觀義和團練習時，忽見玉皇降臨，稱獎拳民之忠勇，太后言唐武后當國之時，玉皇亦曾降臨，與今日的事同，既有神明護佑，不難滅盡洋人也。未時，剛毅入宮，見慶王在軍機處，神色驚惶，問之，乃知有一滿洲兵丁名安海者，至慶王處報告，言有二洋鬼子坐轎在東單牌樓經過，彼擊殺之，蓋端王啓秀出有告示，令各兵如遇洋人即殺之，此次所殺二洋人之中，有一人爲德國公使，安海報告慶王，冀有不次之賞也。端王聞知此事大樂，慶王與剛毅商議，欲將此事奏聞太后。剛毅言：『

殺一兩個洋鬼子，算甚麼大事，不日即將各使館掃滅淨盡，現殺死一個公使，什麼要緊。」但慶王意見不同，反復言殺死外國公使之重要，謂此事關係極大，以前所殺洋人，不過是傳教的，今係使臣，必動各國之怒，觀咸豐十年拘執英國議和使臣之事可見也。軍機入見，禮王將此事奏聞，又言此係洋人自取，彼先以槍擊人，人乃還擊之也。太后聞之，急召榮祿入見，剛毅因供應拳臣甚忙，未俟榮祿之到，即先行，故以後之事彼未知也。予正寫日記時，衆人告予槍子飛轟於頭上，予耳聾竟不之聞。恩珠言甘勇已在圍攻使館，榮祿護送使臣至津之舉已完全失敗矣。予僕劉順請假七日回家，官民紛紛出京者甚多。

五月二十四日戌時，恩銘來家，言董福祥手下之兵捉一洋鬼子，以刀向之，洋人口中咕咕呱呱，不知所說何語，此兵以刀傷之，帶至莊邸，將處以死刑，此兵將獲上賞，其餘之洋人鑒之，此人即彼等之榜樣也。榮祿前已預備護送各使至津，其手下有滿兵二千人，均已布置妥帖，但太后不肯阻止甘勇圍攻使館，言各使如願同榮祿出京，可聽其便，若留京不去，則是自己討死，毋謂未先通知也。瀾公差人來請予明日至其家中早飯，渠近日公務甚忙，但彼兄弟二人尊敬其師，未嘗失禮，雖性情暴烈，好勇鬪狠，而有時亦甚溫雅也。齊秀成差人來，問余等願遷居彼家否？因予所居離開仗處頗近，槍砲之聲甚大也，但予耳聾，尚不覺之。齊秀成曾寫信與其岳父毓賢，告知近日召見之事，瀾公寫信來，言今日下午，某人原書告端王啓秀，前所殺德國公使，以漢奸袁昶之命，已經棺殮，某人請端王戮其屍，懸首於東安門，袁昶

爭之，言在總理衙門親識德使，不忍其暴屍於外，引孟子人皆有不忍之心云云。此等漢奸，竟表同情於吾上國之仇敵，可奇矣。

五月二十五日申時，予欲往瀾公處，轎夫逃走，不得已，坐車而往。端王剛毅載濂及軍機皆在座，又有崇禮，新派爲步軍統領者。端王今早曾蒙太后召見，兩宮由西苑搬入大內，從西苑門至西華門，沿路有拳民排列護衛聖駕，太后賞銀二千兩，親對莊王稱拳民之忠勇。又謂端王曰：『洋人命運該絕，如魚在釜中，予四十年來忍辱含垢，臥薪嘗膽，以謀報復，如越王勾踐之心，未嘗一日忘之。予待洋人，不可謂不寬大，從前我不是請公使夫人到西苑遊玩嗎？現在全國一心，敵愾同仇，必能戰勝無疑矣。』予知端王急盼太后立其子大阿哥爲帝，不幸兩江總督劉坤一極力反對，此人在太后前勢力頗大。今年二月，劉在京，曾力斥義和團之妖妄，並敢諫阻立大阿哥爲同治皇帝之嗣子，苟無劉坤一之反對，則大阿哥久即帝位矣。故端王深恨之，劉在京於第二次召見時，曾對太后言若有廢立之事，則兩江士民必起義憤。然此亦何礙？皇帝在位中，已致國家於危難之域，端王何不啓奏太后，速立其子爲帝耶？若然，則董福祥之兵及端王所統之滿兵必皆擁戴之。但榮祿亦懷反對，太后甚信其言，榮祿之妻亦爲太后所悅，常在宮中。

五月二十六日，往禮邸，予之轎夫，非回鄉，卽入拳民之夥，不得已坐小車而往。恩珠恩銘欲招拳民

百人來家中練習，但彼等既來，則須供應其火食，費用頗爲不資，雖今日舉國之人皆當加入義團，然當此艱難之會，卽供應拳民，予亦不能不加以吝惜，蓋今已至米珠薪桂之時矣。昔梁太祖弟蕭宏，性好蓄積，每積至百萬錢，則加以黃籤，至於千萬，則標一紫籤，親戚皆怨其吝。予老矣，頗師蕭宏之所爲，諸子每欲動予所蓄，然不能如願也。予至禮邸，見禮王心頗煩悶，渠家蓄積甚富，既爲軍機領袖，又懼其責任太重，才具平庸，予不解太后何以選彼爲軍機領袖，使繼恭王之任？被告予，劉坤一有一電奏來京，極力攻擊拳民，太后見之心頗不懌。劉又有一私電致榮祿，請其設法禁阻。榮祿覆電如何，無人知之。其電奏由保定加緊遞來，中言荀禦外侮，則臣當立即帶兵北上；若屠戮使館中孤立之數洋人，則不願以堂堂中國之兵隊作此用也。太后硃批大致言南北相倚，不可歧貳，該督當粵寇之亂，久歷兵間，自必深明此義；又引左傳唇亡齒寒以爲言。莊王出示懸賞，以勵殺敵，殺一男夷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女夷者，賞銀四十兩；殺一稚子者，賞銀二十兩。予正與王談論時，榮祿來拜，形容憔悴，步履蹒跚。既入座，大聲斥責拳民，謂必無好結果。又言：『予過後門時，拳民竟敢大聲罵予爲漢奸！』予口雖不言，心思此名實爲相稱。榮祿之爲人，性極堅毅，乃滿人中之至強者，在太后前勢力極大，予深恐其敗拳兵之事也。回家後，聞端王莊王派兵圍攻法國禮拜堂，其處只洋兵數人守之，距禮邸不過一箭之遠，由邸往西華門，必由堂前經過，禮王明知必有攻擊之事，而不移避者，恐一移動，則邸中財物將被劫也。此禮拜堂不數日遂燬，予家中

近日已住滿拳民及甘勇，直不能更名此屋爲予所有，禍皆起於洋鬼子，令予受此擾亂，思至此，曷勝憤恨。是日戌時，聞榮祿發一電由袁世凱轉致江鄂廣諸督，禮親王抄稿送予，予將祕藏之，其文如下：『尊電敬悉，以一弱國而抵十數強國，危亡立見。兩國相戰，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創業艱難，一旦爲邪匪所惑，輕於一擲可乎？此均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上自九重，下至臣庶，均以受外欺凌，至於極處，今既出此義和團，竟以天之所使爲詞。區區力陳利害，不能挽回一二，因病不能動轉，假內上奏片七次，無以免力疾出陣，勢尤難挽。至諸王貝勒羣臣內侍，皆衆口一詞，諒亦有所聞，不敢贅述也。且兩宮諸邸左右，半係拳會中人，滿漢各營卒中，亦居大半；都中數萬，來去如蝗，萬難收拾，雖兩宮聖明在上，亦難沮衆，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嗣再竭力設法轉圜，以圖萬一之計，始定在總署會晤，冀可稍有轉機，而是日又爲虎神營兵將德國使臣擊斃，從此事局又變，種種情形，千回萬轉，至難盡述。慶邸仁和，尙有同心，然亦無濟於事。區區一死不足惜，是爲萬世罪人，此心唯天可表，慟慟！本朝深恩厚澤，惟有仰列聖在天之靈耳。時局至此，無可如何，沿江沿海，勢必戒嚴，尙希密爲布置，各盡全心，祿泣電復。』

又聞張之洞亦有電奏來京，自矢忠誠，言臣應否帶兵北上禦敵，恭候朝命。張之爲人，善觀時勢，立嗣之舉，彼亦贊成，其博徵經史以辨論統嗣之正，皆辭費也。看風轉舵，並無膽力，迥非劉坤一之比。如劉坤一之反對拳民，予雖惡之，然其忠貞之操，無人不敬之也。日記中於此處詳述拳匪之源委及其符咒禮節等，今皆略之，但錄其一端如下。

和團有一祕密之符號，交戰時佩於身上，其符以黃紙一張，用硃砂畫一像，非人非鬼，非神非妖，有頭無足，面尖削，但有眉眼，頂上有四圓光，心下書祕字一行，其意若曰，我爲冷雲之佛，火佛在予之前，太上老君在予之後，此外又有菩薩龍虎等字。上面左端書請天兵天將，其右端書請瘟疫之神，其咒語太后亦知之，一日諷誦數遍。每誦一遍，則李蓮英在旁高呼曰：『那里又有一洋鬼子！』義和團判斷人罪之法，亦至奇異：對其人燒黃表，視其灰之升降，灰上升則免死，下降則立殺之，其實紙灰有薄有厚，薄者易升，厚者常降；亦視其纏之鬆緊，鬆者易升，緊者常降也。其放火亦言有神指導，用刀或槍，向房屋門上指畫，又向地上土上指畫，羣呼曰着，立時火燃，實則皆暗中布置者也。

五月二十七日，予前所記被捉之洋人，於今日卯時殺之。洋人無辮子，乃以其頭置於籠內，掛於東安門之正樑上，面目猙獰可怕。在吾國宮門之上，掛一敵人之頭，不可謂非盛事，觀之令予迴憶咸豐十年刑都監外所掛洋人之頭矣。榮祿設法欲救此洋人之命，至欲以強力行之，但端邸莊邸決意斬之，不令榮祿得知，已先處決，及榮祿派人至，則洋人已身首異處矣。昨日王爺令以洋人跪練，至數鐘之久，呼聲慘不忍聞。老佛知此事，命賞捉此洋人者以五百金，較之告示所開加十倍矣。住予家中之拳民，以予吸雪茄煙，初欲取之，後因予年老，特別許用。此時凡洋貨均禁用，即洋火亦在禁止之列。義和團之首領如張德誠韓以禮，皆粗野未讀書之人，今則受王公之尊禮，思之殊可異也。瀾公來坐，告予一新聞：今日

嗣子大阿哥呼皇帝爲鬼子徒弟，爲帝所聞，奏知太后，太后大怒，立命將大阿哥抽二十鞭，端王甚爲憤恨，但畏而不敢言。端王性雖暴烈，極畏太后，每太后與之言，輒震懼失次，汗流被體。昨日董福祥奏言使館即將攻破，太后在宮中高石之上，見使館附近火光甚大，以爲使館已燬。至下午，許景澄入見，上一封奏，與袁昶會銜，參劾義和團，言火起之處，非使館，乃翰林院，甘勇放火焚院，冀火勢延燒及於使館耳。太后聞之，大爲不懌，斥責董福祥，立召榮祿入見，奏對良久始出，旁無一人，不知其爲何語。今日裕祿自天津奏報，言我兵得勝，洋人攻大沽砲台，死者甚衆，並擊沈其兵輪兩艘，天津洋人幾剿滅淨盡矣。京中教民，今日所殺者有數百人之多，在莊邸外行刑，審問者爲莊王貽穀芬直桂春，甚爲殘忍，多有無辜枉殺者。老佛真乃仁慈，聞之惻然動念，下諭教民如果悔改，可即赦之。

五月二十九日，今日爲內務大臣文年值日，告予有義和團約六十人，由端王莊王濂貝勒瀛貝勒領帶，於六鐘入宮，尋找二毛子，至寧壽宮門，太后尙未起床。彼等大聲呼噪，請皇帝出來，說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此言乃端王所說，其時端王粗莽之狀，甚可駭異，或酒醉而發狂乎？老佛正吃早茶，聞外面喧囂之聲，羣呼殺洋鬼子徒弟，急走出立階上，諸王公及拳民聚於階下，老佛大怒，斥端王曰：「你自己覺得是皇帝嗎？敢於這樣胡鬧！你要知道只有我一人有廢立的權柄，現在雖立汝子爲大阿哥，頃刻就可廢之，你以爲當國事紛亂的時候，可以隨便胡鬧，就錯打主意了，趕快帶人出走，沒有奉旨召見，不許

隨便進來，並須叩頭請罪。』端王乃大懼，叩頭不已，太后命罰俸一年，以示薄懲。其義和團之首領，膽敢在宮中叫囂，立即斬首，命榮祿之兵在外宮門駐紮者行刑。於是人人震懼，皆謂榮祿有此機會，必請老佛停止圍攻使館矣。皇帝當拳民噪呼之時，甚爲吃驚，其後乃叩謝太后之仁慈，保其性命。午後九鐘，老佛心怒端王及義和團之故，下諭停止圍攻使館，並命榮祿赴各使館商議和局。次日，榮祿乃帶隊往使館邊界，懸一牌，書奉太后諭旨，保護使館，洋人皆由館中走出，與榮祿商議，於是有一三記鐘之久，不聞槍聲。但其後恩銘來告予，言情勢又變，老佛聞聯軍戰敗之消息，又變其意旨，復信任義和拳矣。

六月初四日，剛毅來拜，在予家晚飯，告予董福祥今早親往榮祿家中，借武衛軍之大砲。榮祿所帶之武衛軍，軍械甚富，若用其大砲攻擊使館，則數鐘之內，必成灰燼，但在榮祿掌握之中，董福祥等候一鐘餘，榮祿始出見，董盛氣向榮祿索取，榮祿佯睡不理，董罵無禮，榮祿笑曰：『你要大砲，只有一個法子，可奏明老佛，把我的頭取去，我一天不死，大砲一天不能得。』又曰：『你卽刻去見老佛罷，你是好漢，老佛又信用你，你去求見，沒有不答應的。』董福祥大怒，無言而出，卽卽入宮。其時召見之期已早過矣，董亦不願，至皇極殿門，大聲吩咐太監奏聞太后，言甘軍統領立請召見。老佛正在作畫，聞之大爲不悅，說叫他進來。董入內跪下，太后曰：『好嗎，我以爲你來奏報使館業已攻燬呢！從上月起，你已經奏過十次了。』董答曰：『臣求見乃參劾大學士榮祿爲一奸臣，幫助洋人，他所帶武衛軍中有大砲，若攻使館，立

卽片瓦不留，臣向之索取，榮祿立誓不肯借用，並言卽老佛爺有旨意亦是枉然。」太后大怒，斥董曰：「不許說話，你是強盜出身，朝廷用你，不過叫你將功贖罪，像你這狂妄的樣子，日無朝廷，仍不脫強盜行徑，大約活得不耐煩了，去罷！以後非奉旨意，不許進來！」剛毅言榮祿之勢力一日不倒，則使館一日不能攻克。又言立山亦爲太后所信任，彼亦袒護洋人者，那桐曾參劾之。下所錄之告示，遍貼街市，乃莊王所出，莊王言太后曾對彼言，此項賞銀，將由內帑頒用，其示略謂：「現在外國教堂，均已燒燬，洋人無處藏身，必四散避匿，爲此特示仰軍民人等，如有胆敢將洋人藏匿者，立斬無赦；如有活捉一男洋人者，賞銀五十兩；捉一女洋人者，賞銀四十兩；捉一小孩者，賞銀三十兩。均須活捉，不得冒混，一經驗明，卽卹賞不延，其各奮勇遵行。」云云。迴憶咸豐十年亦有此等示諭，且賞項較豐，蓋其時洋人來者甚少，今則愈多，言至此，曷勝慨歎。今晨莊邸門外殺死教民九百餘人，承審者爲貽穀芬車桂香，多有無辜枉死者，卽數歲之小孩，亦不免芬車直一劊子手，可證之爲屠伯，殘忍極矣。聞老佛斥責莊王不能約束拳民，任令橫行。

六月初八日十一時，齊秀成來談甚久，聞槍砲之聲頗厲。予居之南近皇城處，有李秉衡之軍隊駐紮，並架砲於高處，皆恨榮祿不借大砲。榮祿所帶之兵，頗忠其主，服從維謹，不能以賄賂動之。榮祿膽力絕巨，近與人談，常引孟子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之語。耐蓋指端王也。有人告予，端王近

竊得一皇璽，如有機會，即可逕立其子爲帝，此事若爲老佛所知，極其危險，然不久必將查出也。齊秀成言，毓賢近上一封奏，言山西教會事，十日之前，太后曾寄一密諭，命其但遇洋人即殺之，勿使漏網，此旨似通諭各省者。然近聞陝西署撫端方，河南巡撫裕長，及蒙古各處所奉諭旨，乃大不同，凡殺字皆係保護字，恐有奸臣竊改，但無人敢以此奏聞太后者。毓賢最近之封奏，太后批曰：『予命凡洋人無論男婦老幼，皆殺之無赦，以清亂源而安民生。』此諭已加緊遞往山西。齊秀成告予，毓賢極懼內，其痛殺洋人，皆由夫人主之。毓賢到山西不久，即得極好之聲名，百姓皆頌其審案公平，有青天之號。莊王見太后批諭大樂，榮祿力諫，言殺戮婦孺何足以揚國威，恐爲全球所笑，且於老佛平日仁慈之名亦有損。太后笑曰：『是的，但洋人要我歸政，我不過以此還他，自道光以來，洋人在吾國內欺虐吾民，反客爲主，現在教他們看看，究竟誰是真主人。』昨日下午，太后往西苑，遊於湖中，有宮妃數人隨侍。日來城中圍攻法國教堂，槍砲之聲，繼續不斷，太后厭聞，命人傳諭與西華門駐守軍隊，停止攻擊，俟回宮後再行進攻。

六月十一日，裕祿近上一奏，甚可笑，言在天津捉得駱駝四隻，殺死洋人多名。榮祿曾勸其勿攻租界。予聞榮祿言，董福祥近派一滿兵暗殺榮祿，然此兵反以所謀告之，此兵乃安海即殺者之弟，董以爲彼必痛惡洋人而恨及榮祿也，但此兵乃榮祿旗下之人，正如孟子所言，鄭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善射者庚公之斯追之，而庚公之斯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遂縱令生還也。榮祿又上奏，引春秋左傳之

言，兵交使在其間，今日圍攻使館之舉，實大悖於公理，且極愚拙，各國將永不能忘，視中國爲野蠻無禮之國。太后謂特蘭斯不過非洲一小國，而能戰勝強英，中國豈不能戰勝列強。榮祿言今日之勢，實非其比，若此時即與列強議和，國猶可以不亡，如使館毀滅，則社稷危矣。榮祿極力開陳，太后之意漸轉，義和拳言雖誇大，而實效絕少，天津戰敗之消息到京，太后甚爲憂慮。

六月十五日，予鄰居內廷當差大臣文年告予，老佛近發大怒，斥責大阿哥之粗莽，大阿哥曾請於太后，許其護送太后至熱河，讓皇帝在京中與其朋友外國人講和。有一小太監欲在太后前討好，聞一槍聲，言曰：『又殺了一個洋鬼子。』太后曰：『前幾天槍砲的聲音，足殺盡中國洋人多次了，然而總沒有那一回事。』

六月十七日，榮祿昨日入見，問太后若拳民戰敗，北京爲洋人所破，將如何辦法？太后引賈誼之言，建三表設五餌云云，所謂三表者，以信諭，以憂諭，以子諭也。所謂五餌者，文繡以壞其目，美食以壞其口，樂聲以壞其耳，高堂邃宇以壞其腹，隆禮厚愛以壞其心也。太后又述兩年前，曾請公使夫人來宮遊玩，受太后之招待，皆極歡樂，曰：『他們雖向着皇帝，不喜歡我，我有手段教他們意思轉過來。』

六月二十日，消息甚惡，天津已爲洋兵所得，勢將節節進逼，軍機無一人敢以此消息奏聞者。端王仗膽入奏曰：『天津已教洋鬼子佔了，都是義和團不虔心遵守戒律，所以打敗；但北京極其堅固，鬼子

決不能來。』今晨榮祿上奏，言現已查出前日外國公使之照會請太后歸政者，實係偽造，乃端王命軍機章京連文冲所爲，故老佛近日對於端王甚爲忿怒。告端王曰：『設洋兵入京，你的頭必不保。』老佛知端王心懷不軌，欲乘時取得監國攝政之位，乃明斥之曰：『我一天在世，一天沒有你做的，放小心點，再不安分，就趕出宮去，家產充公，像你的行爲，真配你的狗名。』以端王名載端王狼狽而出，告人曰：『迅雷不及掩耳。』除董軍外，榮祿已得各軍統領之助，皆知圍攻使館之舉，勢將停止。榮祿自言所以不借大砲與董軍者，因恐傷及宗廟。老佛近送禮物與使館，係西瓜酒蔬果冰等物，並命慶王前往慰問，人言許景澄密與各使通信往來，今日捉得使館信差一人，搜出電報十二張，送往莊邸，內有三張係密碼，未能譯出，觀其餘數電，知洋人死傷有二百餘人，糧食已將罄竭。齊秀成近往太原，聞毓賢上一奏，言彼設一巧計，將洋人盡數擒捉，以練鎖之，均在撫署處決，其漏網者惟有一洋女人，割乳後逃走，藏於城牆之下，其後查得已死。大雨如注，劉○橋帶來御膳房豬肉數斤，予送予妹一碗。傍晚有馬兵一隊荷槍過予之門，乃李秉衡之部下，帶有砲，將架於禁城之上，以備洋人襲攻。夜間槍砲聲甚厲，聞海岱門外有洋人出現。

六月念一日，天氣清明，予步行至禮王及瀾公家，聞裕祿之兵譁潰，四散搶劫，因欠餉數月未發之故。通州張家灣等處，皆搶掠一空，東城門皆閉，北門偶然一開。予僕楊升由京東寶坻縣回京，言彼處尙

安靜，聞李秉衡得一勝仗，將洋人趕至海邊。下午東南方槍砲聲復起，聞有教民多人，藏匿日壇，瀾公率義和團一大隊往搜之。

六月二十七日晨，袁昶許景澄上第三奏，請殺主持義和團之大臣。昨日李秉衡入見，極力主戰，老佛又轉其意旨，信任拳民，而袁許竟敢於此時上奏，其識見雖誤，而膽力亦可佩也。李秉衡由漢口而來，現已簡爲督師大臣，在太后前毅然自任，必能攻毀使館，並力言宗廟社稷，決不至再受恥辱。今日予至瀾公家，端王李秉衡皆在座，正籌畫再攻使館之事。李主張由翰林院埋地雷以轟毀之，李曾以此策進言於太后，請仿前毀法國教堂之法，用地雷轟之，洋人必然紛亂，即可乘機而克之。老佛閱袁許之奏，言曰：『此皆有胆之人，許景澄且不說他，袁昶在戊戌年，曾以康有爲之陰謀奏予知之，此人甚好，但今不當執其固執之見，擾亂予懷，朝廷自有權衡，豈彼等所得越俎代謀耶？但予亦不罪之。』乃命傳旨申飭，勿得再行瀆奏，以擾聖衷。

七月初三日，自李秉衡到京，老佛甚爲信任。昨日李與剛毅查出前擅改諭旨之人，即將太后寄各省諭旨之中凡殺字皆改爲保護字者，乃袁昶許景澄二人所爲。剛毅告予，太后聞知此事，大怒曰：『他們膽敢擅改諭旨，如趙高之所爲，應治以車裂之刑。』命傳諭立斬之。諭中未言及擅改諭旨之事，因關於朝廷之威信也。但言二人在廷抗爭，袒庇外人，遂於今早處決，恩銘曾往觀之。袁昶爲人極好，予聞其

結局如此，爲之悽然。若許景澄，則予曾與彼在內閣同事，認識其人，向不重之，其聲名頗劣。行刑之時，袁神色自若，言曰：『予唯望不久重見天日，消滅僭妄。』蓋謂端王專橫凶僭，蒙閉太后之聰明。瀾公監刑，怒斥之曰：『汝爲奸臣，不許多言。』袁毫無畏懼，仍大言曰：『予死而無罪，汝輩狂愚，亂謀禍國，罪乃當死也，予名將長留於天壤，受後人之愛敬。』又轉謂許景澄曰：『不久即相見於地下，人死如歸家耳。』瀾公欲前擊之，行刑者立下其刃。

七月初八日，予與長男大鬧，彼偷予銀不少，予知而責之，其答言狂悖已極，謂予受國厚恩，今日國事危亟，理應自盡以報國。李秉衡帶兵赴前敵，以禦夷人。李在京曾奏劾榮祿，老佛留中不發。皇帝對榮祿稱其盡職。榮祿答言以二年前之事言之，已虧臣道，永不望邀帝之恩。

七月十一日，老佛命榮祿籌畫護送洋人至津，以阻聯軍之前進。數日之前，予曾聞某人令啓秀函致使館，請各使至總理衙門商議，勿帶衛隊，蓋欲誘其離館，盡殺之於路中。啓秀自謂得計，但連去數函，各使皆不敢輕身而來，且一面致函邀請，一面又數往攻擊，有一洋人半露其體，在崇文門大街，逢人叩首，即對於挑脚之夫，亦叩頭請其饒命，討錢數枚，自云不久即須被殺，但從未做壞事。榮祿所用之人，將其帶歸，榮祿不殺而放之，此洋人之所以難平也。

七月十五日，消息不佳，裕祿之兵大敗，洋人節節逼近，老佛意欲巡幸熱河。榮祿力諫，言即洋兵進

城，亦不可離京。瀾公不信洋兵能來，聞人言即譏笑之。但有一事尙好，即洋兵雖入城，亦不致刦殺也。四十年前之事，予尙憶之甚清，其時都城雖破，予仍安居未動，亦無一洋人來予家騷擾者，但得糧食稍難，洋兵駐於城外，不甚入城，予等亦未受其害。

七月十六日，予老同事立山住屋鄰於法國教堂，有人言彼挖一地道以接濟洋人之食物，端王將其拿交刑部，太后並不知之也。尙有徐用儀、聯元二人，亦均送刑部監。徐用儀前不贊成立大阿哥，端王深恨之；聯元被執之故，則由於某人謂其與袁昶交好也。此三人皆於今晨殺之。徐用儀年紀較予大，今年七十九歲，真可憐，彼雖聞太后不知此事，皆由端王矯擅，亦無怨歎之詞，臨刑之時但曰：『彼僭妄者豈能久乎？予死於洋人未入京之前，乃所甚願也。』二滿人之被殺，如爲太后所知，必大怒，立山乃榮祿之老友。山西有一劉將官來京，今晨入見，在太后前言三日內必可使館攻克，使館一破，聯軍聞之必驚懼而不敢進矣，今正起手猛攻，義和團無用已極，予早言其不能作一事。

七月十八日，洋人愈逼愈近，裕祿之兵在北倉、楊村、蔡村等地，大敗三次，裕祿逃匿一棺材店，既而自殺。李秉衡於十四日到河西務，用盡心力以收集軍隊，而張春發、陳澤霖二人均不願戰，李遂仰藥以死。榮祿入宮報此消息於太后，君臣相對而泣，皆諸王公及拳匪所釀之禍，使吾國家至於此也。榮祿乃極聰明之人，至此並不表曝己之先見。老佛言出走不如殉國，並令皇帝亦殉之。榮祿懇請太后聽彼之

言，留京下一上諭，將端王等斬首，以正其矯擅之罪，而明朝廷之本心，但太后仍希望拳民之法術可救北京，故仍猛攻使館，今日召見榮祿八次，召見端王五次，其餘軍機皆默然不發一言。

二十日下午五鐘，通州陷，洋兵將至京，今日召見軍機五次於寧壽宮，老佛將避往張家口。申時，瀾公匆匆入宮，不俟通報，呼曰：『老佛，洋鬼子來了！』剛毅隨至，言有兵一大隊駐紮天壇附近。太后曰：『恐怕是我們的回勇，從甘肅來的。』剛毅曰：『不是，是外國鬼子，請老佛即刻出走，不然他們就要來殺了。』夜半，復召見軍機，惟剛毅趙舒翹王文韶三人在前。老佛曰：『他們到那里去了？想都跑回家去了，丟下我們母子不管！無論有什麼事，你們三人必要跟隨我走。』又謂王文韶曰：『你年紀太大了，我不忍叫你受此辛苦，你隨後趕來罷！』又謂剛毅趙舒翹曰：『你們兩人會騎馬，應該隨我走，沿路照顧，一刻也不能離開。』王文韶答曰：『臣當儘力趕上。』皇帝忽若驚醒，謂王曰：『是的，你總快快儘力趕上罷。』兩宮究於何時離宮，則予不甚清悉，此時榮祿正極力收集軍隊，不及入見。

二十一日，文年告予，老佛寅時即起，只睡一個時辰耳，匆匆裝飾，穿一藍布衣服，如鄉間農婦，蓋太后先預備者，梳一漢頭，此太后生平第一次也。太后曰：『誰料今天到這樣地步！』用三輛平常騾車，帶進宮中，車夫亦無官帽，妃嬪等皆於三點半鐘齊集，太后先下一諭，此刻一人不令隨行，珍妃向與太后反對者，此時亦隨衆來集，膽敢進言於太后，謂皇帝應該留京，太后不發一言，立即大聲謂太監曰：『把

他扔在井裏去！』皇帝哀痛已極，跪下懇求，太后怒曰：『起來，這不是講情的時候，讓他就死罷，好懲戒那不孝的孩子們，並教那鴟梟看看，他到羽毛豐滿的時候，就啄他母的眼睛。』李蓮英等遂將珍妃推於寧壽宮外之大井中，皇帝怨憤之極，至於戰慄。太后曰：『上你的車子，把簾子放下，免得有人認識。』皇帝穿藍紗長袍，藍布袴。老佛又傳諭溥倫曰：『你掛皇帝車沿，好招呼，我坐的那輛車教溥儁掛沿。』謂李蓮英曰：『我知道你不大會騎馬，總要儘力趕上，跟我走。』當此危急之時，唯老佛一人心神不亂，指揮一切。又謂車夫曰：『儘力趕，要有洋鬼子攔阻，你不要說話，我跟他說我們是鄉下苦人，逃回家去，我們此時先到頤和園。』於是兩宮遂啓程出宮北門武即神門而去。動身時，宮中妃嬪皆跪送，恭祝太后皇上萬壽，僅有軍機大臣三人乘馬隨行，其餘百官皆奉諭往頤和園會集。予鄰居文年曾恭送一程，見聖駕至德勝門，但人山人海，致城門幾擁擠不能行矣。申正，聖駕於辰正至湖，老佛用茶膳少坐，先由慶邸派員前往朝陽門向倭寇懸止戰之旗，後將城門關開，由倭兵擁擠而入。聖駕幸湖之際，恩銘正在彼值班，兩宮蒙塵而至，致無人敢認，果然係老佛否，但一見慈顏，似有不悅之狀，立時開關左門，將車趕進。於用膳之後，即行傳諭，凡園中珍寶，悉送往熱河，又差一太監回京，告知皇后，速即將宮中財物珍寶均埋藏寧壽宮院中，端王慶王那王肅王，皆於頤和園隨駕，此外有王公貝勒等數人，大員吳汝梅溥興二人，各部堂官約十二人，軍機章京三人，由馬玉崑提督帶兵一千護送，往張家口。又有端王所帶之虎神營

旗兵數百人，乃曾攻使館而無功者也。榮祿仍極力收集軍隊。聞予老友軍機大臣徐桐自縊而死，全家婦女十八人亦皆縊死，真忠臣也。此時耳中所聞，皆係悲慘之事。滿洲之驕子，今落此可憐之結局。醇王聘妻將於下月成婚者，亦全家自盡，可哀也。老佛一生此爲第二次避敵出走，亦如周幽王被犬戎之難，蒙塵於外，此次之敗，蓋由南方諸省不肯同心合力也。端王存排漢之見，最爲悖謬。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榮祿之識見，究竟不錯。拳民法術如小孩胡鬧，毫無所用，嗟乎！回首彼日，盛時難再矣。予妻及家中婦女，執其愚昧之見，欲吞煙自盡，予亦不能阻之，然予無此拙見，外國強盜雖已在城中搶劫，必不能知予藏金之所在，予雖老耄，將留此不動。恩珠自昨日起，即不知其何往，奴僕星散，至無人爲予治晚餐。景善日記至此而止，此老人即於是夜爲其長子所弑，其家中婦女，均吞煙自盡。

光緒帝硃筆上諭。立端王子大阿哥爲繼承皇位之人，下於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今錄於下：

朕冲齡入承大統，仰承皇太后垂簾訓政，殷勤教誨，鉅細無遺。迨親政後，正際時艱，亟思振奮圖治，敬報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來，氣體違和，庶政殷繁，時虞叢脞。惟念宗社至重，前已籲懇皇太后訓政，一年有餘，朕躬總未康復，郊壇宗廟諸大祀，不克親行，值茲時事艱難，仰見深宮宵旰憂勞，不遑暇逸，撫躬循省，寢食難安，敬溯祖宗締造之艱難，深恐勿克負荷。且入繼之初，曾奉皇

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統系所關，至爲重大，憂思及此，無地自容，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懇聖慈，就近於宗室中慎簡賢良，爲穆宗毅皇帝立嗣，以爲將來大統之昇。再四懇求，始蒙俯允，以多羅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儀繼承穆宗毅皇帝爲子，欽承懿旨，欣幸莫名。謹敬仰遵慈訓，封載漪之子爲皇子，將此通諭知之。如此傷心之文，爲歷史所僅見，諭中不獨甘心引退，且以其天刑明告於衆也，而尤不得不謝聖母之恩。夫太后徒以一念之私，遂不惜加害帝身，以期達其志，亦云忍矣。下奏乃京中，都察院上西安行在者，言安海被捉之事，即殺德使男爵克林德之人也，閱之可知京中權貴當日對於拳民排外之感情，且彼等尊重太后之心，敗猶不滅，而中國官吏之所謂勇敢，亦可見焉。此摺留中未發抄，慈禧亦未加批，乃西安隨扈之一官送登於上海報館者。其奏略曰：日本人所僱偵探，在日軍領地當舖之內查得一錶，有克林德圖記，當舖主人言，此乃滿人名安海者所當，此人住內城本店內，偵探名爲得洛，本旗營定字第八隊之書記，查得此事，即報告於日人，立派人往車站內，以二三人先入內，立院中問曰：『安海在此住否？』有一人答曰：『予即安海。』乃立時拘之，審問之時，安海神宇鎮定，毫無畏懼。問官問曰：『德國公使是否爲汝所殺？』安海答曰：『我奉長官命令，遇外國人即殺之，我本一兵，只知服從長官命令。有一日，我帶領二三千人在街上，見一外國人坐轎而來，我立於旁，對準外國人放一槍，轎夫立時逃走，我將外國人拖出，已死，其胸前有一錶，我即取之，胸中有得其手槍者，有得其戒指者，我萬不料因此錶犯案，但我因殺

國仇而死，心中甚樂，汝等即殺予以償命可也。」繙譯又問曰：「你那天是否醉了？」安海笑答曰：「酒乃最好之物，我平常每次可飲四五斤，但那天實未飲一杯，你怕我要倚酒希圖滅罪嗎？」安海真一忠勇之人，侃侃不懼，觀者皆爲動容，覺中國軍中尙有英雄也。次日即交於德人，在克林德被殺之地殺之。臣等思此事理當奏聞，安海爲國而死，當邀皇太后皇上之憫惜，加以榮典，謹此具奏。

庚子教士受難記

闕名

編者按：庚子一役，教士受難者以山西爲最烈，此篇所記，亦於山西獨詳，其殘酷無人理，固野蠻生番之行徑也。

拳匪肇禍，藉口仇教，西教士之遭殘害者數百人，今就見聞所及者，列著於篇。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英國教士卜魯克見殺於山東之泰安。此爲拳匪殺

教士之始，蓋大刀會實拳匪之一支，有匪孟洸汝者，因平原拳匪爲官軍所剿，思欲報復，偕同黨王某張某至肥城之南郭，頭包紅布，招人爲匪，有胡方正胡景明龐延茂等匪從之。西十二月三十日，自肥城西行三十里至張家店，六匪同寓。明晨方早餐，適卜君乘馬自泰安至平陰，途經該村，六匪聞之，立意殺害，卽出寓追趕至村外。卜君見伊等持刀疾追，知有惡意，卽下馬以待。孟洸汝先至，其刀被卜君奪得，用以自衛，二胡等趕上猛砍，傷卜君之額頰手臂等處，卜君棄手內之刀，奔入路旁屋內，匪拖之出，剝其外服，祇剩衫褲；時值嚴寒，積雪未融，卜君之苦可知。該村地甲劉秀義見六匪牽卜君西行，並不阻止，亦不立刻入城稟官究辦，乃尾之行若干里，然後折回，與村中父老商酌，入城報官，則爲時已久，不及救援矣。匪挾卜君西行十餘里，至一村曰下成子，向李大椿所開食物店買飲，飲時將卜君拴於近處，李大椿憐之，

給以熱水一碗。又行五里，至馬家鋪午飯，給卜君粥一碗，村人見之，無敢援救。午後，匪又挾之折回向張家店而行，再過下城子，卜君困乏無力，不能再走，匪釋其縛，卜君因告伊等不如同往大官莊，在彼有教友，或可付銀取贖，匪從之。再西行，未幾，卜君疾奔思脫，衆匪追上亂砍，割其首，棄屍於道旁谷內，該六匪皆於今年由袁世凱捕獲正法，地甲等人刑罰有差。

西歷一千九百年六月初一日，英教士挪耳滿、樂平生爲拳匪所殺。是時拳匪之亂已亟，二君於北京附近處，爲匪所斃。

六月二十七日，太原附近之拳匪，劫燒壽陽會之醫院，女教士一人被殺死。壽陽公會爲教士畢君所主，事急時，在西國之眷友願以洋五萬元募人救之，卒不能脫，醫院被焚時，醫士勒未德君攜眷避之教士范新家，後爲毓賢所殺，女教士戈司不及走避，焚死室內。

六月二十九日，山西朔平府殺內地會男教士五人，女教士五人。

六月三十日，孝義縣殺女教士二人。孝義屬山西之汾州，距省城二百餘里，二教士皆屬內地會，爲拳匪殺死，縣令見之，不加禁阻。

六月三十日，保定殺長老會教士五人，小孩三人。拳匪攻長老會教士之宅，戴勒耳教士尙欲與衆分說，匪衆猛如野獸，將戴君亂刀砍死，其餘諸人，俱焚死屋內。

七月初一日，保定殺公理會教士三人，內地會教士三人，小孩一人，長老會堂既被焚劫，明晨拳匪攻公理會屋宇，教士畢根君以槍自衛，未幾受重傷倒地，爲匪所殺，蓋附近居民先劫物件，懼西人不敢近，招拳匪來攻，一女教士戈姓，因驚悸而驟卒，一女教士馬姓爲匪所掠，百般侮辱，割其二乳，終則支解之。內地會教士顧君等見事已危急，欲避入附近營內，因與營官某素友善，度必容納，攜銀五十兩，衣箱一具投之。詎料營兵受其銀物，拒人不納，反交於拳匪，帶入城內，與馬女教士同陳於一廟內，任人侮辱，至晚牽至城外斬首。同時天主教士遭害者六十人，至縱匪殺害之護督廷雍，及拒而不納之營官某，後俱爲聯軍槍斃。

七月初九日，山西巡撫毓賢殘殺耶穌教士三十五人，天主教士十人，華教友數十人。自二十七日匪焚醫院之後，在太原府之耶穌教士皆避難於教士范新家，二十八二十九日，共同商酌，稟地方官求保護，並無覆音。三十日，毓賢遣委員四人，謂城內民情汹汹，官吏勢難保護，望諸教士移居官所備之屋內，乃可保護。教士不知其詐，從之，遂受禁錮。天主教神父十人，亦囚於此。既而壽陽教士畢君等七人縲絏而至，外有重兵，跬步難越。至七月初九日，衆見攜至巡撫署前，洗剝拴縛，一如重囚，毓賢問伊等爲何國人，一教士答曰：英國，毓嗤之，持刀手斬三人之首，衆兵將餘人斬決，梟首署前，棄其屍。與是難者，計壽陽會教士駐太原者七人，駐壽陽者七人，大英聖書會六人，內地會五人，大英浸禮會十人，神父十人。

華教友七十人，慘矣。先自五月間，團匪由山東至山西省，其始人數尙少，沿路亦不張揚，但見各處徧貼匿名揭帖，其中略謂我等扶清滅洋，爲國宣力，今欲招集童男童女，教練神拳，精之能槍砲不入，藉以殲滅西人，共伸大義等語。嗣後愚民被惑者日漸繁多，城中徧地都搭立高棚，逐日下午，教師糾聚各童操練拳棒，並畫圈念咒，謂練習至四十九日，即可成就，迨至六月初，竟集有數百人之多，每日招搖過市，結黨橫行，該團等均頭繫紅黃二色包巾，腰束紅帶，手執單刀，路遇穿洋布衣服者，立時拉住，將衣扯碎，偶一挺撞，卽以單刀相向，諸如此類，種種不法情狀，難以言盡，日則沿途滋擾，夜則羣宿廟宇，乃於六月中旬有匪黨三百餘人，一闕而起，先將省城中董家巷之耶穌教堂縱火焚燬，並將男女各教士肆行殺害，所有教民，該團匪均勒令叛教，有不願叛教者，卽遭殺戮。毓賢亦出告示，逼令教民叛教，免致受害云云，故匪膽愈豪，匪勢愈盛，至六月下旬，又將北門內之天主教堂相繼焚燬。

七月十二日，山西絳州河津縣，殺內地會教士六人，小孩一人。有二教士自吉州往河津，偕之同行，欲往陝西，行近黃河，爲匪所殺。

七月二十一日，浙江衢州府殺內地會教士五人，小孩二人。其畧由土匪，實官紳主之，戕殺之狀甚慘。

七月二十二日，浙江常山縣殺內地會教士三人，小孩一人。亦係土匪殺害。

七月三十日，山西太谷縣殺公理會教士六人。查太谷屬太原府，同時殺斃華教友甚多。

七月間，山西隰州殺內地會教士四人，岳陽縣殺內地會教士二人。查岳陽爲平陽府轄治。

八月十三日，山西大寧縣殺內地會女教士三人。查大寧屬隰州，三女教士自七月十一日已離家往山僻教友之處避匿，遷移無幾時，事機日迫，乃改匿山穴內，近村之教友爲之炊食，令一童送之，如是者數日。一日，童子方攜食往，途遇一人詢曰：『汝饋何人食？』童曰：『田間工人耳。』其人曰：『吾不信，汝必饋洋人食，若不告我以匿處，我先殺汝。』童子無奈，引之至山穴，其人即招村人咸集，時偕女教士在場者，祇教友楊某，村人立斃之，押教士至城內，交於拳匪，剝其服，斬於西門外。大寧之匪，自以爲降神之術未成，倩河南來之客匪殺三教士，棄尸道旁。前一日，拳匪捕丐人，重刑迫其自誣爲洋人所雇，專放紙人，衆乃和之曰：『是真憑實據。』遂殺丐人，并華教友六人。

八月十六日，山西汾州府殺公理會教士四人，小孩三人，內地會教士三人。本駐介休縣，避入汾州，自太原壽陽首先受禍，而太谷繼之，汾州教士日待死亡，地方官佯爲護送出城，行不多路，護兵反槍擊之盡斃，是非死於匪而死於官者也。

八月三十日，山西曲沃縣殺內地會教士二人，小孩一人，猶有三教士匿山穴內，歷盡艱辛倖免於害。

八月間，山西沁州殺大英浸禮會教士六人。沁州教士避入山內已二月，官吏索得之，佯許保護，誘之出，乃盡殺之。

八月間，滿洲女教士二人避難道死。

七八月之間，山西平遙縣潞城縣等內地會教士，避難至漢口，途中被擊死女教士一人，因傷而死者女教士二人，小孩五人。平遙縣官初允保護，并出示嚴禁謠言，既而上司札下，意在盡殺西人，乃遣役洗去前示，而禍作矣。六月二十六日，亂民齊起，毀城內之教堂，攻城外西人之住宅，教士挈眷投縣署，官拒不見，久之，乃許派兵護送至太原。將抵太原，遇一華人，告以太原教堂盡燬，城門緊閉，正搜殺教士，教友遂不敢進，擬折向東南之潞城縣，兵丁不肯護送，自行前進。沿途匪棍勒索銀兩，不計次數。至潞城二日，邑人亦羣起而攻，潞城縣置之不理，謂上諭已降，無力保護，於是自潞城起行往漢口，男女大小共十四人，雇二驢負行李，行未數武，一驢即已走失，蓋驢夫以物遁矣。俄而二百餘人持刀仗迎劫，行李銀錢盡失，衣亦被剝，赤身行夏日中，膚爲之皸，一女教士爲日炙死。死之日，皮肉皆爛，蠅蚋羣集，傷矣哉！行二日，至長子縣。此二日中，無食無飲，每歷一村，受居民環攻，刀砍棍擊，未有稍息，種種苦況，筆不能罄。長子縣聞其至，不准入城，求食，稍與之餅，憊甚求息，仰臥城牆下地上，城上有人，時以石擊之，知縣連夜備車，送至境上，迫令下車，困憊乞憐，送者不理竟去。又步行四十里，至高平縣城，途中無飲食，欲爲乞丐而

不可得，所有衣服，又遭剝掠。高平縣官見教士求食，擲以數餅，與之桶水，坐地飲食。既又送之境外，再步行至澤州，中途二女教士弱甚，不能行，臥道旁小舍內，爲匪所得，凌虐備至，其一立時殞命，其一被牛車滾過腰際，延數日而斃。至澤州境，民方恨礦師，比天主教士更甚，屢欲殺害，至是衆誤以爲礦師也，幾瀕於危。澤州府備文解之，視如囚犯，經河南全省，俱晝則縲絏，夕則囹圄，歷懷慶，武涉，鄭州，確山，信陽而入湖北，鄭州官恨其來之不早，已奉保護之上諭，不得逞志殺西人矣。至湖北境內，則情形迥別，待如上賓焉。

山西大同府殺內地會教士六人，蒙古各處，殺瑞典教士九人，小孩一人，山西省內殺瑞典教士二人，小孩一人。以上皆不知時日。耶穌教士之存亡未卜者，尙有十二人，小孩九人，皆瑞典人也。

庚子兩宮蒙塵紀實（王文韶家書）

王文韶

七月十二三日，裕帥由北倉兵敗，退駐楊邨，又退至蔡邨，裕帥以手槍自盡。李鑑帥十四日始抵河西，所統張陳二軍，不戰自潰，鑑帥服毒自盡。洋兵進逼通州。十六日即有西巡之旨，因車輛未齊，遲遲未行。至十九日夜，城外砲火隆隆不絕，二十日早，本宅喜雀胡同一帶，砲聲尤甚，砲子如雨下，忽傳天安門及西長安門已經失守，然不能得真消息。我在內直宿未歸，禁門已閉，不得出入。至二十一日早七下鐘，我坐小轎進內，始知兩宮已於黎明出城矣。我上日（即二十日）共召見五次，至亥刻見面，僅剛趙二人，太后云：『只剩你等三人在此，其餘均各回家，舍我母子二人不管，你三人務須隨扈同行。』并諭我云：『汝年紀太大，尙要汝吃辛苦，我心不安，汝可隨後趕來。』剛趙二人，素能騎馬，務必隨駕同行，等諭。我覆奏：『臣必趕來。』皇上亦云：『汝必要來。』云云。至夜半見面，猶說不即走，豈知甫及天明，兩宮已倉猝出宮，狼狽情形，不堪言狀。兩宮均便衣，與庶民一樣。是日我進內，因後門東華門均不開，不能回宅，并知兩宮聖駕出德勝門，我遂於已刻衝出後門，至靈鷲寺中小住。廟在安定德勝門之間，廖仲山向住此，而廟中和尙怕極，因洋兵進城，逢廟必燒，因廟中皆設義和拳也。至時安定及德勝門城上，均有洋兵

來往放槍，街上亦有洋兵，和尙萬不肯留不得已，暫避隔壁韓姓家。（自注云：內務府庫役，旗人。）我與汝兄用木板從牆上度過，車夫轎夫各自逃命。至下午，探聞西直門尙開放可以行走，我將車馬一切，一概丟下，只帶銀錢并隨身替換衣服，各人用小包裹背在身上，候至天昏，裝作生意人一併混出來，由德勝門什刹海一帶行走。行近憂憂胡同，天復下雨，我短衣步行尙好，乃至景宅借住一宵。其時城內槍砲之聲已停，但見後門外火光通宵不斷而已。至寅初，探知西直門已開，洋兵未來，華兵已逃，無人盤問，逃難之人不少。我本擬坐車出城，因沿途兵勇搶車搶牲口，故先將車馬飭王弁先押出城，幾被搶去，我與汝兄仍均短衣步行，出西直門，至大橋外，始坐轎車，汝兄騎騾。所帶僅十有六人，均步至海甸，飯店已閉，勉強一飯，飯後即行。二十二日，行七十里，至貫石住。二十三行四十里，至居庸關住，二十四行八十里，至懷來縣住。始知兩宮先於二十三日到此，駐蹕一日，故能就此趕到，即見兩宮。二十五起行，隨駕同行五十里至沙城住。二十六日行四十里，至雞鳴驛住。二十七日行六十里，至宣化府住。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休息三天。擬初一起蹕，往山西大同，至山西省，大約須八月中秋後也。共一千里路。（按王相此信，係七月二十九日由宣化府寄者。）此次出京，危險已極，沿途居民鋪戶，均被前敵潰兵，以隨駕爲名，——其時駕尙未到，——紛紛西行搶劫，至室室皆空。及兩宮駐蹕之時，萬乘千騎，強買強取，更不待言，迨兩宮既過之後，則靡有孑遺矣。我出京後，沿途無店可住，無物可買，只拾得兵勇搶剩之小米子，均在地上狼

藉自用柴火煮飯，聊以充饑而已。然猶幸毫無所帶，得免於難，不然，與潰兵一路處，渾身凶器，千百成羣，一同行走，未有不遭害者。我與汝兄託賴天地祖宗庇佑，得脫此難，此後隨駕同走，沿途有地方辦差供應，不致如前步行拾小米子煮飯之苦。我與汝兄身體甚健，家中勿念。兩宮自京啓蹕情形，所謂天子蒙塵，從古稀有之慘，可痛已極。兩宮均坐車，七十里至貫石，始由光裕駝行孝敬駝轎三乘，皇上與倫貝子同一乘。至懷來縣，縣尹備大轎一頂，宣化府又備四頂，兩宮皇后大阿哥，始均有轎坐。太后身穿粗藍夏布衫，亦不梳頭。皇上穿黑紗長衫，黑帶，灰色戰裙兩條，鋪蓋行李，一概未帶。出京三日，均睡火炕，無被褥，無替換衣服，亦無飯吃，吃小米粥。此從古稀有之慘，可憐之至，竟有不忍言者。至懷來縣，始由地方絡繹進奉，稍覺寬舒。此次妃嬪均未帶出，太監亦不多，諸王貝勒隨行亦少，其餘一概未來。禮王榮相啓秀未來，所隨行者，不過慶端那肅四王，懋倫二貝子，及公爺幾位而已。堂官剛相趙英王溥興五人，各部院司員共十三人，滿小軍機二人，漢小軍機一人，神機營虎神營八旗練軍兵，均千餘人，馬玉崑保駕及營官兵丁約千餘人。兵丁到處，則各店鋪均先閉門逃走，實無處去買，亦無怪其然也。余部郎啓元隨行日記云：『二十一日早，兩宮倉皇出走，二十二日一天未有飯吃，祇吃鷄子兩枚。行至山西某縣，縣官預備行宮，一時失檢，內停棺柩兩具，岑中丞（即岑春煊）飛騎回奏，太后云：『可移之則移，否則以布幔遮之可也。』至山西省，駐蹕撫署，供應一切，係純皇帝巡幸五臺舊物，收藏謹細，煥然如新，慈聖謂爲官中所

未有云。

庚子國變記

羅傳融

亡友湘鄉李希聖亦元，庚子在圍城中，所爲日記極詳雅，以觸犯多，不肯示人，有竊錄之者，託名日人小山重信著，稱庚子傳信錄，付印較原著不及十之四五。王子夏，余爲朝野僉載，輯庚子拳變事，乃取而聯貫之，成傳記體，傳以所聞，又十之二三焉。原錄至兩宮出都止，西狩以後，則以余所聞足成之，刊北京漸中華報中。今任公先生欲取以入庸言報，乃復刪繁補漏，更付手民。十一月初一日著者志。

「義和拳」起嘉慶時，民間私相傳習，其時禁令嚴切，犯者凌遲死，燕齊之間，猶有秘傳其術者。光緒庚子，毓賢爲山東巡撫，民間傳習「義和拳」以扶清滅洋爲幟。時各省多開教案，外人逼我甚，民情益憤，聞滅洋說，爭鼓吹之。「義和拳」自山東蔓延及於直隸，聚衆稱「義和團」，遂圍涇水，縣令祝芾請兵，直隸總督裕祿遣楊

福同勦之，福同敗死。「義和團」進攻涿州，知州龔蔭培告急，順天府何乃瑩格不行，以蔭培召變，免其官。慈禧太后以戊戌政變，康有爲遁，英人庇之，大恨。己亥冬，端王載漪謀廢立，先立載漪之子溥儀爲大阿哥，天下震動，東南士氣激昂。經元善連名上書，至千數人，太后大怒，逮元善，元善走入澳門，屢索不與。載漪使人諷各國公使入賀，各公使不聽，有違言，載漪憤甚，日夜謀報復。會「義和團」起，以滅洋爲幟，載漪大喜，乃言諸太后，力言義民起國家之福，遂命刑部尙書趙舒翹、大學士剛毅，及乃瑩，先後往，道之入京師，至者數萬人。「義和拳」謂鐵路電線皆洋人所藉，以禍中國，遂焚鐵路，燬電線，凡家藏洋書、洋圖皆號二毛子，捕得必殺之。城中爲壇場，殆徧，大寺觀皆設大壇，其神曰洪鈞老祖、梨山聖母。謂神來皆以夜，每薄暮，什百成羣，呼嘯周衢，令居民皆燒香，無敢違者。香煙蔽城，結爲黑霧，入夜則通城慘慘，有鬼氣。神降時，距躍類巫覡，自謂能祝槍礮，不然，又能入空中指畫，則火起，刀槊不能傷。出則命市人向東南拜，都人崇拜極虔，有非笑者，則僇辱及之。僕隸厮圉，皆入「義和團」，主人不敢慢，或更藉其保護，稍有識者，皆結舌自全，無有敢訟言其謬者矣。

「義和團」既徧京師，朝貴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學士徐桐、尙書崇綺等，信仰尤篤。「義和團」既藉仇教爲名，指光緒帝爲教主，蓋指戊戌變法，效法外洋，爲帝之大罪也。太后與端王載漪，挾以爲重，欲實行廢立，匪黨日往來宮中。匪黨揚言欲得一龍二虎頭，一龍指帝，二虎指慶親王奕劻及李鴻章也。奕劻時充總理衙門大臣，鴻章則時論所稱通番賣國者也。時各國公使均自危，俄使上書言：「他國將藉亂事圖不利於中國，俄與中國親睦，二百餘年，義當告。」總署得書不敢上，俄使欲請入見不許。五月，以啟秀、溥興、那桐入總理衙門，以載漪爲總理。日本書記杉山彬出永定門，董福祥遣兵殺之，裂其尸於道。拳匪於右安門焚教民居，無老幼男女皆殺之。繼焚順治門內教堂，城門晝閉，京師大亂。有旨：「義和團」作亂當勦，而匪勢愈熾。正陽門外商場，爲京師最繁盛處，拳匪縱火焚四千餘家，數百年精華盡矣。火延城闕，三日不滅。時方稱拳匪爲義民，莫敢捕治之。載漪等昌言以兵圍攻使館，盡殲之。太后召大學士六部九卿議，諸臣相顧逡巡，莫敢先發。吏部侍郎許景澄首言：「中國與外國結約數十年，民教相仇之事，無歲無之，然不過賠償而止，惟攻殺外國使

臣，必召各國之兵，合而謀我，何以禦之？主攻使館者，將置宗社生靈於何地？」太常寺卿袁昶力言：「拳匪不可恃，外憂必不可開，殺使臣，悖公法。」聲振殿瓦。太后怒，目視之。太常寺少卿張亨嘉力言拳匪宜勦，亨嘉語雜閩音，太后未盡晰，姑置之。倉場侍郎長萃在亨嘉後，大言曰：「此義民也，臣自通州來，通州無義民不保矣。」載漪載濂均言長萃言善，人心可不失。帝曰：「人心何足恃，徒滋亂耳，士夫喜談兵，朝鮮一役，朝議爭主戰，卒至大挫，今諸國之強，十倍日本，若徧啟釁，必無倖全。」載漪言：「董福祥善戰，勦回大著勞績，夷虜不足倖也。」帝曰：「福祥驕而難馭，各國器利而兵精，非回部之比。」帝自戊戌幽閉後，每見臣工，恆循例三兩言而止，絕不言政事，是日獨峻切言之，蓋知啟釁必足以亡國也。侍講朱祖謀班在後，力言福祥無賴，萬不可用。太后厲聲言：「汝云董福祥不可用，誰其可者？」祖謀言：「若必命將，則袁世凱可，匪拳亂民，必不可用。」載漪叱之。載漪語狂妄，帝默然而止，廷臣皆出。載漪剛毅合疏言義民可恃，其術甚神，雪恥強中國，在此一舉。聞者太息，然畏禍莫敢言也。是日遣那桐許景澄往楊村，說敵兵令無入，遇拳匪劫之，景澄幾死。洋兵援使

館者，以兵少不敢進，至落岱而還。太后復召見大學士六部九卿議，太后曰：「皇上意在和，不欲與夷戰，爾等可分別爲上言。」帝曰：「我國積弱至此，兵不足戰，用亂民以僥倖求勝，庸足恃乎？」載漪曰：「義民據忠憤以衛國家，不因而用之以雪國耻，乃目爲亂民而誅之，人心失，將不可以爲國。」帝曰：「亂民皆烏合耳，各國兵利，亂民豈足當之？奈何以民命爲戲？」太后慮載漪辨窮，戶部尙書立山，爲內務府大臣，最得太后歡，思得立山以助載漪，乃問立山：「汝言如何？」立山曰：「拳民雖無他，然其術多不效。」載漪憤然曰：「用其心耳，奚問術乎？」立山必與夷通，乃敢廷辨，請以立山退夷兵，夷必聽。」立山曰：「首言戰者載漪也，漪當行，臣主和，又素不習夷事，不足任。」載漪詆立山漢奸，太后兩解之，乃命兵部尙書徐用儀，內閣學士聯元，及立山，至使館，告勿調外兵來，兵來則決裂矣。次日復開御前會議，載漪請圍攻使館，殺使臣，太后許之。聯元力言不可，倘使臣不保，他日洋兵入城，雞犬皆盡矣。載漪怒，斥聯元方自使館還，懷貳心，罪當誅。太后大怒，立命斬聯元，左右力救之而止。大學士王文韶言：「中國自甲午以後，財盡兵單，今徧與各國啟釁，衆寡強弱，顯然

不侔，將何以善其後，願太后三思。」太后大怒而起，以手擊案罵之曰：「爾所言吾皆熟聞之，爾爲夷人進言耶？」帝持許景澄手而泣曰：「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何？」太后陽慰解之。景澄牽帝衣而哭，太后怒叱之曰：「許景澄無禮。」既罷朝，太后已決意主戰，載漪、載勳、載灃、剛毅、徐桐、崇綺、啟秀、趙舒翹、徐承煜、王培佑又力贊之，遂下詔褒拳匪爲義民，給內帑十萬兩。載漪於邸中設壇，晨夕虔拜，太后亦祠之禁中。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車夫小工，棄業從之，近邑無賴，紛趨都下，數十萬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爲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殺人刀矛並下，支體分裂，被害之家，嬰兒未匝月亦斃之，慘無人理。京官紛紛挈眷逃，道梗則走匿僻鄉，往往遇劫，屢瀕於險，或遇壇而拜求保護，則亦脫險也。太后召見其大師兄，慰勞有加，士大夫之諂諛干進者，爭以拳匪爲奇貨。知府曾廉編修王龍文獻三策，乞載漪代奏：「攻交民巷，盡殺使臣，上策也；廢舊約，令夷人就我範圍，中策也；若始戰終和，與銜璧輿櫬何異。」載漪得書大喜曰：「此公論也。」御史徐道焜奏言：「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大沽，夷船當盡沒。」御史陳嘉言，自云得關壯繆帛書，言夷當自滅。編修蕭榮爵言

夷狄無君父二千餘年，天將假手義民盡滅之，時不可失。曾廉，王龍文，彭清藜，御史劉家模，先後上書，義民所至，秋毫無犯，宜詔令按戶搜殺，以絕亂源。郎中左紹佐，請修郭嵩燾丁日昌之尸以謝天下。主事萬秉鑑，謂曾國藩辦天津教案，所殺十六人，請議卹。主義民者恒十九湘人也。侍郎長麟前以附於帝爲太后罷斥，久廢於家，至是請率義民當前敵，太后棄前憾而用之。當時上書言神怪者以百數，王公邸第，百司廨署，拳匪皆設壇，謂之保護。士夫思避禍，或思媚載漪者，亦恒設壇於家，晨夕禮拜焉。當僞詔命各省焚教堂殺教民，諸疆臣皆失措，李鴻章久廢居京師，方起爲粵督，乃各電商鴻章請所向，鴻章毅然復電曰：『此亂命也，粵不奉詔。』各省乃決劃保東南之策，鴻章領銜，偕江督劉坤一，鄂督張之洞，川督奎俊，閩督許應騤，福州將軍善聯，巡視長江李秉衡，蘇撫鹿傳霖，皖撫王之春，鄂撫于蔭霖，湘撫俞廉三，粵撫德壽，合奏言亂民不可用，邪術不可信，兵燹不可開，言至痛切。東撫袁世凱亦極言朝廷縱亂民至舉國以聽之，譬若奉驕子，禍不忍言矣；皆不省。義和拳既縱橫都下，因派載勳剛毅爲總統，比於官軍，然拳匪專殺自如，載勳剛毅不敢問。都統慶恒一

家十三日，皆死，載漪素暱慶恆，不能庇也。尙書立山不附載漪，侍郎胡燏芬，學士黃思永，通水道沈能虎，皆以談洋務著稱，拳匪皆欲殺之。燏芬逃，沈能虎以賄免，立山思永並下獄，指爲通夷。編修杜本崇，檢討洪汝源，主事楊芾，皆指爲教民，被傷幾死。太后諭各國使臣入總理衙門議，德使克林德先行，載漪令所部虎神營伺於道，殺之。後至者皆折回，徐桐崇綺聞之大喜，謂夷酋誅，中國強矣。太后旋命董福祥及武衛中軍攻交民巷，砲聲日夜不絕，拳匪助之，披髮禹步，升屋而號者數萬人，聲動天地。洋兵僅四百，董福祥所部萬人，攻月餘不能下。武衛軍死者千人。董軍武衛軍與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貝子溥倫，大學士孫家鼐，徐桐，尙書陳學棻，閣學貽穀，副都御史曾廣鑾，太常張邦瑞，皆被掠，僅以身免。徐桐貽穀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倫等爭告榮祿，祿榮不能制，民居市廛，數里焚掠一空，獨東交民巷使館，以塞門德士爲垣，嚴拒守，不能破也。尙書啓秀奏言：「使臣不除，必爲後患，五台僧普濟，有神兵十萬，請召之會殲逆夷。」曾廉，王龍文，請用決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館，必盡淹斃之。御史彭述，謂義和拳咒礮不然，其術至神，無畏夷兵。太后亦欲用山東僧普

法，余蠻子，周漢，三人者，王龍文上書所謂三賢也。普法本妖僧，余蠻子以攻剽爲盜魁，至盡發蜀中兵，乃捕得之。周漢則狂夫也。朱祖謀請勿攻使館，言甚痛切，不報。曾廉聞之曰：祖謀可斬也。載漪亦欲殺祖謀，未發。及城破而免。御史蔣式芬請戮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以其貳於夷，不奉朝命也。載漪爲匪黨論功，封武功爵者數十人，賞賚無虛日。載漪每出，扈從數百騎，擬於乘輿，出入大清門，呵斥公卿，無敢較者。五月二十五日下詔宣戰，軍機章京連文冲筆也。詔曰：「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懷柔。迨道光咸豐年間，俯准彼等互市，並乞在我國傳教，朝廷以其勸人爲善，勉允所請。初亦就我範圍，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梟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凶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怒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朝廷仍不開釁如前保護者，恐傷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衛使館，加卹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論，原爲民教解釋宿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

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復公然有杜士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礮臺，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自取決裂如此乎？朕臨御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帝，況慈聖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祖宗憑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無。朕今涕淚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至於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彼尙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卽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翦彼兇燄，張國之威？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抑或仗義捐資，助益饒項，朝廷不惜破格懋賞，獎勵忠勳，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卽刻嚴誅，決無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洩神人之憤，朕有厚望焉。」詔書以外人索大沽口爲詞，而大沽口已先於二十一日失守矣。敵兵之攻大沽也，提督羅榮光守礮台，礮傷英兵艦一，俄而兵大至，榮

光走，臺遂陷。榮光至天津，仰藥死。而直隸總督裕祿，謬報大捷。太后及載漪皆喜，發帑金十萬兩犒將卒。京朝士大夫附拳黨者皆喜，謂洋人不足平也。時有詔徵兵，羽書絡繹，海內騷然，以載漪、徐桐、崇綺、奕劻主兵事，軍府專恣，所請無不從。奕劻心知其誤，枝梧其間，不敢發一言。徐桐以道學自任，每朝奏事，太后輒改容禮之，自戊戌以後，大事皆決於桐。然康有爲盛時，桐亦不敢言也。詔遣倉場侍郎劉恩溥至天津，招集拳匪，直督裕祿亦極言拳民敢戰，夷甚畏焉。拳匪驅童稚爲前敵，直犯敵軍，排槍起，恆斃數百人。初，直隸提督聶士成奉命勦拳匪，有所誅鋤，既而朝議大變，直督又袒拳匪，深恚士成。朝旨嚴責士成勤夷，時論又多所責讓。士成憤懣無所洩，乃連戰八里台，陷陣而死。任李鴻章爲直隸總督，鴻章自粵行，留於滬。以廷雍爲直隸布政使，廷杰罷，以廷杰不主義民故也。聶士成既死，馬玉崑代統其衆，攻紫竹林，死者三千人。天津陷，裕祿走北倉，從者皆失，欲草奏無所得紙而罷。久之，乃上聞，京師大震。彭述曰：「此漢奸張夷勢以相恫喝也。姜桂題殺夷兵萬餘，夷方窮蹙，行乞和矣。」時桂題方在山東，未至天津也。崇綺授戶部尙書，崇綺以穆后父貴，封公爵，穆后

既殉穆宗崇綺卽乞病免及光緒己亥爲穆宗立嗣將圖廢帝而代以大阿哥溥儀乃起崇綺於家使溥儀若太子太傅也崇綺再出與徐桐比而言廢立得太后歡恩眷與桐等六月二十二日有旨保護教士及各國商民殺杉山彬克林德者議抵罪大學士榮祿意也王文韶附之載漪大怒不肯視事太后強起之董福祥之攻使館也太后問幾日可克福祥曰「五日必殲之」既而言不驗提督余虎恩與福祥論事榮祿前語侵之福祥怒欲殺虎恩榮祿以身翼蔽之乃免李秉衡至自江南太后大喜召見甯壽宮語移日秉衡力主戰且言義民可用當以兵法部勒之太后詰與李鴻章等公奏何以主和秉衡言「此張之洞入臣名耳臣不與知也」太后聞天津敗方旁皇得秉衡言乃決戰遂命總統張春發陳澤霖萬本華夏辛酉四軍七月初四日殺許景澄袁昶秉衡有力焉天下冤之刑部侍郎徐承煜監斬色甚喜徐桐曰「是死且有餘罪」王龍文曰「可以懲漢奸令後無妄言者」拳匪攻交民巷西什庫教堂既屢有殺傷教民亦結羣自衛拳匪不得逞乃日於城外掠村民謂之教民以送載勳載勳請旨交刑部斬於市前後死者男女百餘人號呼就戮皆不

知何以至此也。既而北倉失，裕祿自戕死，聯軍方佔天津，畫地而守，兵久不出，一夕大至，攻北倉，玉崑力戰三晝夜，大敗至楊村，不復能軍。榮祿以聞，太后泣問計於左右，以新誅袁許，無敢言者。洋兵既將逼京師，乃變計欲議和，以李鴻章爲全權大臣，停攻使館，使總理衙門章京文瑞齎西瓜問饋之，以桂春陳夔龍送使臣至天津，使臣不肯行，覆書詞甚慢。彭述請俟其出，張旗爲疑兵，數百里皆滿，可以怵夷，聞者笑之。是日李秉衡出視師，請義和拳三千人以從，秉衡親拜其大師兄，各持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擁秉衡而行，謂之八寶。北人思想，多源於戲劇，北劇最重神權，每日必演一神劇，封神傳，西遊記，其最有力者也。故拳匪神壇，所奉梨山聖母，孫悟空等，皆劇中常見者，愚民迷信神權，演此劫運，蓋醞釀百年以來矣。及戰，張春發，萬本華，敗於河西隄，死者十之五六，潞水爲之不流，御史王廷相走渡河，溺死。廷相故與曾廉，王龍文，張季煜，從秉衡軍，廷相詔附拳匪，載濂剛毅聯名之疏，廷相屬草焉。陳澤霖自武清移營，聞礮聲，全軍皆潰，秉衡走通州。載濂請斬榮祿，王文韶，太后未許。載濂復令董福祥，余虎恩，急攻使館，武衛軍，虎神營，

神機營諸軍，皆會誓必破之，以洩憤。無何，通州陷，李秉衡死之。是日殺徐用儀、立山、聯元，仍以徐承煜監斬，用儀尸橫道二日，無收之者。旬日之內，連殺五大臣，詔書皆曰通夷，又欲殺奕劻、榮祿、王文韶、廖壽恒、那桐，會城破而免。載漪謀弑帝，御醫姚寶生洩之，乃下寶生獄，欲殺之以滅口。城破，與龔照璉、徐致靖、何隆簡、黃思永、席慶雲，皆逸出。是日太后聞秉衡軍敗而哭。顧廷臣曰：『余母子無所賴，甯不能相救耶？』廷臣相顧皆莫對。議遣王文韶、趙舒翹至使館，文韶以老辭，舒翹曰：『臣資望淺，不如文韶，且拙於口，不能力爭。』榮祿曰：『不如與書觀其意。』乃遣總理章京舒文持書往，書達使館，約明日遣大臣來，以午相見，及期皆不敢出。時方攻使館，舒文至，董福祥欲殺之，稱有詔乃免。敵兵自通州至，董福祥戰於廣渠門，大敗，時日暮北風急，礮聲震天，風雨暴至，乃休戰。七月二十日黎明，北京城破，敵兵自廣渠朝陽東便三門入，禁軍皆潰，董福祥走出彰儀門，縱兵大掠而西，輜重相屬於道。彭述方徧諭五城，謂我軍大捷，夷兵已退天津矣。及城破，印度兵屯於道，都人尙謂回部救兵來也。是日百官無入朝者，徐會灃授工部尙書，謝恩至神武門，聞哭聲，宮中人紛紛竄

出，知城破，乃走還。二十一日，天未明，太后青衣徒步泣而出，帝及后皆單袷從，至西華門外，乘騾車，從者載漪溥儀載勳載瀾剛毅等，妃主宮人皆委之以去。珍妃帝所最寵，而太后惡之，既不及從，乃投井死。宮人自裁者無數，或走出安定門，道遇潰兵，被劫多散。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城中火起，一夕數驚，滿洲婦女懼夷兵見辱，自裁者相藉也。京師盛時，居民殆三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所過一空，無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是日駕出西直門，馬玉崑以兵從，暮至貫市，帝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獻麥豆，至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時天漸寒，求臥具不得，村婦以布被進，濯猶未乾也。岑春煊爲甘肅布政使，率兵來勤王，奉命往察哈爾防俄，至於昌平，入謁，太后對之泣。貫市李氏者，富商也，以保標爲業，北道行旅均藉之，從取千金，帝及太后乃易騾轎而行。太后倉皇出走，驚悸殊甚，得春煊，心稍安。春煊勤護從，一夕宿破廟，春煊纒刀立廟門外徹夜，太后夢中忽驚呼，春煊則朗應曰：「臣春煊在此保駕。」春煊於危難之中，竭誠扈從，以達西安，太后深感之，泣謂春煊：「若得復國，必無敢忘德也。」次日行至全道，延慶州知州秦

奎良進食，從者不能徧，奎良懼，太后慰遣之。太后易秦奎良轎行，暮至懷來，縣令吳永供張甚備，左右皆有餽遺，塞外已嚴寒，而太后方御葛衣，永進衣裘，太后大喜，立擢永通水道。王文韶與其子追駕出西直門，及於懷來，乃入見，太后垂涕勞之。趙舒翹亦至。帝及后至沙城，乃易轎行，車駕至太原，總兵何金龍率兵迎駕，駐於太原。時聯軍入都，各國劃界，分屯軍隊，美日兩國兵均嚴守紀律，不擾居民。德軍憤使臣之被害，其出師時，德皇誓於軍，謂破都城時當以入野蠻國之法待之，故德兵淫掠殊甚，其他國軍隊亦略同焉。聯軍既佔北京，分兵追駕，至保定而還。太后聞洋兵將追至，甚皇懼，江蘇巡撫鹿傳霖以勤王兵至，及於太原，入謁，言太原不可居，西安險固，僻在西陲，洋兵不易至，乃定入陝之策。至於西安，陝西布政司端方署巡撫，迎駕，設行在政府於撫署，授岑春煊陝西巡撫，榮祿至於行在，命長樞垣載漪剛毅輩不敢言國事矣。聯軍舉德大將瓦德西爲統帥，入居儀鸞殿，整隊入宮，見穆宗瑜妃，猶致敬禮，殿宇器物，戒勿毀掠，逮回鑾時，尙無恙也。城內外居民，則恣意搜括，廟觀曾設拳匪壇者，則焚之。拳匪亂時，積屍於道，聯軍則驅華人負屍出城，有達官貴族，被驅

遣負屍，不順則鞭之，其掠人筐篋，則奪大車載之行，牲口不足，則執華人於道，以代驟馬。陳璧方官御史，亦被執，使負絳焉。侍郎李昭煒所居，有小童擲石傷洋兵，則入執昭煒至營，痛撻之，復驅出，暈墮於玉河橋下，于式枚方居賢良寺，趨救始獲甦。聯軍以非李鴻章來不能言和，乃命鴻章與奕劻同爲議和全權大臣，至於京師，奕劻一以讓鴻章，不敢置一詞。聯軍索罪魁，載漪，載勳，載瀾，剛毅，趙舒翹等數十人，鴻章屢與辯護，瓦德西曰：『吾等所列罪魁，皆其從者，爲全中國體面，其首罪名，尙未提出也，此而不允，則吾將索其爲首者。』其意蓋指太后也。鴻章亟以電告，乃允以載勳等賜死，而特原載漪配新疆，并黜溥儀大阿哥，使出宮焉。鴻章與各國磋商，已歷數月，心力交瘁，行在政府屢傳電諭授意駁辨，鴻章謂樞臣不明敵情，徒亂意，閱竟旋毀之，幕僚不及見也。鄂督張之洞亦迭電干議。鴻章笑曰：『張某作官數十年，猶書生也。』之洞深恨之。各國持之堅，久未定議，而鴻章積勞病深，不起，瀕危，猶口授計畫，秩然不紊，各國聞鴻章逝，皆感愴，乃悉如鴻章議，卒簽約，而鴻章不及見矣。先逝一日，口授于式枚草遺疏，保今總統袁公繼直督任，謂：『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

世凱右者。』并力請回鑾，保外人無他，電達行在。太后及帝哭失聲，輟朝，立授袁公直督。既定約交還北京，太后尙未敢還都，王公大臣既漸趨行在，其留京者合辭請回鑾，疆臣復連名力請，乃下詔還都。命都御史張百熙爲蹕路大臣，先馳還，逮蹕路成，車駕發於西安，改岑春煊山西巡撫，而以端方爲陝西巡撫。至于保定，謁西陵，乃還京師。初，太后藏金宮中，聞達三千餘萬，聯軍護存之。及還宮，金無恙，太后則大喜。自經巨變後，羣臣爭言新政，乃開經濟特科，詔天下辦學，命張百熙爲學務大臣，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爲外務部，以瞿鴻禨爲尙書。新政漸繁興焉。當在行在時，下詔罪己，榮祿幕客樊增祥筆也。太后每見臣工，恆涕泣引咎，臣下請行新政，多所采納。及還都，中外漸安輯，漸益奢恣，大脩頤和園，窮極奢麗，日費四萬金，歌舞無休日，已忘喪亂矣。惟惕於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各國公使夫人，得不時入宮歡會，閒與內政。日本內田公使夫人，解華語，尤濃洽。內監李蓮英最用事，與白雲觀高道士拜盟，而華俄銀行理事璞科第交高道士厚，因緣結於蓮英，多所密議，外交尤有力焉。帝既久失愛於太后，當逃亂及在西安時，尙時詢帝意，回鑾後，乃漸惡如前，公

使夫人入宮有欲見帝者，召帝至，但侍立不得發一言，帝不得問朝政，例摺則自批之，蓋借庸闇以圖自全也。

拳變餘聞

羅惇融

余既爲庚子國變記，復搜集記載，及連年旅京津所聞較確者，錄爲拳變餘聞，興至卽書，不復次其先後，視國變記尤詳盡矣。惇融志。

甲午中日之戰，津郡驚擾，官民遷徙，時適北鄉挖支河，獲殘碑一，字漫漶，惟二十字可讀。文曰：「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紅燈照滿街，那時纔算苦。」類譏語，與莫能明也。及曹州匪起，今總統袁公方撫山東，獲匪首朱紅燈戮之，時謂應紅燈之譏，然津郡尙無擾也。庚子四五月間，忽傳有「紅燈照」者，皆十餘齡幼女，紅衣袴，挽雙丫髻，稍長者盤高髻，左手持紅燈，右手持紅巾，及朱色摺疊扇，扇股皆朱髻。始老孀設壇授法，集閨女數十輩，環侍受法，四十九日，術成，稱大師姐，轉教他女，術成，持扇白扇，漸起漸高，上躡雲際，擲燈下，其從嫗拾繳壇內，女身植立空際，漸化爲明星，較星差大，其光晶晶，或上或下，或近或遠，或攢聚如聯珠，或迤邐如貫魚，津民狂走聚觀，僉云日覩，有終夜升屋而瞭者。女子自言，能於空中擲火焚西人之居，呼風助火，焚無餘，津民深信之。入夜，家家懸紅燈，迎「紅燈照」仙姑也。城內外列炬高

懸若萬星之齊耀，爭傳拳隊所至，紅燈隨之。每焚洋樓，皆言仙姑擲火也。又有「沙鍋照」者，以饗神團，人挾一鍋，遇拳民戰時，析薪浙米，炊飯饗之。沙鍋僅如巨鉢，自言飯百人不盡。此團皆乞丐也。沿門索米濟軍，無敢拒者。五月中，有黃蓮聖母，乘舟泊北門外，船四周皆裹紅縐，有三仙姑，九仙姑，同居舟中，自言能療疾。拳匪傷者，舁舟傍，傅以香灰，數日而蛆出焉。直督裕祿迎入署，朝服九拜，弗爲動。乃製黃旗兩桿，大書黃蓮聖母，鼓吹一部，送侯家堠某神堂居焉。聖母坐神櫺中，垂黃幔，香燭清供，萬衆禮拜，城陷逃去。拳匪散爲盜，劫聖母於舟中，審爲聖母也，縛而獻諸都統衙門，獲重賞。一仙姑投水死，一仙姑與聖母同被執，皆僇之。或云，西人載之游歐洲，而「紅燈照」皆復其居，大半爲娼焉。

「義和拳」稱神拳，以降神召衆，號令皆神語。傳習時，令伏地焚符，誦咒，令堅合上下齒，從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則躍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其神則唐僧、悟空、八戒、沙僧、黃飛虎、黃三太。庚子四五月間，津民傳習殆徧，有關帝降壇文，觀音託夢詞，濟顛醉後示，皆言滅洋人。忽傳玉帝勅，命關帝爲先鋒，灌口二郎神

爲合，後增財神督糧，趙子龍，馬孟起，黃漢升，尉遲敬德，秦叔寶，楊繼業，李存孝，常遇春，胡大海，皆來會師。其所依据，則西遊記，封神傳，三國演義，綠牡丹，七俠五義，諸小說，北中所常演之劇也。洋人教士教民，分『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遇之殺無赦。禮神以頂著地，叩首三十六。練術，有渾功，清功，渾功百日，清功四百日，渾功避槍礮，清功能飛昇，然習者，利速成，多渾功也。臨陣佩小黃紙畫像，有首無足，銳指，頭四周有光，耳際腰間作狗牙詰屈狀，不名何神，心以下書一行文曰：『雲涼佛前心，玄火神後心。』誦咒曰：『左青龍，右白虎，雲涼佛前心，玄火神後心，先請天王將，後請黑煞神。』誦此祝槍礮不然，誦聲未絕，中彈斃。其焚教堂，大師兄率衆握刀來，轉向東南跪伏，突立起呼殺，其聲動天，大師兄焚香擲堂中，俄而燄發矣。有張天師擁衆橫殺，俄別出一張天師，不相下，時互鬥，後其一誑鉅金遁，其一仍專橫，大師兄曹福田至，獲天師，斬之。

『義和拳』源於『八卦教』，起於山東堂邑縣，舊名『義和會』，東撫捕之急，潛入直隸河間府景州獻縣，乾字拳先發，坎字繼之，坎字拳蔓延於滄州靜海間，

白溝河之張德成爲之魁，設壇於靜海屬之獨流鎮，稱天下第一壇，遂爲天津之禍。乾字拳由景州蔓延於深州冀州而涑水而定興固安以入京師。天津北京拳匪本分二系，皆出於『義和會』。其後皆稱『義和團』。坎字拳爲林清之餘孽，乾字拳爲離卦教郜生文之餘孽，故皆尙紅。其後有黃色一派，則乾字拳所創也。坎字乾字授法各殊：坎字拳傳習時，令焚香叩拜後植立而仆，仆而起，跳躍持械而舞；乾字拳則令閉口伏地，少時白沫滿口，則呼曰神降矣，亦起躍持械而舞。又有震字，則山東主中之遺孽，中於乾隆間被戮。坤字拳不詳所自。震字拳見諸永定河南岸，坤字拳見諸京西，從者蓋鮮，惟坎字乾字最勢大矣，乃分擾於京津。京師從授法者，教師附其耳咒之，詞曰：『請請志心歸命禮，奉請龍王三太子，馬朝師，馬繼朝師，天光老師，地光老師，日光老師，月光老師，長棍老師，短棍老師。』要請神仙某，隨意呼一古人，則孫悟空，豬八戒，楊香，武松，黃天霸等也。又一咒云：『快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門動，一指地門開，要學武藝請仙師來。』一咒云：『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豬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聖，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

顛我佛祖，六請江湖柳樹精，七請飛標黃三太，八請前朝冷于冰，九請華陀來治病，十請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神兵。」諸壇所供之神不一，如姜太公，諸葛武侯，趙子龍，梨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弟兄，九天玄女；又有供紀小唐者，則小說之年羹堯；最奇者爲山西祁相國，則祁文端也。大約祀神無規定，意中所欲奉，則祀之耳。自乾隆時，高宗恆以小故殺人，詩詞戲劇，皆足殺身，供奉者乃雜取封神傳、西遊記諸小說，點綴神權，以求絢爛而免禍也。浸淫百年，蒸爲民俗，愚民受戲劇之教育，馴至庚子，乃釀此巨變，豈得曰非人爲哉。

津郡拳匪，始於靜海屬之獨流鎮，稱天下第一壇，直督裕祿不之禁，漸延入郡城，張旗挾刃游於市，轉相煽誘，旬日之間，壇林立，業冶鐵者，家家鑄刃，丁丁之聲，日夜相續，若鈴鐸之互答，官不敢禁挾械，但禁冶鐵，示甫下，匪紛集縣署，露刃逼官弛禁，不得已從之，冶鑪徧衢巷矣。匪誦言滅洋，租界戒嚴，教堂尤汲汲。津保之間，迭燬電線，鐵路。五月，朝旨嚴勦拳匪，裕祿承端剛意，故縱之，匪燄益熾。教士皆避居租界，官臨視各教堂，加鎗焉，匪猶揚言教堂藏地雷火藥，定期轟燬津城。鼓樓東教堂洋

樓特高，夜半忽傳中有火光，游民漸聚，漸衆，匪率衆焚之，燼焉。破獄出獄囚，洋貨店及藏洋書器者，皆焚燬之。禁民間著白衣，謂其近洋派也。以河東民居鄰租界，謂藏奸細，焚殆盡。令民家焚香，供清水一盂，饅首五枚，青銅錢數枚，家置一秫稽，粘紅紙，供五日，持以揮敵，首自落。匪紛集督轅，求槍礮，裕祿命赴軍械所自擇焉，盡攫以去。又令居民喊大得勝以助威。有閉火門神咒，徧張通衢，其詞曰：「北方洞門開，洞中請出鐵佛來，鐵佛坐在鐵蓮臺，鐵盔鐵甲鐵壁寨，閉住礮火不能來。」既而洋兵槍彈屢及，神咒不驗。又令居民焚香叩首時，以拇指掐中指，男左女右，力掐不放，曰避火訣也。已而又不驗。匪揚言海口起沙，橫互百里外，阻夷船，團中海乾神師爲之也。既而一僧來，自稱海乾，衆虔奉之，着黃緞服，手念珠，持禪杖，受衆供養。城陷後，不知所終。復有一道士來謁大府，自號天滅，謂天滅洋人也，官吏恭送入壇，團匪與語不合，斬之，懸首西門，曰：「此僞天滅也。」匪劫掠無虛日，富戶一空，及城陷，匪首張德成挾重資遁。日本兵先至，津民大書大日本順民，或揭諸門，或纏諸臂，以求保護，拳民一時絕迹焉。

拳匪之禍，成於匪首張德成曹福田，皆直督裕祿所曾奏保也。德成白溝河人，業操舟，往來玉河西河間。時「義和拳」已傳至靜海縣之獨流鎮，有童數輩，方習拳，德成睨之而笑，衆詰之，德成曰：「此僞神拳也。」衆叩其術，德成乃取一梳楷以黃紙擲地上，令衆拾之，壯夫數人不能舉，羣大驚，羅拜曰：「真神師也。」擁之入巨宅，設壇焉，遠近拳匪爭來附遙受節制，德成居獨流，聲勢甚雄。曹福田爲天津拳匪之魁，其自署門榜曰：「署理靜津一帶義和神團。」曹蓋以本任屬德成也。德成語其衆曰：「頃睡時，元神赴天津紫竹林，見洋人正剖婦女，以穢物塗樓上，爲壓神團法也。」他日又言元神赴敵，盜得洋礮機管，礮不得然矣。更率衆周行鎮外，三匝以杖畫地曰：「此一周土城，一周鐵城，一周銅城，洋人卽來，無能越者。」五月，直隸四道員結伴去津，舟過獨流，遇匪，將手刃之，皆叩首乞命，牽赴神壇，德成審爲大官，釋之，延坐自銜其術，使達諸總督，請餉二十萬，自任滅洋，皆受命，上書裕祿。裕祿乃馳檄召德成，不至，屢檄之，德成怒曰：「吾非官吏，何得以總督威嚴凌我耶？」裕祿謝過，命使以八人輿禮迎之。德成至，以敵體禮見，啓中門迎之入。次日，宴於節署，德成

忽若睡，呼之不應。俄欠伸起，袖出鐵礮機管數事，云元神出，新從敵中竊來者，敵礮皆廢矣。裕祿深敬之。德成恆出入節署，以耀其曹。裕祿表薦諸朝，稱其年力正強，志趣向上，復屢報戰功，賞頭品頂戴，花翎，黃馬褂，無何城陷，張匪挾鉅資行，至王家口，索鹽商王姓具供張，王以二人輿至。德成怒曰：「吾在津，制軍以八人輿迎我，猶不能時至，汝乃如是褻神耶？」不得已，假關帝廟綠輿迎焉。既至，盛宴之。德成猶謂不能下箸，推席而起，王不能堪，村人憤甚，乃共謀刺之，共捕德成，餘匪盡逃。德成叩頭乞饒，衆曰：「試其能避刀劍否？」共斫之，成血糜焉。餘匪至白溝河後，推德成之弟張三，稱三師父，挾至獨流鎮，仍立天下第一壇，謂張三神力過德成十倍。聯軍已踞天津，將勦餘匪於諸村，村人共逐張三，餘匪乃四散焉。

曹福田，天津靜海縣人，本游勇，嗜鴉片，無以自存，乘亂煽惑。初至津，登土城樓，詢租界何處，土人言東南方，卽伏地向東南叩首，良久起曰：「洋樓燬矣。」以東方烟起，萬衆悚然，蓋適河東民居被焚也。既入城，商民跪迎，福田坐馬上指揮令起立，曰：「無須跪也。」聞拳壇令闔郡持白齋，諭無須言：「我亦飲酒食肉也。」聞洋貨

店多被燬，亦云：『無須，洋貨入中國久，商民何罪？』津民以是尤信奉之。福田室中懸神像，關帝、趙子龍、二郎神、周倉也。另供木主，曰聖上楊老師。福田整隊赴前敵，以洋鐵造鼓吹，大螺、紅旗、大書曹字，側書扶清滅洋。天神天將義和神團。福田騎馬，戴大墨晶眼鏡，口銜洋烟捲，長衣繫紅帶，緞靴，背負快槍，腰挾小洋槍，手持一秣楷，語路人往觀戰。至馬家口，謂前有地雷不可進，繞道歸。又令商民備蒲包麻繩，各數千，麻繩備縛洋人，蒲包蒙其首也。福田不敢與洋人戰，日列隊行周衛，遇武衛軍則縛而僇之，報聶士成落袋一戰之讎也。直督裕祿奏保賞頭品頂戴花翎黃馬褂，實虛保戰功也。紳商慮開戰則全城糜爛，力請於裕祿議和，裕祿令請命於福田，福田不可，曰：『吾奉玉帝勅，命率天兵天將，盡殲洋人，吾何敢悖勅命。』紳商哀之急，則怒，命殺之，羣哀請乃免。和議既阻，乃請別擇戰地，福田不可，曰：『若別擇地，當先以租界歸我。』張德成至，衆復哀請，德成許之。福田不可，衆以商民生命爲請，福田曰：『死者皆劫數中人，吾掃蕩洋人後，猶當痛戮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人，完此劫數。』及馬玉崑兵敗，津城陷，福田易裝遁。冬間私至靜海境，衆呼捕之，驚走。次年正月，潛

歸里，里人縛送之官，磔之於靜海縣。

拳匪之變，以聶提督士成死事最烈。士成安徽合肥人，爲淮軍宿將，髮捻諸役及勦朝陽匪，皆有功。甲午中日之戰，據大高嶺，阻日兵，尤著名。葉志超逮後，士成代爲直隸提督，率武衛軍駐蘆台。庚子四月，拳匪毀保定鐵路，直督裕祿命副將楊福同馳往鎮之。及易州，爲匪戕死。朝廷方議用拳匪，不賜卹。匪焚黃村鐵路，聶軍一小隊馳至，突被拳匪迎擊，傷數十人。士成奉相機勦撫之命，軍至落袋，拳匪三千人，方燬耶坊鐵軌，士成諭禁不止，仍撲聶軍。士成命擊之，匪多死，乃大恨士成。匪黨訴諸朝，朝旨嚴責士成。裕祿命士成軍回蘆台。士成至津，遇拳匪於道，匪持刀奔馬首，士成避入督署。裕祿爲之緩頰乃止。時拳匪在津及二萬人，遇武衛軍，輒縛而戮之。士成不敢與抗。端王載漪剛毅等，深恨士成，思乘間除之。榮祿慮聶軍激變，馳書慰之，謂：「貴軍服制頗類西人，遂致尋釁，團民志在報國，願稍假借。」士成得書慷慨復書曰：「拳匪害民，必貽禍國家，某爲直隸提督，境內有匪，不能勦，如職任何？若以勦匪受大戮，必不敢辭。」聶軍守楊村，遏洋兵，屢戰，互有殺傷。洋兵以餒絀兵單折回。

裕祿張拳匪功，賞拳匪鉅萬。聶軍不與，旋奉命攻天津租界，血戰十餘次，租界幾不支。西人謂自與中國戰，無如聶軍悍者。拳匪恨士成甚，詆聶軍通夷，朝旨又嚴督之。士成憤甚，謂上不諒於朝廷，下見逼於拳匪，非一死無以自明。每戰必親陷陣。一日戰方酣，拳匪擁入其家，繫其母妻女以去。士成聞報，奮軍追之。部下新練軍一營，多通拳匪，見聶軍追匪急，大呼聶軍反，齊開槍橫擊之。士成內外受敵，被數十槍，乃麾其軍還攻拳匪，自突戰於八里台，期死敵，麾下執轡挽之回。士成手刃之，將校知不可回，乃隨士成陷敵陣。士成中數彈，裂腸死，麾下奪屍歸。拳匪將戮其尸，洋兵追及，拳匪逃，乃免。裕祿以死事上，朝議賜卹，載漪剛毅力阻，乃下詔責其誤國喪身，實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卹典。士成死三日，而天津陷焉。

拳禍始於毓賢，成於載漪剛毅，人所習聞。然最初實爲李秉衡。光緒乙未，秉衡撫山東，仇視西人。山東有大刀會，主仇西教，秉衡恒獎許之。丁酉十月，大刀會殺二教士，德人請秉衡職，不允。轉秉衡川督，德人憾不已，乃命開缺。德人堅謂不足蔽辜，卒革職去。毓賢以曹州府知府至藩司，秉衡所最親善也。及爲東撫，循秉衡之舊。

護大刀會尤至。己亥，剛毅入樞府，力薦秉衡，令查辦盛京案，歸卽命巡視長江水師。秉衡過武昌，語鄂督張之洞曰：「朝廷將痛除西人，公當默體此意。」毓賢旋授山西巡撫，語其屬曰：「義和團魁首有二，其一鑑帥，其一我也。」庚子五月，匪勢大熾，東南督撫連名請勦匪，粵督李鴻章領銜，約秉衡署名，不得已從之。旋密奏請募兵北上，謂西兵專長水技，不善陸戰，引之深入，必盡殲之。朝命統兵北上，乃募湘勇十六營行，中途逃散，乃返南京。另率隊北上，比至京，而天津陷，孝欽后正憂惶無策，思與西軍言和，秉衡入對，力以退敵自任，后大喜，命統張春發、陳澤霖、萬本華、夏辛酉四軍出屯楊村、河西塢。及至，而楊村已失，西軍勢甚銳，秉衡一戰而潰，自維無以對朝廷，乃吞金死。事聞，照總督例賜卹。聯軍入京，奕劻、李鴻章與議和，聯軍請懲辦罪魁，得行在朝旨云：「李秉衡固執釀禍，應定爲斬監候，惟念已臨難自盡，着革職撤銷卹典。」秉衡負清名三十載，自佐貳致開府，及死，人無惜之者。

毓賢以山東曹州府知府至藩司，繼李秉衡爲巡撫。山東大刀會，仇視西教，毓賢獎借之，匪首朱紅燈倡亂，以滅教爲名，毓賢命濟南府盧昌詒查辦，匪擊殺官兵

數十人，自稱『義和拳』。建保清滅洋旗，掠教民數十家，毓賢庇之，出示改爲『義和團』。匪樹毓字黃旗，掠教民，焚教堂，教士屢函乞申理，總署令保護，毓賢均置不問。匪勢愈熾。法使屢責，總署乃召之來京，以今總統袁公代爲巡撫。時拳匪出沒於東昌，曹州，濟甯，兗州，沂州，濟南之間，勢甚盛。袁公至，力勦拳匪，獲朱紅燈戮之。數月而匪勢大衰。山東境不能容，乃竄入直隸境。庚子三四月間，蔓延各屬矣。毓賢入都，見端王，載漪，莊王，載勛，大學士，剛毅，盛誇『義和團』忠勇可恃，載漪等信之，据以入告，遂拜巡撫山西之命。毓賢至，任衛軍數十人，皆拳黨也，自稱『義和團』統領，拳術漸被於山西。浸猖獗，平陽府教堂被燬，府縣以聞，稱曰團匪。毓賢痛斥之，郡縣承風，莫敢詆拳匪矣。毓賢命製鋼刀數百柄，分賜拳童，勉以殺洋人。大師兄出入撫署，若貴賓。五月，朝旨令保護教民，毓賢承端剛旨，仍置不問。六月，匪焚教堂，毓賢登高觀之，曰：『天意也。』營官將施救，毓賢不許，英教士逃出，號於衆曰：『昔晉省大侵，吾輸財五六萬，活數千人，今獨不能貸一死耶？』卒戕之。一英婦挾兒出，跪言吾施醫歲活數百人，今請貸吾母子，語未絕，一兵以挺擊之，仆，推置火中，復奮身出，仍

推入，與其子同燼焉。毓賢以兵守城門，禁教士出入，復移教士老幼於鐵路公所，以兵守之。他日復驅入撫署，毓賢坐堂皇，命行刑，殺英教男女老幼三十餘人，服役二十餘人，梟首示城門，剖心棄屍，積如邱山。又驅法天主堂教女二百餘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從，令斬爲首二人以盜承血，令諸女徧飲，有十六人爭飲，盡之，毓賢令縛十六人懸高處，迫其餘背教，皆不從，求死益堅，兵士擇貌美者掠數十人去，皆不屈死焉。各屬教民，富者皆爲拳匪掠奪，其被逼背教抗而死者，先後數千人，被禍最慘者，爲大同、朔州、五臺、太原、徐溝、榆次、汾州、平定，匪勢蔓全省矣。聯軍破天津，毓賢自請勤王，朝旨命統軍入京，毓賢實不欲行，陰使晉民籲留，朝旨再促，不得已就道，猶告拳黨曰：教民罪大，焚殺任汝爲之，勿任地方官阻止也。七月，毓賢始去晉，而聯軍已破京師，遇兩宮於途次。李鴻章奉命議和，德皇要懲辦罪魁，鴻章以聞。閏八月，有旨命毓賢開缺另候簡用，以錫良代爲晉撫。各國以罪魁未懲辦，不允議約，駐德使臣呂海寰、駐俄楊儒、駐英羅豐祿、駐美伍廷芳、駐法裕祥、駐日李盛鐸，合電請懲辦罪魁首李秉衡、次毓賢、剛毅、趙舒翹、董福祥、載漪、載瀾，並述各國堅決之意。鴻

章與劉坤一，張之洞，盛宣懷，亦先後電劾，得旨，毓賢褫職，配極邊，永不釋回。各國意猶不慊，十二月，得旨，毓賢遣發新疆，計已行抵甘肅，着卽行正法，派何福堃監視行刑。署甘督李廷簫爲晉藩時，附和毓賢，縱拳戕教，旣得毓賢正法之命，持告毓賢，毓賢曰：「死吾分也，如執事何？」廷簫慮不免，元旦仰藥死。蘭州士民謂毓賢伏法爲冤，集衆代請命，毓賢移書止之，并自輓曰：「臣罪當誅，臣志無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終沈三字獄。君恩我負，君憂誰解，願諸公轉旋補救，切須早慰兩宮心。」戴賢有母八十餘，留太原，一妾隨行，逼令自殺。正月初六日，何福堃至，什字觀，呼毓賢出，武員舉刀斫之，傷頸未殊，毓賢連呼求速死，其僕憐之，助斷其項，收葬焉。

拳匪之入京師，剛毅實導之。剛毅識字不多，以清正自詡，由部曹外任巡撫，內召爲尙書，入樞府，后眷甚隆。奉命江南查案，旋之廣東，歛浮賦，括四百萬，歷東南諸省，括千萬歸於京師。得梁啓超所撰清議報，進於孝欽，后大怒，憤外國之庇康梁，必欲報此讎。益恨德宗，思廢之，立端王載漪之子溥儀爲大阿哥，將於庚子正月，行廢立，剛毅實主之。力引載漪居要職，寵眷在諸王上，后命榮祿告李鴻章，私以廢立

意詢各國公使，皆不協，后益大恨。剛毅日言仇洋，見談洋務者皆斥爲漢奸。過金陵，見劉坤一所立之儲才學堂，立命閉之。董福祥以殺洋人自任，剛毅力譽於后前，恩寵日渥。及拳匪據涿州，朝議勦撫不決，乃命兼管順天府事尙書趙舒翹偕府尹何乃瑩馳往解散。剛毅慮舒翹或戾己意，自請繼往。舒翹至，召匪首諭朝廷德意，令解散，匪首堅請褫聶士成職，舒翹難之。剛毅至，許以先退聶軍。及復命，力言團民忠勇有神術，若倚以滅夷，夷必無幸。舒翹本以剛毅力貴顯，益附剛毅說。后乃命剛毅導拳匪入京，旬日至數萬人，壇場徧城內外，王公貴人爭崇奉之，漸出入宮禁，莫敢究詰。剛毅與載漪合疏，請用團民，乃奉統率團民之命。董福祥率武衛軍攻使館，剛毅日坐城樓觀戰，曰：「使館破，夷人無噍類矣，天下自此當太平。」舒翹起爲壽曰：「自康有爲倡亂，天下擾擾，公起而芟夷之，上病失天下心，幸繼續有人，定策之功，公第一。」剛毅大喜。及聯軍破京師，兩宮倉皇出走，剛毅隨扈至太原，李鴻章電劾肇禍諸王大臣，后召見載漪，痛斥之。自出狩後，剛毅憂懼，不復有所言。及隨扈西安，中道病，折回侯馬鎮，病死。十二月，懲辦罪魁，剛毅以先死免戮，追奪原官。

趙舒翹以刑曹熟習刑律，剛毅援引致位尙書。拳匪據涿州，奉命解散，甫抵涿州，而剛毅繼至，遂導拳匪入京師。剛毅力言拳民忠義可用，舒翹附和之。及聯軍破京城，隨扈兩宮狩西安，各國索懲辦罪魁，舒翹革職留任，各國憾不已，乃改爲斬監候，囚西安獄。次年正月，各國要加重懲辦，西安士民連合數百人，爲舒翹請命，樞臣以聞，乃賜令自盡，派陝撫岑春萱監視。舒翹猶以爲必有後命，其妻謂之曰：「君無冀也，吾夫婦同死耳。」乃以金進。舒翹吞少許，逾三時不死，猶處分家事。又痛九十九餘老母，見此奇慘，旣而自恨曰：「剛子良害我。」春萱迫於復命，乃更進鴉片烟，兩時仍不死，再進砒霜，始偃臥而呻，夜半猶未絕，乃以厚紙蘸熱酒，連蔽其七竅，乃絕。其妻仰藥殉焉。

徐桐以漢軍翰林，至大學士，以理學自命，日誦太上感應篇，惡新學如讎。門人李家駒，充大學堂提調，嚴修請開經濟特科，桐榜二人之名於門，拒其進見。其宅在東交民巷，惡見洋樓，每出城拜客，不欲經洋樓前，乃不出正陽門，繞地安門而出。庚子，年八十矣，孝欽后以耆臣碩望，每見恒改容禮之，大政必詢焉，故晚年尤驕橫。拳

匪起京師，桐大喜，謂中國自此強矣。其贈大師兄聯云：「創千古未有奇聞，非左非邪，攻異端而正人心，忠孝節廉，祇此精誠未泯。爲斯世少留住佳話，一驚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膽，農工商賈，于今怨憤能消。」聯軍破京城，桐皇遽失措，其子侍郎承煜，請曰：「父庇拳匪，夷人至，必不免，失大臣體，盍殉國？兒當從侍地下耳。」桐乃投纆死。承煜逃焉，爲日本軍拘獲，後奉旨正法，乃拘回刑部僇之。

董福祥以回中梟傑，降於左宗棠，歷保至提督。召對時，孝欽后獎之。福祥對曰：「臣無他能，惟能殺洋人耳。」榮祿剛毅等皆極重之。徐桐逢人譽福祥，謂他日強中國必福祥也。福祥益自負，遂浸驕。拳匪擾京師，董軍與拳匪比而焚掠，奉命攻使館，月餘不下，使館守兵僅四百餘人，兵匪死二千餘人，聯軍入京，董軍大掠而西，及懲辦罪魁，以福祥有強力於回部，慮激回叛，不敢戮之，革職留任，仍統回軍駐甘肅，西人猶以爲言，乃革職錮於家。榮祿在西安，綜大政，福祥移書讓之曰：「祥負罪無狀，僅獲免官，手書慰問，感愧交并，然私懷無訴，不能不憤極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隸麾旌，忝總戎任，軍事聽公指揮，固部將之分，亦敬公忠誠謀國，故竭駑力，排衆謗，以

效馳驅。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舉，七月二十日電，命祥統所部入京師，實衛公也。拳民之變，屢奉鈞諭，撫囑李來中，命攻使館，祥以茲事重大，猶尙遲疑，以公驅策，敢不承命。疊承面諭，圍攻使館，不妨開礮，祥猶以殺使臣爲疑，公謂戮力攘夷，禍福同之。祥一武夫，本無知識，恃公在上，故效犬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執政，而祥被罪，竊大惑焉。夫祥之於公，力不可謂不盡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義以從之；公撫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館，祥彌月血戰，今獨歸罪於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議公反覆者。祥惟知報國，已拚一死，而將士憤怨，恐不足以鎮之，不敢不告。」端王載漪宥死配新疆，後屢傳福祥挾回部之衆，擁端王爲叛，卒不果，老死回中。

啟秀以翰林至尙書，自附於理學，大學士徐桐深喜之。徐桐以仇視新學，見重於孝欽后，戊戌政變後，徐桐尤被優禮，以過老不令入樞府，有大事則諮之而已。桐薦啟秀入樞廷，時剛毅方貴用事，啟秀遂附於剛毅。庚子五月間，修撰駱成驥典貴州試，謁啟秀辭，啟秀謂之曰：「俟爾還京時，都中無洋人迹矣。」其時政府已蓄意滅洋，偶一流露也。袁昶許景澄之殺，詔書出啟秀手，及兩宮出走，啟秀未及從，與侍

耶徐承煜，同爲日本軍拘去。承煜，徐桐之子，官刑部侍郎。袁昶、許景澄及立山、徐用儀、聯元之殺，皆承煜監斬。承煜殊自得。聯軍破京師，承煜給其父引決而已逃焉。日軍執之，與啟秀同拘于順天府署。日軍所屯地也。辛丑正月，詔命倭之奕劻等傳詔旨至。日軍官置酒餞之。酒次，傳中國正法之旨。承煜色變，極呼冤，詈洋人不已。啟秀曰：『卽此已邀聖恩矣。吾深悔從前之謬誤，今已矣。願貴國助吾中華光復舊物也。』次日，刑部派員提之。日軍官曰：『徐侍郎頑鈍如故，啟尙書心地明白，惜其悟之太晚，二人皆貴國大官，已代備輿送之矣。』至刑部署，衣冠至菜市，啟秀下與小立，氣度猶從容。監斬官出席禮之。承煜已昏不知人。西人集視者咸拍照畢，並就戮焉。

端郡王載漪，爲惇親王之子，惇王宣宗之子，文宗之兄也。孝欽后謀廢德宗，先擇近支王公之子爲皇嗣，其溥字輩最親而最長者，爲溥倫、溥侗兄弟。溥倫爲孚郡王之孫，孚郡王宣宗之第九子也。穆宗崩無子，溥倫以次當立。孝欽后以爲皇帝繼穆宗後，則穆皇后當爲皇太后，而已當爲太皇太后，不足持大柄，乃不爲穆宗立嗣，謂溥倫之父已出繼遠支，溥倫兄弟皆不當立，溥字輩無人，不得不選載字輩。於是

選醇親王奕譞之子，入嗣大統，是爲德宗。德宗之母，孝欽后之妹也。孝欽以內親故，冀其長而親我，又利立少主，則攬權之日長。故載漪以至親最長，不得立。及德宗親政，思變法自強，內壓於孝欽，不能行其志，漸失愛於孝欽。戊戌八月之變，孝欽突自頤和園還宮，持帝手，哭詈曰：『我自爾數歲，以帝位授汝，辛勤鞠育，至於長成，汝乃負心欲廢我耶？』乃幽帝於瀛臺，復出訓政。日言帝病重，求醫海內，謀廢立，聞各國違言而止。己亥冬，剛毅等謀益亟，乃立載漪之子溥儀爲大阿哥。清世家法，不立太子，其立大阿哥，卽已決行廢立，謂德宗久病不能君天下，欲遂廢之，而立溥儀爲穆宗嗣也。崇綺者，穆皇后之父也。當穆宗崩，不得立嗣，穆后自以皇嫂寡居宮中，又失太后歡，不足自存，乃仰藥以殉。及決立溥儀，乃召崇綺出爲師傅，隱示以大阿哥寔繼穆宗也。孝欽慮廢德宗，各國有違言，先命榮祿私於李鴻章，使密詢各國意。鴻章自甲午敗後，入總署，復被逐出，閒居京師賢良寺。鴻章謂：『我以閒廢，與使署少所往還，若外任我總督，各國必來賀，當乘間詢之。蓋慮廢立京師生變，思避之也。榮祿諾之，數日而鴻章授粵督，其時康有爲倡保皇會於海外，勢甚大，慮粵或生變，故命

鴻章鎮之也。各國使臣來賀，鴻章乘間言：『我國現立大阿哥，行將爲帝，君等入賀否？』皆言未洞內情，不知所賀，惟今帝以二十餘年君主，歷與我立約，將焉置之？隱示以不認廢帝意。鴻章默然，走告榮祿曰：『各國拒我矣。』孝欽后乃大恨。載漪自以將爲天子父，方大快意，聞各國阻之，乃極恨外人，思伺時報此讎。適義和團以滅洋爲幟，載漪乃大喜。剛毅趙舒翹何乃瑩，先後導拳匪入京師，日以仇教爲名，斥德宗爲教主，載漪欲引以謀廢立，屢導匪首入宮演術，孝欽后深信之。載漪兄載濂，弟載瀾，并以漪故，深被寵任，附和拳匪。五月，以載漪管理總理衙門兼管虎神營，外交權兵權並在掌握。拳匪焚掠殊甚，各國以兵艦至，因開御前會議，許景澄、袁昶力言，變不可開，載漪恨之，遂戮袁許。徐用儀、立山、聯元皆以通夷被戮。每廷議，帝皆言匪不可信，變不可開，載漪語不遜。載漪既倚拳匪及董福祥，尤驕橫，孝欽后亦曲意就之。各國公使赴總署約，載漪遣虎神營兵伺於道，殺德使克林德，後至者皆逃歸。及通州失，李秉衡死，載漪仍兇暴，欲殺奕劻、榮祿、王文韶、廖壽恆、那桐。俄而城破，兩宮出走，載漪與奕劻、剛毅、溥倫、那彥圖等，隨扈至西安。各國索罪魁急，李鴻章等電劾

肇禍諸王大臣，載漪革職，交宗人府圈禁。俟軍務平定後，再行交往盛京，永遠圈禁。各國憾不已，乃定爲斬監候，以懿親加恩發新疆，永遠監禁。卽日起解。載漪自以罪重，計當被戮，奉發配極邊之旨，大喜過望。又詢左右曰：「阿哥有罪乎？」衆曰：「未聞也。」載漪曰：「本無預渠事，當可免也。」乃兼程赴配所。慮西人之續請正法也。大阿哥頑劣無狀，在西安日携數內監至劇院，其父戍邊，亦無戚容。旋斥退出宮，回鑾後，閒居京師。載漪家屬皆隨至配所。去年甘肅獨立後，載漪將家屬移至蘭州，貧極不能自存，今仍居隴中，不得還京也。

許景澄、袁昶、徐用儀之冤戮，稱浙之三忠。三人中，袁昶最以氣節學問著，以部曹外任皖南道，內轉太常卿。許景澄以翰林歷使外國，通知時事，至吏部侍郎，並在總署。徐用儀以軍機章京，敏給下酬應，至尙書，無矯矯之節，拳匪之擾，心弗善也，亦未嘗廷爭。許袁被戮，端剛有餘怒，家人不敢收尸，翌日用儀往視，涕下收而殯焉。端剛聞而深惡之，後數日，遽發拳匪捕之於家，亂刃戕焉。與立山聯元皆先殺斃，後請旨正法者也。立山以部員至兵部尙書，爲內務府大臣，侵蝕內帑，致富千萬，以心計

得孝欽后歡。廷辯時，帝不欲啟釁外國，謂人心安足恃，后度載漪辨窮，乃問立山，思藉以助載漪也。立山謂拳民術多不驗，載漪色變，斥爲通夷，后亦不釋。立山居宅近西什庫教堂，載漪等圍攻使館教堂，久不下，疑立山穴地道濟其糧，使拳匪圍搜之，無所獲。拳匪利其富，乃肆掠毀其家，擁立山以去。載漪命付諸獄，數日請旨戮焉。聯元以內閣學士，在總署，滿人之號明通者也。廷詢時，聯元言：「前史兩國失和，無戮使臣者，公法以不能保護使臣爲野蠻之國，今使署洋兵，不過千餘人，聚而殲之，固非難事，然各國合而報我，不幸而京師不守，則其禍極烈。」后大怒，命斬之。諸臣跪求始免。及歸，載漪命拳匪捕殺之。景澄與袁昶厚，過從最密，景澄時督辦鐵路，兼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拳匪所稱二毛子者也。廷詢時，景澄昶陳奏皆慷慨，帝執景澄手而泣，后怒叱之曰：「許景澄無禮。」袁昶連上二疏，力言拳匪宜勦，使臣不當殺，皆不報。復與景澄連名上第三疏，劾大學士徐桐，剛毅，啟秀，趙舒翹，疆臣毓賢，裕祿，更暗指載漪等袒匪，詞甚痛切。疏曰：「竊自拳匪肇亂，甫經月餘，神京震動，四海響應，兵連禍結，牽動全球，爲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釀成千古未有之奇災。昔咸豐年間

之髮匪，負嵎十餘年，蹂躪十數省，上溯嘉慶年間之川陝教匪，淪陷四省，竊據三四載，考之方略，見當時興師振旅，竭中原全力，僅乃克之，至今視之，則前數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爲腹心之疾也。蓋髮匪捻匪教匪之亂，上自朝廷，下至閭閻，莫不知其爲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爲大員，謬視爲義民，不肯以匪目之，亦有知其匪不敢以匪加之者，無識至此，不特爲各國所仇，且爲各國所笑。查拳亂之始，非有槍礮之堅利，戰陣之訓練，徒以扶清滅洋四字，號召不逞之徒，烏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將弁之能者，蕩平之而有餘。前山東巡撫毓賢，養癰於先；直隸總督裕祿，禮迎於後，給以戰具，附虎以翼，扶清滅洋四字，試問從何解說？謂國家二百餘年深恩厚澤，浹於人心，食毛踐土者，思効力馳驅以答覆載之德，斯可矣；謂若國家多事，時局艱難，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爲安，曰扶之而先傾之，其心不可問，其言尤可誅。臣等雖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內地，誠非中國之利；然必修明內政，慎重邦交，觀釁而動，擇各國之易與者，一震威權，用雪積憤。設當外寇入犯時，有能奮發忠義，爲滅此朝食之謀，臣等無論其力量何如，要不敢不服其氣概。今朝廷方與各國講信修睦，忽創滅

洋之說，是爲橫挑邊釁，以天下爲戲。且所滅之洋，指在中國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國之洋人而言，僅滅在中國之洋人，不能禁其續至。若盡滅五洲各國，則洋人之多於華人奚啻十倍，其能盡與否，不待智者而知之。不料毓賢裕祿，爲封疆大員，識不及此，裕祿且招攬拳匪頭目，待如上賓，鄉里無賴棍徒，聚衆千百人，持義和團三字名帖，即可身入衙署，與該督分庭抗禮，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靜海縣之拳匪張德成曹福田韓以禮文霸之王德成等，皆平日武斷鄉曲，蔑視官長，聚衆滋事之棍徒，爲地方巨害，其名久著，士人莫不知之，卽京師之人，亦莫不知之。該督公然入諸奏報，加以考語，爲錄用地步，欺妄君上，莫此爲甚。又裕祿奏稱五月二十夜戊刻，洋人索取大沽礮台屯兵，提督羅榮光堅却不允，相持至丑刻，洋人竟先開礮攻取，該提督竭力抵禦，擊壞洋人停泊輪船二艘。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戰，吾軍隨處截堵，義和團民分起助戰，合力痛擊，焚燬租界洋房不少。臣詢由津避難來京之人，僉謂擊沉洋船，焚燬洋房，實無其事，而吾軍及拳匪被洋兵轟斃者，不下數萬人，異口同聲，決非謠傳之訛，甚有謂二十八日洋人攻擊大沽礮台，係裕祿令

拳匪攻紫竹林，先行挑釁等語。此說或者衆怨攸歸，未可盡信，而誑報軍情，竟與提督董福祥詐稱使館洋人焚殺盡淨，如出一轍。董福祥本係甘肅土匪，窮迫投誠，隨營効力，積有微勞，蒙朝廷不次擢得，有今職，應何等束身自愛，仰酬厚恩，乃比匪爲奸，行同寇賊，其狂悖之狀，不但辜負天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裕祿歷任兼圻，非董福祥武員可比，而竟憤憤乃爾，令人不可思議。要皆希合在廷諸臣，謬見誤爲吾皇太后皇上聖意所在，遂各倒行逆施，肆無忌憚，是皆在廷諸臣欺飾錮蔽，有以召之也。大學士徐桐，素性糊塗，罔識利害。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比奸阿匪，頑固性成。軍機大臣禮部尙書啟秀，謬執己見，愚而自用。軍機大臣刑部尙書趙舒，翹居心狡獪，工於逢迎。當拳匪入京師時，仰蒙召見王公以下內外臣工，垂詢勦撫之策，臣等有以團民非義民，不可恃以禦敵，無故不可輕與各國開釁之說進者，徐桐剛毅等竟敢於皇太后皇上前，面斥爲逆說，夫使十萬橫磨劍，果足制敵，臣等凡有血氣，何嘗不願聚彼族而殲旃，否則自誤以誤國，其逆恐不在臣等也。五月間，剛毅趙舒翹奉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該匪勒令跪香，語多誣枉。趙舒翹明知其妄，語

其隨人等，則太息痛恨，終以剛毅信有神術，不敢立異，僅出示數百紙，含糊了事，以業經解散覆命。既解散矣，何以羣匪如毛，不勝獮薙，似此任意妄奏，朝廷盍一責詰之乎？近日天津被陷，洋兵節節內逼，曾無拳匪能以邪術阻令前進，誠恐旬月之間，勢將直撲京師，萬一九廟震驚，兆民塗炭，爾時作何景象，臣等設想及之，悲來填膺。而徐桐剛毅等談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長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癡，親而天潢貴胄，尊而師保樞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亦設有拳壇。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剛毅等，徐桐剛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剛毅等實爲釀禍之樞紐。若非皇太后皇上，立將首先袒護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國法，恐朝臣僉爲拳匪所惑，外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賢裕祿數人。國家三百年宗社，將任謬妄諸臣，輕信拳匪，爲孤注之一擲，何以仰答列祖在天之靈。臣等愚謂時至今日，間不容髮，非痛勦拳匪，無詞以止洋兵；非誅袒護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勦拳匪。方匪初起時，何嘗敢抗旨辱官，毀壞官物；亦何嘗敢持械焚劫，殺戮平民；自徐桐剛毅等，稱爲義民，拳匪之勢益張，愚民之惑滋甚，無賴之聚愈衆。使

毓賢去歲能力剿，該匪斷不致蔓延至直隸。使今春裕祿能認真防堵，該匪亦不至闖入京師。使徐桐剛毅等不加以義民之稱，該匪尙不敢大肆其焚掠殺戮之慘。推原禍首，罪有攸歸，應請旨將徐桐、剛毅、啟秀、趙舒翹、裕祿、毓賢、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餘袒護拳匪與徐桐剛毅等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應得之罪，不得援議貴議親爲之末減。庶各國恍然於從前縱匪肇釁，皆謬妄諸臣所爲，並非國家本意，棄仇尋好，宗社無恙，然後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無任流涕具陳，不勝痛憤惶迫之至。」疏入，剛毅載漪等大怒，必欲殺之以洩憤，適李秉衡自南京奉命帶兵入衛，載漪令其沿途搜捕奸謀，至清江浦北四十里，獲二人，自京來者，一爲景澄致江督劉坤一書，一爲袁昶致鐵路督辦盛宣懷書，皆力詆端剛，及太后受愚，語極憤痛，秉衡繫之北上，以書呈載漪，載漪大恨，請旨捕逮。七月初四日上諭：「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屢次被人參奏，聲名惡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每遇召見時，任意妄奏，莠言亂政，且語多離間，有不忍言者，實屬大不敬。許景澄、袁昶，均着卽行正法，以昭炯戒。」押赴菜市口拳匪塞途聚觀，拍掌大笑，端剛

趙董等，買於朝，景澄在獄中，以鐵路學堂辦理情形，欸存何處，詳列付所司，至刑場，刑部侍郎徐承煜爲監斬官，見景澄袒成衣冠，叱役去之。景澄曰：『吾等雖奉旨正法，未奉旨革職，況犯官就刑，例得服衣冠，爾作官久，尙未聞耶？』承煜赧然。袁昶問曰：『吾二人死固無恨，然何罪而受大辟，請以告？』承煜怒叱曰：『此何地，尙容爾曉辨耶，爾罪當自知，何煩吾言。』昶曰：『爾何必如此作態，吾二人死當有公論，洋兵行破京師，爾父子斷無生理，吾等待於地下可也。』臨刑，皆神色不變，及京城破，兩宮狩西安，李鴻章請旨昭雪，上諭：『本年五月間，拳匪倡亂，勢日鴟張，朝廷以勦撫兩難，迭次召見臣工，以期折衷，一是乃兵部尙書徐用儀，戶部尙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寺正卿袁昶，經朕一再垂詢，詞意均涉兩可，而首禍諸臣，遂乘機誣陷，交章參劾，致罹重辟，惟念徐用儀等宣力有年，平日辦理交涉，亦能和衷，尙著勞績，應加恩徐用儀、立山、許景澄、聯元、袁昶，均着開復原官。』辛丑二月，徐許袁遺骸南下，江督以下官吏暨南數省士夫，並致祭焉。

聯軍既陷楊村，乃進向北京，以日英美三國兵爲左軍，法俄德奧意五國兵爲

右軍計四萬餘人。至通州，與李秉衡戰於河西塢，秉衡敗死。七月十七日，破通州，皆息焉。約十八日進向北京，而日俄兵乘夜發，英美繼之。日軍先至，壁東直門外五里，俄隊壁東便門外三里，英美兵屯通州河南岸，距城七里。法兵二十晚始至，去東城十里，駐焉。而俄兵已於午刻攻東便門，翌晨破之。俄兵先入城，土人見哥薩克兵，猶以爲回部援兵至也。

日軍攻東直朝陽二門破之，亦昧爽入城，法兵駐城南，聞城破，始發，餘半入城，英兵由廣渠門入，皆陸續至使館。二十一日，日兵先入宮，途與華兵接戰甚力，日軍不欲轟擊宮殿，乃暫退，兩宮已於二十一日侵晨出走，諸軍俱散。二十二日，聯軍乃佔守各宮門。

聯軍入城後，北堂圍未解，法兵攻順治門，英軍置二礮於大清門，助夾攻華軍不支，皆遁。法軍直至西華門，日軍方攻西華門未下，法兵至，開門納日軍，乃解北堂之圍。時被圍已二月矣。日軍先入宮，法兵繼之，過三橋，皆豎法旗，法總兵據煤山，俄英兩總兵據其旁二廟，宮中珍玩重器皆盡矣。

聯軍諸帥，協議分理區域，由朝陽門至宮城劃一直線，俄法佔其東，英美佔其西，日本佔其北，各設民政廳轄民事，聯軍搜殺拳匪，尸山積焉。

城內外民居市廛，已焚者十之三四，聯軍皆大掠，鮮得免者，其袒匪之家，受傷更烈，珍玩器物，皆掠盡，其不便匿藏者，皆賤值售焉。婦女慮受辱，多自經，朝衣冠及鳳冠補服之屍，觸目皆是，有自經久項斷屍墜者，其生存者，多於門首插某國順民旗，求保護。

德帥瓦德西至，聯軍舉爲統帥，入宮居太后之儀鸞殿，後忽火，全殿燼焉。

尙書崇綺奔保定，居蓮池書院，仰藥死。皖撫福潤全家自盡，其母年九十餘，以哀痛死。祭酒王懿榮夫婦子婦共投井死。主事王鐵珊，祭酒熙元，及滿官百餘人，皆及難。是役滿人死數千人，宗室庶吉士壽富，有文學，尙氣節，侍郎寶廷之子，閣學聯元之壻也。聯元被戮，家屬匿壽富家，聯軍入城，壽富與弟富壽皆仰藥未死，其兩妹及婢皆死焉。壽富自經，富壽從容理諸尸，乃自經死。

聯軍日逼京師，七月十六日，兩宮已有西狩之志，以車輛未備緩行。十九夜，礮

聲急，知聯軍已至城外。二十日，召見王大臣五次，末次惟王文韶、剛毅、趙舒、翹三人，太后言：「今祇餘爾等三人，餘均自爲計，不復卹吾母子矣，爾等當隨吾行。」復詔文韶曰：「汝老矣，尙長途苦汝，吾心不安，汝以輿後來，彼二人騎以從，必同行也。」帝亦顧文韶必當行。二十一日黎明，兩宮聞洋兵已入城，倉猝出宮，妃主均委之以去。兩宮皆乘道傍騾車，王公內侍皆步行，出德勝門，礮聲不絕，趣行至貫市東，光裕駝行獻駝轎三乘，帝與貝子溥倫同一乘，太后皇后同一乘，太后衣藍布夏衣，尙未櫛也。帝衣黑紗長衣，黑布戰裙，臥具皆不及携，是日勺水未入口，晚宿於民居。隨扈者端親王載漪，慶親王奕劻，肅親王善耆，蒙古王那彥圖，貝子公爵數人，剛毅、趙舒、翹、溥興等，暨神機虎神營練兵千人，馬玉崑兵千餘人，兵無所得食，沿途掠於民間。時酷暑途行甚苦，暮抵居庸關，延慶州知州秦奎良來迎，太后易奎良轎而行。二十四日抵懷來，縣令吳永聞駕至，倉皇出跪迎大堂側，太后入居吳夫人室，皇后居其子婦室，帝居簽押房，太后手拍梳桌，命進食，蓋出京三日，僅進三雞子也。隨啓篋自取梳櫛焉。吳夫人，曾襲侯紀澤女也，爲太后梳頭，太后乃命帝書硃諭，命吳令往東

南各省催餵糶以典史攝縣印，吳令進燕席，並漢裝女衣，並進帝及大阿哥衣，蓋兩宮出京三日，始得安食易衣也。二十五日諭：言不得已西幸，派榮祿、徐桐、崇綺留京辦事，迅籌辦法，其時尙未知徐崇已死也。二十六日，下詔罪己，令各省保護教民。二十七日，抵宣化府城，駐蹕四日。八月初六日，抵大同府，駐總兵署，駐蹕四日。初十，續派留京辦事各員，其餘令赴行在。十三日，過雁門關，十五日駐忻州，換黃轎。十七日，抵太原，駐巡撫署，陳設周備，多高宗幸五臺時舊物也。江蘇巡撫鹿傳霖以兵六千勤王，聞京師陷，繞道河南，至於太原，謂聯軍將掠保定，追駕西來，太原不可居，力請幸西安。乃下詔閏八月初八日西行，江督劉坤一，聯東南督撫電阻，謂陝西貧瘠，逼近強俄，甘肅尤爲回教所萃，內訌外患，在在堪虞。如謂陝西地險，可阻聯軍，則我能往，寇亦能往，山川之險，既不可恃，偏安之局，亦不能幸成，京師根本重地，不可輕棄。各國曾請退兵，不佔土地，回鑾斷無他變，萬不可局促偏安，爲閉關自守之計。詞甚切摯，而太后終慮聯軍之逼，仍決西行。初八日啓蹕，二十六至潼關，以錦舟渡河，太后欲登華山，以道險，又亟西行而止，僅登萬壽樓禮聖祖龍牌。九月初四日，車駕至

西安改巡撫署爲行宮，儀制略備。帝時服布袍，王公皆衣布。太后胃痛時作，屢泣，夜不成寐，各省紛進方物，時賚羣下。御膳日費二百金，太后謂岑春煊曰：「向在京師膳費數倍於此，今亦可謂省矣。」京師以兩宮器服至，鹿傳霖授尙書，入樞府，彌執拗用事。榮祿旋至西安，與王文韶仍筦樞要。內侍兵衛，日擾民間，秦民苦之。大修戲園，諸臣娛樂如太平時。帝見貢物至，必垂涕。各省協解款，已五百餘萬，每解款至，內監需索尤苛。諸臣漸趨行在，百物漸集西安，逾興盛矣。

拳擾方亟，李鴻章方爲粵督，召速來京。六月，德使克林德被戕，大沽礮台爲西兵攻陷，以鴻章督直隸，辭不至。總署電各國駐使，向各國議和，法外部言匪首未誅，端王等尙在樞府，言和不易，如罷端王等，剿拳匪，當可介各國議和。德外部言使臣被害，清帝無一言引咎，豈能遽及和議。英外部言駐華公使脫險，當可復電。美外部要西軍與華軍合救公使，可開議。七月，天津陷，聯軍逼楊村，以鴻章爲全權大臣。鴻章自滬致美國電，願護公使至津，請聯軍勿入京。美電言公使不能通電，無可商之餘地。鴻章請護各公使出津，乃遣桂春、陳夔龍護公使，各使以無西兵來護，不肯行。

德皇通電各國，請以瓦德西爲聯軍統帥，俄皇謂德使被戕爲大辱，願推德將，各國贊成之。七月二十日，聯軍破京師。八月，俄皇謂使臣旣脫險，當撤兵議和，美國贊之，法奧均不可，德皇拒益堅。朝旨促鴻章入都議和。鴻章至白滬，西軍將帥定議，因鴻章於兵艦，俟准開議釋之，各國政府不可。鴻章請加派王大臣會議，乃命慶親王奕劻，并爲全權，劉坤一，張之洞會同辦理。鴻章至大沽，俄軍提督派員禮迎，美提督來謁，言奉政府命，以使臣禮接。鴻章至塘沽，赴俄營談甚洽，聯軍方攻北塘，俄以兵隊護鴻章至津，入居海防公所。法廷擬六款：一，懲辦罪魁，由各使臣指定；二，禁軍械入華；三，賠兵費暨諸損失；四，西兵常駐北京衛使館；五，毀大沽礮臺；六，京津要處西兵屯守。各國皆贊之。閏八月初六日，諭革肇禍諸王大臣，各國始允議和。英德協議四款：一，中國商埠，皆得通商，他處擇開商埠；二，保全中國疆土，不取尺寸；三，如有援他款取中國土地者，英德兩國別商保兩國之利權；四，通告各國，請贊議。各國並從之，和議綱領遂定。各國使臣索慶王李鴻章全權憑證，電請行在頒發勅書，乃擬約稿送領袖公使。閏八月十四日，添派榮祿爲議和大臣，各公使以榮祿曾遣董福祥攻

使館，拒不與議，鴻章止榮祿勿來京。慶王一以付鴻章。磋商數月，定大綱十二款：一，德國公使克林德被害，派親王充專使謝罪，立碑於遇害地；二，懲辦罪魁，由各公使指出，被害城鎮，五年內不得考試；三，日本書記被戕，須向日本謝罪；四，各國墳塋發掘之處，立碑雪耻；五，軍火不得運入；六，賠償各國人民損失；七，駐兵衛使館，中國人不得居界內；八，毀大沽礮臺；九，京師至海道，擇要屯西兵；十，人民肇亂，罪其長官，不得借端開脫；十一，改通商條約；十二，改總署及覲見禮節。電達行在，得旨照准，乃照議和大綱商定約章。一，派醇親王載灃，赴德充謝罪使，克林德牌坊已鳩工；二，懲辦罪魁，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斬監候，加恩貸死，戍新疆，永不釋回；莊親王載勳，尙書趙舒翹，左都御史英年，均賜死；尙書剛毅，大學士李秉衡，身死奪官；巡撫毓賢，尙書啓秀，侍郎徐承煜，均正法；提督董福祥，革職；被害之尙書徐用儀，立山，侍郎許景澄，閣學聯元，太常卿袁昶，均復官，昭雪；三，派侍郎那桐赴日謝罪；四，被掘墳塋，撥帑立碑；五，禁軍火入口二年；六，償款四百五十兆兩，年息四釐，分三十九年，本息清還，賠款由上海辦理，以關稅鹽政作保；七，劃崇文門大街以西，正陽門城堞，歸使館管

理，留兵保護；八，大沽礮臺削平；九，諸國駐防之處，爲黃村、郎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臺、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十，有違約事，罪其長官；十一，北河改善河道，各國派員興修，歲撥帑六萬兩；黃浦河道，各國派員興修，歲費四十六萬兩，一半由中國支付；中國派員會修；十二，改總署爲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此約在簽押後，除留防使館兵隊，約期撤兵，各國使臣會同全權，曉示士民，交還北京。

兩宮在太原，時李鴻章入京議和，各國公使請帝還京，主議李鴻章以聞，帝欲從之，太后不可，東南疆臣多籲請回鑾，太后尙猶豫，鹿傳霖言北京危地，西安去海遠，可阻西兵，力請入陝，太后然之，遂幸陝。及和議成，各國撤兵，內外臣工紛請回鑾，四月二十一日諭言：『和局已定，經諭令內務府大臣，掃除宮禁，本欲即日回鑾，惟溽暑難於跋涉，俟秋涼再行回鑾，定於七月十九日，由河南直隸一帶回京。至七月初一，陝撫升允奏言關中炎熱，大雨泥深，豫撫松壽奏河水驟發，蹕路衝毀，請展期回鑾，乃改於八月二十四日啓蹕，謁所過地方本年錢糧。十月初十日，太后萬壽，祝於開封。十一月初四日，自開封啟鑾，至順德府，今總統袁公方爲直隸總督，迎駕，十

六日啟行，袁公扈蹕。恭親王溥偉等自京赴正定府接駕二十四日，兩官乘火車回京，西人登城牆觀者數百，官僚軍隊皆肅跪道傍，英奧兩國馬隊肅列左右，各國公使暨夫人皆出觀，太后遙揖之，皆答禮，復一揖，登輿，遂還宮。

書庚子國變記後

酬鳴

庚子之亂，凡北士稍事新學書報者，咸爲團黨所惡，或被難。五月至八月，猶蟄蟲之逾冬也。顧均以畏蹈滅亡刺國聞轉切，記中事，或飭聞，或目覩，清景帝臨朝諸言不誣，然尙有軼於記之外者。憶扈從某官云：「西后自出險，恒語侍臣云：『吾不意乃爲帝笑。』」至太原，帝稍發舒，一日召載漪剛毅痛呵，欲正其罪。西后云：「我先發，敵將更要其重者。」帝曰：「論國法彼罪不赦，烏論敵如何？」漪等頹亟稽。時王文韶同入，西后曰：「王文韶老臣，更事久，且帝所信，爾謂如何？」文韶知旨，婉解之。帝退，猶聞咨嗟聲，漪等出步猶慄慄也。未幾剛毅恚而死，已定議再西，帝尤憤，抵潼關，帝云：「我能往，寇奚不能，卽入蜀無益，太后老，宜避西安，朕擬獨歸，否則兵不解，禍終及之。」西后以下屢相顧有難色，顧無以折帝辭，會晚而罷。翌晨乃聞扈從士嘈雜戒行，聲礮，駕竟西矣，帝首途，淚猶溢目也。某官又聞某黃門云：「聯軍之礮擊宮城也，帝冠服欲往使館，西后亟止之，帝曰：『彼軍法文明，朕往必無害，且可議款。』」西后以爲狂發，疾擁之行，珍妃泣而從，道井旁，西后推墮之，珍妃非自盡也。」

吾國雖易世，平心而溯新運，帝不得謂無提振功，而市語頗傳帝不慧，實西后左右誣蔑之也。然毀語往往見帝識，合上述各言觀之，其智不祇中主，徒以幼爲后軌，又拘於家法，不能自樹羽翼，以行其志，遂無異庸君，而朝野睽絕，其賢否究莫能周知，乃以曖昧終身也。顧前清之祚，遂由此斬矣。庚子禍，人皆知成於數亂臣，顧使團黨充斥京畿，迫之以不得不亂者，實由直省數大吏，而臬司廷雍爲罪魁。雍之得以恣其毒者，則由制軍藩司初起時輕視其事。己亥冬，團黨在山左，爲今總統所剿，紛紛入直境。吳橋令勞乃宣嚴禁傳習，且爲書上督院。正月，藩司廷杰及廷雍謁院，制軍示勞書，議辦法。二廷云：『勞令能，吾儕何所贊。』事乃格。蓋廷雍已與團通，廷杰亦惡勞之不先白司也。事急，廷杰懼，始議禁之。廷雍已陰掖各團起，勢長聲高，不復能遏，反據以軋杰取藩司，制軍亦折而從團矣。時遠近各團，均恃廷雍爲主，奉之拒官殘民，勞乃宣以計走免。豐潤令盧靖，獻縣令吳燾，均以不附團爲所困，聯軍來，乃解。樂亭令李映庚，糾丁與團戰，亦解。蓋團技劣，遇槍彈卽披靡，教民亦以拒之之故，多免。其遇無助之士，及孤弱教徒，則恣其焚殺，雍亦不問焚殺事。時旌異之，冀藉以暢

其所志。雍最惡杰，既去之，尤惡蓮池書院長吳先生摯甫，以其勸生徒研新學且當議時政，與西人洽也。六月，圍悉殺在保之西人，而焚其居，遂鳴槍擁衆，剽書院，吳先數日避去，則執生徒數人，提調懇廷雍，乃訕笑而釋之，曰：『是殆保國會誤之也。』時人謂閱新書者卽保國會，會卽祆教徒，教徒卽漢奸，蓋不能區別。保國會戊戌新黨所創者也。當是時，有識者均誅竄韜匿，勇者或假練丁以自保，然舉不敢公持時事可否，亦北方士民一浩劫也。廷雍時行市，騶從喧赫，顏面洋洋，浮喜色，雖戰勝四夷，不啻也。聯軍既破京津，八月來保府，雍方護督，遂見執，并及保紳，各軍公訊其事。雍云：『保紳夙從，令可釋，若焚殺汝人，皆我也。』叩以何爲，雍曰：『道光以還，汝曹欺我甚，倘得勢，孰不報汝，今至此，斧鉞由汝，問何爲？』遂見殺。今地方人尙多哀之。是後學校大建，教育多用再生之士，民智張，風習一變，善變者或湔洗爭先，競附排革，以成今日之烈，前之以求新構禍者，歷事久，間互融學說事實以爲言，不專專推移時尙，持論轉平，頑固之名歸之，又岌岌乎爲身累矣。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 (3 6 5 - 3 6 6) 庚辛提牢笔记 · 庚子拳乱资料 ·
白曾炜著 · 文海出版社 · 1 0 4 8 4 2 0 0

作者 = B E X P

S S 号 =

加密地址 =

页数 = 2 5 4

下载位置 = <http://book3.5read.com/300-24/diskwt/wt241/03/!00001.pdg>

书名
前言
正文